

帝纪第一

神武上

齐高祖神武皇帝，姓高名欢，字贺六浑，渤海蓆人也。六世祖隐，晋玄菟太守。隐生庆，庆生泰，泰生湖，三世仕慕容氏。及慕容宝败，国乱，湖率众归魏，为右将军。湖生四子，第三子谧，仕魏，位至侍御史，坐法徙居怀朔镇。谧生皇考树，性通率，不事家业。住居白道南，数有赤光紫气之异，邻人以为怪，劝徙居以避之。皇考曰：“安知非吉？”居之自若。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，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。

神武既累世北边，故习其俗，遂同鲜卑。长而深沉有大度，轻财重士，为豪侠所宗。目有精光，长头高颧，齿白如玉，少有人杰表。家贫，及聘武明皇后，始有马，得给镇为队主。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，谓曰：“君有康济才，终不徒然。”便以子孙为托。及贵，追赠长司空，擢其子宁用之。神武自队主转为函使。尝乘驿过建兴，云雾昼晦，雷声随之，半日乃绝，若有神应者。每行道路，往来无风尘之色。又尝梦履众星而行，觉而内喜。为函使六年，每至洛阳，给令史麻祥使。祥尝以肉啖神武，神武性不立食，坐而进之。祥以为慢己，笞神武四十。及自洛阳还，倾产以结客。亲故怪问之，答曰：“吾至洛阳，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，朝廷惧其乱而不问。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财物岂可常守邪？”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、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，

怀朔户曹史孙腾、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。刘贵尝得一白鹰，与神武及尉景、蔡俊、子如、贾显智等猎于沃野。见一赤兔，每搏辄逸，遂至回泽。泽中有茅屋，将奔入，有狗自屋中出，噬之，鹰兔俱死。神武怒，以鸣镝射之，狗毙。屋中有二人出，持神武襟甚急。其母两目盲，曳杖呵其二子曰：“何故触大家！”出瓮中酒，烹羊以饭客。因自言善暗相，遍扞诸人皆贵，而指麾俱由神武。又曰：“子如历位，显智不善终。”饭竟出，行数里还，更访之，则本无人居，乃向非人也。由是诸人益加敬异。

孝昌元年，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，神武乃与同志从之。丑其行事，私与尉景、段荣、蔡俊图之。不果而逃，为其骑所追。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，武明后于牛上抱负之。文襄屡落牛，神武弯弓将射之以决去。后呼荣求救，赖荣遽下取之以免。遂奔葛荣，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。先是，刘贵事荣，盛言神武美，至是始得见，以憔悴故，未之奇也。贵乃为神武更衣，复求见焉。因随荣之厩。厩有恶马，荣命翦之。神武乃不加羁绊而翦，竟不蹄啮，已而起曰：“御恶人亦如此马矣。”荣遂坐神武于床下，屏左右而访时事。神武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谷，色别为群，将此竟何用也？”荣曰：“但言尔意。”神武曰：“方今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乱，孽宠擅命，朝政不行。以明公雄武，乘时奋发，讨郑俨、徐纥而清帝侧，霸业可举鞭而成。此贺六浑之意也。”荣大悦，语自日中至夜半，乃出。自是每参军谋。后从荣徙据并州，抵扬州邑人庞苍鹰，止团焦中。每从外归，主人遥闻行响动地。苍鹰母数见团焦赤气赫然属天。又苍鹰尝夜欲入，有青衣人拔刀叱曰：“何故触王！”言讫不见。始以为异，密覘之，唯见赤蛇蟠床上，乃益惊异。因杀牛分肉，厚以相奉。苍鹰母求以神武为义子。及得志，以其宅为第，号为

南宅。虽门巷开广，堂宇崇丽，其本所住团焦，以石堊涂之，留而不毁，至文宣时，遂为宫。

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。于时魏明帝衔郑俨、徐纥，逼灵太后，未敢制，私使荣举兵内向。荣以神武为前锋。至上党，明帝又私诏停之。及帝暴崩，荣遂入洛，因将篡位。神武谏，恐不听，请铸像卜之，铸不成，乃止。孝庄帝立，以定策勋，封铜鞮伯。及尔朱荣击葛荣，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。后与行台于暉破羊侃于泰山，寻与元天穆破邢杲于济南。累迁第三镇人酋长，常在荣帐内。荣尝问左右曰：“一日无我，谁可主军？”皆称尔朱兆。曰：“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，堪代我主众者，唯贺六浑耳。”因诫兆曰：“尔非其匹，终当为其穿鼻。”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。于是大聚敛，因刘贵货荣下要人，尽得其意。时州库角无故自鸣，神武异之，无几而孝庄诛荣。

及尔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，召神武。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、汾胡欲反，不可委去。兆恨焉。腾复命，神武曰：“兆举兵犯上，此大贼也，吾不能久事之。”自是始有图兆计。及兆入洛，执庄帝以北，神武闻之，大惊。又使孙腾伪贺兆，因密覘孝庄所在，将劫以举义，不果。乃以书喻之，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于海内。兆不纳，杀帝，而与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，改元建明。封神武为平阳郡公。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，逼晋阳，兆征神武。神武将往，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。神武乃往往逗遛，辞以河无桥不得渡。步藩军盛，兆败走。初，孝庄之诛尔朱荣，知其党必有逆谋，乃密敕步藩令袭其后。步藩既败兆等，以兵势日盛，兆又请救于神武。神武内图兆，复虑步藩后之难除，乃与兆悉力破之。藩死，深德神武，誓为兄弟。时世隆、度律、彦伯共执朝政，天光据关右，兆据并州，仲远据东郡，各拥兵为暴，天下苦之。

葛荣众流入并、肆者二十余万，为契胡陵暴，皆不聊生，大小二十六反，诛夷者半，犹草窃不止。兆患之，问计于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六镇反残，不可尽杀，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。若有犯者，直罪其帅，则所罪者寡。”兆曰：“善，谁可行也？”贺拔允时在坐，请神武。神武拳殴之，折其一齿，曰：“生平天柱时，奴辈伏处分如鹰犬，今日天下安置在王，而阿鞠泥敢诬下罔上，请杀之。”兆以神武为诚，遂以委焉。神武以兆醉，恐醒后或致疑贰，遂出，宣言受委统州镇兵，可集汾东受令。乃建牙阳曲川，陈部分。有款军门者，绛巾袍，自称梗杨驿子，愿厕左右。访之，则以力闻，常于并州市搭杀人者，乃署为亲信。兵士素恶兆而乐神武，于是莫不皆至。居无何，又使刘贵请兆，以并、肆频岁霜旱，降户掘黄鼠而食之，皆面无谷色，徒污人国土，请令就食山东，待温饱而处分之。兆从其议。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：“不可，今四方扰扰，人怀异望，况高公雄略，又握大兵，将不可为。”兆曰：“香火重誓，何所虑也。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尔难信，何论香火！”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，因谮绍宗与神武旧有隙，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。神武乃自晋阳出滏口。路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，自洛阳来，马三百匹，尽夺易之。兆闻，乃释绍宗而问焉。绍宗曰：“犹掌握中物也。”于是自追神武。至襄垣，会漳水暴长，桥坏。神武隔水拜曰：“所以借公主马，非有他故，备山东盗耳。王受公主言，自来赐追，今渡河而死不辞，此众便叛。”兆自陈无此意，因轻马渡，与神武坐幕下，陈谢，遂授刀引头，使神武斫己。神武大哭曰：“自天柱薨背，贺六浑更何所仰，愿大家千万岁，以申力用。今旁人构间至此，大家何忍复出此言！”兆投刀于地，遂刑白马而盟，誓为兄弟，留宿夜饮。尉景伏壮士欲执兆，神武啮臂止之曰：“今杀之，其党必奔归聚结。兵饥马瘦，不

可相支，若英雄崛起，则为害滋甚。不如且置之。兆虽劲捷，而凶狡无谋，不足图也。”旦日，兆归营，又召神武，神武将上马谥之，孙腾牵衣，乃止。兆隔水肆骂，驰还晋阳。兆心腹念贤领降户家累别为营，神武伪与之善，观其佩刀，因取之以杀其从者，从者尽散。于是士众咸悦，倍愿附从。初，魏真君内学者奏言上党有天子气，云在壶关大王山。太武帝于是南巡以厌当之，累石为三封，斩其北凤凰山，以毁其形。后上党人居晋阳者，号上党坊，神武实居之。及是行，舍大王山六旬而进。将出滏口，倍加约束，纤毫之物，不听侵犯。将过麦地，神武辄步牵马。远近闻之，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，归心焉。遂前行，屯邺，求粮相州刺史刘诞，诞不供。有军营租米，神武自取之。

魏普泰元年二月，神武自军次信都，高乾、封隆之开门以待，遂据冀州。是月，尔朱度律废元暉而立节闵帝，欲羈縻神武。三月，乃白节闵帝，封神武为渤海王，征使入觐。神武辞。四月癸巳，又加授东道大行台、第一镇人酋长。庞苍鹰自太原来奔，神武以为行台郎，寻以为安州刺史。神武自向山东，养士缮甲，禁侵掠，百姓归心。乃诈为书，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众皆愁怨。又为并州符，征兵讨步落稽。发万人，将遣之，孙腾、尉景为请留五日，如此者再。神武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，人皆号恸，哭声动地。神武乃喻之曰：“与尔俱失乡客，义同一家，不意在上乃尔征召。直向西已当死，后军期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奈何！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！”神武曰：“反是急计，须推一人为主。”众愿奉神武。神武曰：“尔乡里难制，不见葛荣乎？虽百万众，无刑法，终自灰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异，不得欺汉儿，不得犯军令，生死任吾则可，不尔不能为，取笑天下。”众皆顿颡，死生唯命。神武

曰若不得已。明日，椎牛飨士，喻以讨尔朱之意。封隆之进曰：“千载一时，普天幸甚。”神武曰：“讨贼，大顺也；拯时，大业也。吾虽不武，以死继之，何敢让焉！”

六月庚子，建义于信都，尚未显背尔朱氏。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，斩尔朱羽生首来谒，神武抚膺曰：“今日反决矣。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。是时兵威既振，乃抗表罪状尔朱氏。世隆等秘表不通。八月，尔朱兆攻陷殷州，李元忠来奔。孙腾以为朝廷隔绝，不权立天子，则众望无所系。十月壬寅，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皇帝，年号中兴，是为废帝。时度律、仲远军次阳平，尔朱兆会之。神武用窦泰策，纵反间，度律、仲远不战而还。神武乃败兆于广阿。十一月，攻邺，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。神武起土山，为地道，往往建大柱，一时焚之，城陷入地。麻祥时为汤阴令，神武呼之曰：“麻都！”祥惭而逃。永熙元年正月壬午，拔邺城，据之。废帝进神武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。是时青州建义，大都督崔灵珍、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。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。闰三月，尔朱天光自长安、兆自并州、度律自洛阳、仲远自东郡同会邺，众号二十万，挟洹水而军，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。神武令封隆之守邺，自出顿紫陌。时马不满二千，步兵不至三万，众寡不敌。乃于韩陵为圆阵，连牛驴以塞归道，于是将士皆有死志，四面赴击之。尔朱兆责神武以背己，神武曰：“本戮力者，共辅王室，今帝何在？”兆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神武曰：“我昔日亲闻天柱计，汝在户前立，岂得言不反邪？且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？今日义绝矣。”乃合战，大败之。尔朱兆对慕容绍宗叩心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！”将轻走。绍宗反旗鸣角，收聚散卒，成军容而西上。高季式以七骑追奔，度野马岗，与兆遇。高昂望之不见，哭曰：“丧吾弟矣！”夜

久，季式还，血满袖。斛斯椿倍道先据河桥。初，普泰元年十月，岁星、荧惑、镇星、太白聚于觜，参色甚明。太史占云当有王者兴。是时神武起于信都，至是而破兆等。四月，斛斯椿执天光、度律送洛阳。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、张欢入洛阳，执世隆、彦伯斩之。兆奔并州。仲远奔梁州，遂死焉。时凶蠹既除，朝廷庆悦。初，未战之前月，章武人张绍夜中忽被数骑将逾城，至一大将军前，敕绍为军导向邺，云佐受命者除残贼。绍回视之，兵不测，整疾无声。将至邺，乃放焉。及战之日，尔朱氏军人见阵外士马四合，盖神助也。

既而神武至洛阳，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。孝武既即位，授神武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、世袭定州刺史，增封并前十五万户。神武辞天柱，减户五万。壬辰，还邺，魏帝饯于乾脯山，执手而别。

七月壬寅，神武帅师北伐尔朱兆。封隆之言：“侍中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等往事尔朱，普皆反噬，今在京师，宠任，必构祸隙。”神武深以为然，乃归天光、度律于京师，斩之。遂自滏口入。尔朱兆大掠晋阳，北保秀容。并州平。神武以晋阳四塞，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。尔朱兆既至秀容，分兵守险，出入寇抄。神武扬声讨之，师出止者数四，兆意怠。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，遣窦泰以精骑驰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神武以大军继之。二年正月，窦泰奄至尔朱兆庭。军人因宴休惰，忽见泰军，惊走。追破之于赤洪岭。兆自缢，神武亲临厚葬之。慕容绍宗以尔朱荣妻子及余众自保乌突城，降，神武以义故，待之甚厚。

神武之入洛也，尔朱仲远部下都督桥宁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，神武以其助乱，且数反覆，皆斩之。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，乃与南阳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、魏光、王思政构神武于魏帝。

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。故魏帝心贰于贺拔岳。初，孝明之时，洛下以两拔相击，谣言曰：“铜拔打铁拔，元家世将末。”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、贺拔，言俱将衰败之兆。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，言魏帝之贰，神武封呈。魏帝杀之，又遣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密敕长乐太守庞苍鹰令杀其弟昂。昂先闻其兄死，以槊刺柱，伏壮士执绍业于路，得敕书于袍领，来奔。神武抱其首，哭曰：“天子枉害司空！”遽使以白武幡劳其家属。时乾次弟慎在光州，为政严猛，又从部下取纳，魏帝使代之。慎闻难，将奔梁。其属曰：“公家勋重，必不兄弟相及。”乃弊衣推鹿车归渤海。逢使者，亦来奔。于是魏帝与神武隙矣。

阿至罗虜正光以前常称藩，自魏朝多事，皆叛。神武遣使招纳，便附款。先是，诏以寇贼平，罢行台。至是，以殊俗归降，复授神武大行台，随机处分。神武常赉其粟帛，议者以为徒费无益，神武不从，抚慰如初。其酋帅吐陈等感恩，皆从指麾，救曹泥，取万俟受洛干，大收其用。河西费也头虜纆豆陵伊利居河池，恃险拥众，神武遣长史侯景屡招不从。

帝纪第二 神武下

天平元年正月壬辰，神武西伐费也头虜纥豆陵伊利于河西，灭之，迁其部于河东。

二月，永宁寺九层浮图灾。既而人有从东莱至，云及海上人咸见之于海中，俄而雾起乃灭。说者以为天意若曰：永宁见灾，魏不宁矣；飞入东海，渤海应矣。

魏帝既有异图，时侍中封隆之与孙腾私言，隆之丧妻，魏帝欲妻以妹。腾亦未之信，心害隆之，泄其言于斛斯椿。椿以白魏帝。又孙腾带仗入省，擅杀御史。并亡来奔。称魏帝挝舍人梁续于前，光禄少卿元子干攘臂击之，谓腾曰：“语尔高王，元家儿拳正如此。”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。魏帝于是以斛斯椿兼领军，分置督将及河南、关西诸刺史。华山王鸷在徐州，神武使邸珍夺其管籥。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皆神武同义，魏帝忌之。故省建州以去贤，使御史中尉慕容俊察俊罪，以开府贾显智为济州。俊拒之，魏帝逾怒。

五月下诏，云将征句吴，发河南诸州兵，增宿卫，守河桥。六月丁巳，魏帝密诏神武曰：“宇文黑獭自平破秦、陇，多求非分，脱有变诈，事资经略。但表启未全背戾，进讨事涉扑扑，遂召群臣，议其可否。佞言假称南伐，内外戒严，一则防黑獭不虞，二则可威吴楚。”时魏帝将伐神武，神武部署将帅，虑疑，故有此诏。神武乃表曰：“荆州绾接蛮左，密迩畿服，关陇恃远，将有逆图。臣今潜勒兵马三万，拟从河东而渡；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、瀛州刺史郭琼、汾州刺史斛律金、前武卫将

军彭乐拟兵四万，从其来违津渡；遣领军将军娄昭、相州刺史奚泰、前瀛州刺史尧雄、并州刺史高隆之拟兵五万，以讨荆州；遣冀州刺史尉景、前冀州刺史高敖曹、济州刺史蔡俊、前侍中封隆之拟山东兵七万、突骑五万，以征江左。皆约所部，伏听处分。”魏帝知觉其变，乃出神武表，命群官议之，欲止神武诸军。神武乃集在州僚佐，令其博议，还以表闻。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：“臣为嬖佞所间，陛下一旦赐疑，今猖狂之罪，尔朱时讨。臣若不尽诚竭节，敢负陛下，则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动，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。”辛未，帝复录在京文武议意以答神武，使舍人温子升草敕。子升逡巡未敢作，帝据胡床，拔剑作色。子升乃为敕曰：

前持心血，远以示王，深冀彼此共相体悉，而不良之徒坐生间贰。近孙腾仓卒向彼，致使闻者疑有异谋，故遣御史中尉慕容俊具申朕怀。今得王启，言誓恳恻，反覆思之，犹所未解。以朕眇身，遇王武略，不劳尺刃，坐为天子，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。今若无事背王。规相攻讨，则使身及子孙，还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胜应之，故慕容严欲与王俱为声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迹。贺拔在南，开拓边境，为国立功，念无可责。君若欲分讨，何以为辞？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，先朝已来，置之度外。今天下户口减半，未宜穷兵极武。朕既暗昧，不知佞人是谁，可列其姓名，令朕知也。如闻庾狄干语王云：“本欲取懦弱者为王，王无事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御，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余者。”如此议论，自是王间勋人，岂出佞臣之口？去岁封隆之背叛，今年孙腾逃走，不罪不送，谁不怪王！腾既为祸始，曾无愧惧，王若事君尽诚，何不斩送二首。王虽启图西去，而四道俱进，或欲南度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，言之者犹应自怪，

闻之者宁能不疑？王若守诚不贰，晏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图彼之心。王脱信邪弃义，举旗南指，纵无匹马只轮，犹欲奋空拳而争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无知，或谓实可。若为他所图，则彰朕之恶，假令还为王杀，幽辱齏粉，了无遗恨。何者？王既以德见推，以义见举，一朝背德舍义，便是过有所归。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，分疏到此。古语云：“越人射我，笑而道之；吾兄射我，泣而道之。”朕既亲王，情如兄弟，所以投笔拊膺，不觉歔歔。

初，神武自京师将北，以为洛阳久经丧乱，王气衰尽，虽有山河之固，土地褊狭，不如邺，请迁都。魏帝曰：“高祖定鼎河洛，为永永之基，经营制度，至世宗乃毕。王既功在社稷，宜遵太和旧事。”神武奉诏，至是复谋焉。遣三千骑镇建兴，益河东及济州兵，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，诸州和余粟运入邺城。魏帝又敕神武曰：“王若厌伏人情，杜绝物议，唯有归河东之兵，罢建兴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济州之军，令蔡俊受代，使邸珍出徐，止戈散马，各事家业。脱须粮廩，别遣转输，则谗人结舌，疑悔不生。王高枕太原，朕垂拱京洛，终不举足渡河，以干戈相指。王若马首南向，问鼎轻重，朕虽无武，欲止不能，必为社稷宗庙出万死之策。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，为山止篲，相为惜之。”魏帝时以任祥为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，祥弃官走至河北，据郡待神武。魏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去留，下诏罪状神武，为北伐经营。神武亦勒马宣告曰：“孤偶尔朱擅权，举大义于四海，奉戴主上，义贯幽明。横为斛斯椿谗构，以诚节为逆首。昔赵鞅兴晋阳之甲，诛君侧恶人，今者南迈，诛椿而已。”以高昂为前锋，曰：“若用司空言，岂有今日之举！”司马子如答神武曰：“本欲立小者，正为此耳。”

魏帝征兵关右，召贺拔胜赴行在所，遣大行台长孙承业、

大都督颍川王斌之、斛斯椿共镇武牢，汝阳王暹镇石济，行台长孙子彦帅前恒农太守元洪略镇陕，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伐蔡俊。神武使窦泰与左厢大都督莫多娄贷文逆显智，韩贤逆暹。元寿军降。泰、贷文与显智遇于长寿津，显智阴约降，引军退。军司元玄觉之，驰还。请益师。魏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。战于滑台东，显智以军降，绍死之。七月，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。神武至河北十余里，再遣口申诚款，魏帝不报。神武乃引军渡河。魏帝问计于群臣，或云南依贺拔胜，或云西就关中，或云守洛口死战。未决。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，斌之弃椿径还，给帝云：“神武兵至。”即日，魏帝逊于长安。己酉，神武入洛阳，停于永宁寺。

八月甲寅，召集百官，谓曰：“为臣奉主，匡救危乱，若处不谏争，出不陪随，缓则耽宠争荣，急便逃窜，臣节安在？”遂收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、兼尚书左仆射辛雄、兼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都官尚书刘廞、兼度支尚书杨机、散骑常侍元士弼并杀之，诛其貳也。士弼籍没家口。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，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。王称警蹕，神武丑之。神武寻至恒农，遂西克潼关，执毛洪宾。进军长城，龙门都督薛崇礼降。神武退舍河东，命行台尚书长史薛瑜守潼关，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。于蒲津西岸筑城，守华州，以薛绍宗为刺史，高昂行豫州事。神武自发晋阳，至此凡四十启，魏帝皆不答。九月庚寅，神武还于洛阳，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，又不答。乃集百僚四门耆老，议所推立。以为自孝昌丧乱，国统中绝，神主靡依，昭穆失序。永安以孝文为伯考，永熙迁孝明于夹室，业丧祚短，职此之由。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。议定，白清河王。王曰：“天子无父，苟使儿立，不惜余生。”乃立之，是为孝静帝。魏于是始分为二。

神武以孝武既西，恐逼崤、陕，洛阳复在河外，接近梁境，如向晋阳，形势不能相接，乃议迁邺，护军祖莹赞焉。诏下三日，车驾便发，户四十万狼狽就道。神武留洛阳部分，事毕还晋阳。自是军国政务，皆归相府。先是童谣曰：“可怜青雀子，飞来邺城里，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鸚鵡子。”好事者窃言，雀子谓魏帝清河王子，鸚鵡谓神武也。

初，孝昌中，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，年号神嘉，居云阳谷，西土岁被其寇，谓之胡荒。二年正月，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众内属，神武迎纳之。壬戌，神武袭击刘蠡升，大破之。己巳，魏帝褒诏，以神武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神武固辞。三月，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，候其不设备，辛酉，潜师袭之。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。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，神武进击之，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、北海王、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，胡、魏五万户。壬申，神武朝于邺。四月，神武请给迁人廩各有差。九月甲寅，神武以州郡县官多乖法，请出使问人疾苦。

三年正月甲子，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，身不火食，四日而至。缚槊为梯，夜入其城，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，因而用之。留都督张琼以镇守，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。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。周文围泥，水灌其城，不没者四尺。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，绕出西军后，获马五十匹，西师乃退。神武率骑迎泥、丰生，拔其遗户五千以归，复泥官爵。魏帝诏加神武九锡，固让乃止。二月，神武令阿至罗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拔，神武以众应之。六月甲午，普拔与其子太宰受洛干、豳州刺史叱干宝乐、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余人拥部来降。八月丁亥，神武请均斗尺，班于天下。九月辛亥，汾州胡王迢触、曹貳龙

聚众反，署立百官，年号平都。神武讨平之。十二月丁丑，神武自晋阳西讨，遣兼仆射行台汝阳王暹、司徒高昂等趣上洛，大都督窦泰入自潼关。

四年正月癸丑，窦泰军败自杀。神武次蒲津，以冰薄不得赴救，乃班师。高昂攻克上洛。二月乙酉，神武以并、肆、汾、建、晋、东雍、南汾、泰、陕九州霜旱，人饥流散，请所在开仓赈给。六月壬申，神武如天池，获瑞石，隐起成文曰“六王三川”。十月壬辰，神武西讨，自蒲津济，众二十万。周文军于沙苑。神武以地厄少却，西人鼓噪而进，军大乱，弃器甲十有八万，神武跨橐驼，候船以归。

元象元年三月辛酉，神武固请解丞相，魏帝许之。四月庚寅，神武朝于邺，壬辰，还晋阳。请开酒禁，并赈恤宿卫武官。七月壬午，行台侯景、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，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。大都督库狄干帅诸将前驱，神武总众继进。八月辛卯，战于河阴，大破西魏军，俘获数万。司徒高昂、大都督李猛、宋显死之。西师之败，独孤信先入关，周文留其都督长孙子彦守金墉，遂烧营以遁。神武遣兵追奔，至崤，不及而还。初，神武知西师来侵，自晋阳帅众驰赴，至孟津，未济，而军有胜负。既而神武渡河，子彦亦弃城走，神武遂毁金墉而还。十一月庚午，神武朝于京师。十二月壬辰，还晋阳。

兴和元年七月丁丑，魏帝进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，固让乃止。十一月乙丑，神武以新宫成，朝于邺。魏帝与神武燕射，神武降阶称贺，又辞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诏不许。十二月戊戌，神武还晋阳。

二年十二月，阿至罗别部遣使请降。神武帅众迎之，出武州塞，不见，大猎而还。

三年五月，神武巡北境，使使与蠕蠕通和。

四年五月辛巳，神武朝邺，请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，明扬侧陋，纳谏屏邪，亲理狱讼，褒黜勤怠；牧守有愆，节级相坐；椒掖之内，进御以序；后园鹰犬，悉皆弃之。六月甲辰，神武还晋阳。九月，神武西征。十月己亥，围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于玉壁城，欲以致敌，西师不敢出。十一月癸未，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，乃班师。

武定元年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慎据武牢西叛。三月壬辰，周文率众援高慎，围河桥南城。戊申，神武大败之于芒山，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，俘斩六万计。是时军士有盗杀驴者，军令应死，神武弗杀，将至并州决之。明日复战，奔西军，告神武所在。西师尽锐来攻，众溃，神武失马，赫连阳顺下马以授神武，与苍头冯文洛扶上俱走，从者步骑六七人。追骑至，亲信都督尉兴庆曰：“王去矣，兴庆腰边百箭，足杀百人。”神武勉之曰：“事济，以尔为怀州，若死，则用尔子。”兴庆曰：“儿小，愿用兄。”许之。兴庆斗，矢尽而死。西魏太师贺拔胜以十三骑逐神武，河州刺史刘丰射中其二。胜槊将中神武，段孝先横射胜马殪，遂免。豫、洛二州平。神武使刘丰追奔，拓地至弘农而还。七月，神武贻周文书，责以杀孝武之罪。八月辛未，魏帝诏神武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余如故，固辞乃止。是月，神武命于肆州北山筑城，西自马陵戍，东至土陞，四十日罢。十二月己卯，神武朝京师，庚辰，还晋阳。二年三月癸巳，神武巡行冀、定二州，因朝京师。以冬春亢旱，请蠲悬责，赈穷乏，宥死罪以下。又请授老人板职各有差。四月丙辰，神武还晋阳。十一月，神武讨山胡，破平之，俘获万余户口，分配诸州。

三年正月甲午，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、开府司马任胄、都督郑仲礼、中府主簿李世林、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贼神武，

因十五日夜打簇，怀刃而入，其党薛季孝以告，并伏诛。丁未，神武请于并州置晋阳宫，以处配口。三月乙未，神武朝邺，丙午，还晋阳。十月丁卯，神武上言，幽、安、定三州北接奚、蠕蠕，请于险要修立城戍以防之，躬自临覆，莫不严固。乙未，神武请释芒山俘桎梏，配以民间寡妇。

四年八月癸巳，神武将西伐，自邺会兵于晋阳。殿中将军曹魏祖曰：“不可。今八月西方王，以死气逆生气，为客不利，主人则可。兵果行，伤大将军。”神武不从。自东、西魏构兵，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，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，黑者西魏戎衣色，人间以此候胜负。是时黄蚁尽死。九月，神武围玉壁以挑西师，不敢应。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，城中出铁面，神武使元盗射之，每中其目。用李业兴孤虚术，萃其北。北，天险也。乃起土山，凿十道，又于东面凿二十一道以攻之。城中无水，汲于汾。神武使移汾，一夜而毕。孝宽夺据土山，顿军五旬，城不拔，死者七万人，聚为一冢。有星坠于神武营，众驴并鸣，士皆誓惧。神武有疾。十一月庚子，舆疾班师。庚戌，遣太原公洋镇邺。辛亥，征世子澄至晋阳。有恶鸟集亭树，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。己卯，神武以无功，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魏帝优诏许之。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，神武闻之，乃勉坐见诸贵，使斛律金作《敕勒歌》，神武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

侯景素轻世子，尝谓司马子如曰：“王在，吾不敢有异，王无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。”子如掩其口。至是，世子为神武书召景。景先与神武约：得书，书背微点，乃来。书至，无点，景不至。又闻神武疾，遂拥兵自固。神武谓世子曰：“我虽疾，尔面更有余忧色，何也？”世子未对。又问曰：“岂非忧侯景叛耶？”曰：“然。神武曰：“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，常有飞扬跋扈志，顾我能养，岂为汝驾御也！今四方未

定，勿遽发哀。库狄干鲜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并性遒直，终不负汝。可朱浑道元、刘丰生远来投我，必无异心。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。潘乐本作道人，心和厚，汝兄弟当得其力。韩轨少慧，宜宽借之。彭乐心腹难得，宜防护之。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，我故不贵之，留以与汝，宜深加殊礼，委以经略。”

五年正月朔，日蚀，神武曰：“日蚀其为我耶，死亦何恨。”丙午，陈启于魏帝。是日，崩于晋阳，时年五十二，秘不发丧。六月壬午，魏帝于东堂举哀，三日，制缞衰。诏凶礼依汉大将军霍光、东平王苍故事；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玺绂，辎辘车、黄屋、左纛、前后羽葆、鼓吹、轻车、介士，兼备九锡殊礼，谥献武王。八月甲申，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，魏帝临送于紫陌。天保初，追崇为献武帝，庙号太祖，陵曰义平。天统元年，改谥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

神武性深密高岸，终日俨然，人不能测。机权之际，变化若神。至于军国大略，独运怀抱，文武将吏，罕有预之。统驭军众，法令严肃，临敌制胜，策出无方。听断昭察，不可欺犯。知人好士，全护勋旧。性周给，每有文教，常殷勤款悉，指事论心，不尚绮靡。擢人授任，在于得才，苟其所堪，乃至拔于厮养，有虚声无实者，稀见任用。诸将出讨，奉行方略，罔不克捷，违失指画，多致奔亡。雅尚俭素，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。少能剧饮，自当大任，不过三爵。居家如官。仁恕爱士。始，范阳卢景裕以明经称，鲁郡韩毅以工书显，咸以谋逆见擒，并蒙恩置之第馆，教授诸子。其文武之士尽节所事，见执获而不罪者甚多。故遐迩归心，皆思效力。至南威梁国，北怀蠕蠕，吐谷浑、阿至罗咸所招纳，获其力用，规略远矣。

帝纪第三 文襄

世宗文襄皇帝，讳澄，字子惠，神武长子也，母曰娄太后。生而岐嶷，神武异之。魏中兴元年，立为渤海王世子。就杜询讲学，敏悟过人，询甚叹服。二年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，时年十二，神情俊爽，便若成人。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，辨析无不中理，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。

天平元年，加使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并州刺史。三年，入辅朝政，加领左右、京畿大都督。时人虽闻器识，犹以少年期之，而机略严明，事无凝滞，于是朝野振肃。元象元年，摄吏部尚书。魏自崔亮以后。选人常以年劳为制，文襄乃厘改前式，铨擢唯在得人。又沙汰尚书郎，妙选人地以充之。至于才名之士，咸被荐擢，假有未居显位者，皆致之门下，以为宾客，每山园游燕，必见招携，执射赋诗，各尽其所长，以为娱适。兴和二年，加大将军，领中书监，仍摄吏部尚书。自正光已后，天下多事，在任群官，廉洁者寡。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，纠劾权豪，无所纵舍，于是风俗更始，私枉路绝。乃榜于街衢，具论经国政术，仍开直言之路，有论事上书苦言切至者，皆优容之。

武定四年十一月，神武西讨，不豫，班师，文襄驰赴军所，侍卫还晋阳。五年正月丙午，神武崩，秘不发丧。辛亥，司徒侯景据河南反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。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暴显等。遣司空韩轨率众讨之。夏四月壬申，文襄朝于邺。六月己巳，韩轨等自颍州班师。

丁丑，文襄还晋阳，乃发丧，告喻文武，陈神武遗志。七月戊戌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渤海王。文襄启辞位，愿停王爵。壬寅，魏帝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，遣中使敦喻。八月戊辰，文襄启申神武遗令，请减国邑分封将督，各有差。辛未，朝邺，固辞丞相。魏帝诏曰：“既朝野攸凭，安危所系，不得令遂本怀，须有权夺，可复前大将军，余如故。”

议者咸云侯景犹有北望之心，但信命不至耳。又景将蔡遵道北归，称景有悔过之心。王以为信然，谓可诱而致，乃遗景书曰：

先王与司徒契阔夷险，孤子相依，偏所眷属，义贯终始，情存岁寒。待为国士者乃立漆身之节，馈以一餐者便致扶轮之效，况其重于此乎？常以故旧之义，欲将子孙相托，方为秦晋之匹，共成刘范之亲。况闻负杖行歌，便以狼顾反噬，不蹈忠臣之路，便陷叛人之地。力不足以自强，势不足以自保，率乌合之众，为累卵之危。西取救于宇文，南请援于萧氏，以狐疑之心，为首鼠之事。入秦则秦人不容，归吴则吴人不信。当是不逞之人，曲为无端之说，遂怀市虎之疑，乃致投杼之惑。比来举止，事已可见，人相疑误，想自觉知。阖门大小，悉在司寇，意谓李氏未灭，犹言少卿可反。孤子无状招祸，丁天酷罚，但礼由权夺，志在忘私，聊遣偏裨，前驱致讨，南兖、扬州，应时克复。即欲乘机，席卷县瓠，属以炎暑，欲为后图，且令还师，待时更举。今寒胶向折，白露将团，方凭国灵，龚行天罚。器械精新，士马强盛，内外感恩，上下戮力，三令五申，可赴汤火。使旗鼓相望，埃尘相接，势如沃雪，事等注茭。夫明者去危就安，智者转祸为福，宁人负我，不我负人，当开从善之途，使有改迷之路。若能卷甲来朝，垂橐还阙者，即当授

豫州，必使终君身世。所部文武更不迫摄，进得保其禄位，退则不丧功名。今王思政等皆孤军偏将，远来深入，然其性命在君掌握，脱能刺之，想有余力。节相加授，永保疆场。君门眷属，可以无患，宠妻爱子，亦送相还，仍为通家，共成亲好。君今不能东封函谷，南面称孤，受制于人，威名顿尽。得地不欲自守，聚众不以为强，空使身有背叛之名，家有恶逆之祸，覆宗绝嗣，自贻伊戚。戴天履地，能无愧乎！孤子今日不应遣此，但见蔡遵道云：“司徒本无西归之心，深有悔过之意”，未知此语为虚为实。吉凶之理，想自图之。

景报书曰：

仆乡曲布衣，本乖艺用，出身为国，绵历二纪，犯危履难，岂避风霜，遂得富贵当年，荣华身世。一旦举旗揆，援鼓枹，北面相抗者，何哉？实以畏惧危亡，恐招祸害故耳。往年之暮，尊王遘疾，神不祐善，祈祷莫瘳。遂使嬖幸弄权，心腹离贰，妻子在宅，无事见围。及回归长社，希自陈状，简书未遣，斧钺已临。旌旗相对，咫尺不远，飞书每奏，冀申鄙情。而群帅恃雄，眇然弗顾，连战推锋，专欲屠灭。掘围堰水，仅存三版，举目相看，命县漏刻。不忍死亡，出战城下，拘秦送地，岂乐为之？禽兽恶死，人伦好生，仆实不辜，桓、庄何罪。且尊王平昔见与比肩，戮力同心，共奖帝室，虽复权势参差，寒暑小异，丞相司徒，雁行而已。福祿官荣，自是天爵，劳而后授，理不相干，欲求吞炭，何其谬也！然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。禄去公室，抑谓不取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拜恩私第，何足关言。赐嗤不能东封函谷，受制于人，当似教仆贤祭仲而褒季氏。无主之国，在礼未闻，动而不法，将何以训？窃以分财养幼，事归令终，舍宅存孤，谁云隙末？复言仆众不足以自强，身危如累卵。然亿兆夷人，卒降十乱，纣之百克，终自无后，

颍川之战，即是殷监。轻重由人，非鼎在德，苟能忠信，虽弱必强，殷忧启圣，处危何苦。况今梁道邕熙，招携以礼，被我虎文，縻之好爵，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，扫氛秽以拯黎元。东霸瓠越，西道汧陇，吴越悍劲，带甲千群，秦兵冀马，控弦十万，大风一振，枯干必摧，凝霜暂落，秋带自殒，此而为弱，谁足称雄？又见诬两端，受疑二国，斟酌物情，一何太甚！昔陈平背楚，归汉则强，百里出虞，入秦斯霸。盖昏明由主，用舍在人，奉礼而行，神其吐邪！书称士马精新，克日齐举，夸张形势，必欲相灭。切以寒胶白露，节候乃同，秋风扬尘，马首何异。徒知北方之力争，未识西南之合从，苟欲狗意于前途，不觉坑阱在其侧。去危就安，今归正朔；转祸为福，已脱网罗。彼当嗤仆之过迷，此亦笑君之晦昧。今引二邦，扬旌北讨，熊虎齐奋，克复中原，荆、襄、广、颖，已属关右，项城、县瓠，亦奉江南，幸自取之，何劳见援。然权变非一，理有万途，为君计者，莫若割地两和，三分鼎峙，燕、卫、赵、晋，足相俸禄，齐、曹、宋、鲁，悉归大梁。使仆得输力南朝，北敦姻好，束帛自行，戎车不驾，仆立当世之功，君卒父祢之业，各保疆垒，听享岁时，百姓义宁，四人安堵。孰若驱农夫于垄亩，抗劲敌于三方，避干戈于首尾，当锋镝于心腹。纵太公为将，不能获存，归之高明，何以克济。来书曰，妻子老幼悉在司寇，以此见要，庶其可反。当是见疑褊心，未识大趣。昔王陵附汉，母在不归；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。矧伊妻子，而可介意。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，杀之无损，复加坑戮，家累在君，何关仆也。遵道所说，颇亦非虚，故重陈辞，更论款曲。昔与盟主，事等琴瑟，谗人间之，翻为仇敌。抚弦搦矢，不觉伤怀，裂帛还书，其何能述。

王寻览书，问谁为作。或曰：“其行台郎王伟。”王曰：

“伟才如此，何因不使我知？”王欲间景于梁，又与景书而谬其辞，云本使景阳叛，欲与图西，西人知之，故景更与图南为事。漏其书于梁，梁人亦不之信。

壬申，东魏主与王猎于邺东，驰逐如飞。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：“天子莫走马，大将军怒。”王尝侍饮，举大觞曰：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东魏主不悦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如此生！”王怒曰：“朕！朕！狗脚朕！”使崔季舒殴之三拳，奋衣而出。寻遣季舒入谢。东魏主赐季舒彩，季舒未敢即受，启之于王，王使取一段。东魏主以四百匹与之，曰：“亦一段耳。”东魏主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”因流涕。

三月辛亥，王南临黎阳，济于虎牢，自洛阳从太行而反晋阳。于路遗书百僚，以相戒励。朝野承风，莫不震肃。又令朝臣牧宰各举贤良及骁武胆略堪守边城，务得其才，不拘职业。六月，王巡北边城戍，赈赐有差。

七月，王还晋阳。辛卯，王遇盗而殂，时年二十九。葬于峻成陵。齐受禅，追谥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时有童谣曰：“百尺高竿摧折，水底燃灯灯灭。”识者以为王将殂之兆也。数日前，崔季舒无故于北宫门外诸贵之前诵鲍明远诗曰：“将军既下世，部曲亦罕存。”声甚凄断，泪不能已，见者莫不怪之。初，梁将兰钦子京为东魏所虏，王命以配厨。钦请赎之，王不许。京再诉，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，曰：“更诉当杀尔。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。时王居北城东柏堂莅政，以宠琅邪公主，欲其来往无所避忌，所有侍卫，皆出于外。太史启言宰辅星甚微，变不出一月。王曰：“小人新杖之，故吓我耳。”将欲受禅，与陈元康、崔季舒等屏斥左右，署拟百官。京将进食，王却，谓诸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斫我，宜杀却。”京闻之，

置刀于盘，冒言进食。王怒曰：“我未索食，尔何据来！”京挥刀曰：“来将杀汝！”王自投伤足，入于床下。贼党去床，因而见杀。先是讹言曰：“软脱帽，床底喘”，其言应矣。时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，入而讨贼，裔割京等，皆漆其头。秘不发丧，徐出言曰：“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无大苦也。”

帝纪第四 文宣

显祖文宣皇帝，讳洋，字子进，高祖第二子，世宗之母弟。后初孕，每夜有赤光照室，后私尝怪之。初，高祖之归尔朱荣，时经危乱，家徒壁立，后与亲姻相对，共忧寒馁。帝时尚未能言，欬然应曰“得活”，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。及长，黑色，大颊兑下，鳞身重蹠。不好戏弄，深沉有大度。晋阳曾有沙门，乍愚乍智，时人不测，呼为阿秃师。帝曾与诸童共见之，历问禄位，至帝，举手再三指天而已，口无所言。见者异之。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，各使治乱丝，帝独抽刀斩之，曰：“乱者须斩。”高祖是之。又各配兵四出，而使甲骑伪攻之。世宗等怖挠，帝乃勒众与彭乐敌，乐免胄言情，犹擒之以献。后从世宗行过辽阳山，独见天门开，余人无见者。内虽明敏，貌若不足，世宗每嗤之，云：“此人亦得富贵，相法亦何由可解。”唯高祖异之，谓薛琬曰：“此儿意识过吾。”幼时师事范阳卢景裕，默识过人，景裕不能测也。天平二年，授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原郡开国公。武定元年，加侍中。二年，转尚书左仆射、领军将军。五年，授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

武定七年八月，世宗遇害，事出仓卒，内外震骇。帝神色不变，指麾部分，自齎斩群贼而漆其头，徐宣言曰：“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无大苦也。”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。乃赴晋阳，亲总庶政，务从宽厚，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。冬十月癸未朔，

以咸阳王坦为太傅，潘相乐为司空。十一月戊午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梁齐州刺史茅灵斌、德州刺史刘领队、南豫州刺史皇甫慎等并以州内属。十二月己酉，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，太保贺拔仁为并州刺史。

八年春正月庚申，梁楚州刺史宋安顾以州内属。辛酉，魏帝为世宗举哀于东堂。梁定州刺史田聪能、洪州刺史张显等以州内属。戊辰，魏诏进帝位使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甲戌，地豆于国遣使朝贡。三月辛酉，又进封齐王，食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、瀛州之河间五郡，邑十万户。自居晋阳，寝室夜有光如昼。既为王，梦人以笔点己额。旦以告馆客王昙哲曰：“吾其退乎？”昙哲再拜贺曰：“王上加一点，便成主字，乃当进也。”夏五月辛亥，帝如邺。甲寅，进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冀州之渤海长乐安德武邑、瀛州之河间高阳章武、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，邑二十万户，加九锡，殊礼，齐王如故。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、司空潘相乐册命曰：

於戏！敬听朕命：夫惟天为大，列晷宿而垂象；谓地盖厚，疏川岳以阜物。所以四时代序，万类骈罗，庶品得性，群形不夭。然则皇王统历，深视高居，拱默垂衣，寄成师相，此则夏伯、殷尹竭其股肱，周成、汉昭无为而治。顷者天下多难，国命如旒，则我建国之业将坠于地。齐献武王奋迅风云，大济艰危，爰翼朕躬，国为再造，经营庶土，以至勤忧。及文襄承构，愈广前业，康邦夷难，道格穹苍。王纵德应期，千龄一出，惟几惟深，乃神乃圣，大崇霸德，实广相猷。虽冥功妙实，藐绝言象，标声示迹，典礼宜宣。今申后命，其敬虚受。

王抟风初举，建旗上地，庇民立政，时雨滂流，下识廉耻，仁加水陆，移风易俗，自齐变鲁，此王之功也。仍摄天台，总

参戎律，策出若神，威行朔土，引弓窜迹，松塞无烟，此又王之功也。逮光统前绪，持衡匡合，华戎混一，风海调夷，日月光华，天地清晏，声接响随，无思不偃，此又王之功也。邈矣炎方，逋违正朔，怀文曜武，授略申规，淮楚连城，漙然桑落，此又王之功也。关、岷衿带，跨躡萧条，肠胃之地，岳立鸱跖，偏师才指，涣同冰散，此又王之功也。晋熙之所，险薄江雷，迴隔声教，迷方未改，命将鞠旅，覆其巢穴，威略风腾，倾偃南海，此又王之功也。群蛮跋扈，世绝南疆，摇荡边垂，亟为尘梗，怀德畏威，向风请顺，倾陬尽落，其至如云，此又王之功也。胡人别种，延蔓山谷，酋渠万族，广袤千里，凭险不恭，恣其桀黠，有乐淳风，相携叩款，粟帛之调，王府充积，此又王之功也。茫茫涉海，世敌诸华，风行鸟逝，倏来忽往，既饮醇醪，附同胶漆，毛裘委仞，奇兽衔尾，此又王之功也。秦川尚阻，作我仇讎，爰挹椒兰，飞书请好，天动其衷，辞卑礼厚，区宇乂宁，遐迩毕至，此又王之功也。江阴告祸，民无适归，萧宗子弟，尚相投庇，如鸟还山，犹川赴海，荆江十部，俄而献割，乘此会也，将混朱方，此又王之功也。天平地成，率土咸茂，祯符显见，史不停笔，既连百木，兼呈九尾，素过秦雀，苍比周乌，此又王之功也。搜扬管库，衣冠获序，礼云乐云，销沉俱振，轻徭彻赋，矜狱宽刑，大信外彰，深仁远洽，此又王之功也。王有安日下之大勋，加以表光明之盛德，宣赞洪猷，以左右朕言。昔旦、奭外分，毛、毕入佐，出内之任，王宜总之。

人谋鬼谋，两仪协契，锡命之行，义申公道。以王践律蹈礼，轨物苍生，圆首安志，率心归道，是以锡王大路、戎路各一，玄牡二駟。王深重民天，唯本是务，衣食之用，荣辱所由，是用锡王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王深广惠和，易调风化，神祇

且格，功德可象，是用锡王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王风声振赫，九域咸绥，远人率俾，奔走委贲，是用锡王朱户以居。王求贤选众，草莱以尽，陈力就列，罔非其人，是用锡王纳陛以登。王英图猛概，抑扬千品，毅然之节，肃是非违，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。王兴亡所系，制极幽显，纠行天讨，罪人咸得，是用锡王鈇钺各一。王鹰扬豹变，实扶下土，狼顾鸱张，罔不弹射，是用锡王彤弓一、彤矢百、卢弓十、卢矢千。王孝悌之至，通于神明，率民兴行，感达区宇，是用锡王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往钦哉。其祇顺往册，保弼皇家，用终尔休德，对扬我太祖之显命。

魏帝以天人之望有归，丙辰，下诏曰：

三才剖判，百王代兴，治天静地，和神敬鬼，庇民造物，咸自灵符，非一人之大宝，实有道之神器。昔我宗祖应运，奄一区宇，历圣重光，暨于九叶。德之不嗣，仍离屯圯，盗名字者遍于九服，擅制命者非止三公，主杀朝危，人神靡系，天下之大，将非魏有。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，克剪多难，重悬日月，更缀参辰，庙以扫除，国由再造，鸿勋巨业，无德而称。逮文襄承构，世业逾广，迩安远服，海内晏如，国命已康，生生得性。迄相国齐王，纬文经武，统兹大业，尽睿穷几，研深测化，思随冥运，智与神行，恩比春天，威同夏日，坦至心于万物，被大道于八方，故百僚师师，朝无秕政，网疏泽洽，率土归心。外尽江淮，风靡屈膝，辟地怀人，百城奔走，关陇慕义而请好，瀚漠仰德而致诚。伊所谓命世应期，实抚千载。祲符杂遘，异物同途，讴颂填委，殊方一致，代终之迹斯表，人灵之契已合，天道不远，我不独知。朕入纂鸿休，将承世祀，籍援立之厚，延宗社之算，静言大运，欣于避贤，远惟唐、虞禅代之典，近想魏、晋揖让之风，其可昧兴替之礼，稽神祇之望？今便逊于

别宫，归帝位于齐国，推圣与能，眇符前轨。主者宣布天下，以时施行。

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、兼司空敬显俊奉册曰：

咨尔相国齐王：夫气分形化，物系君长，皇王递兴，人非一姓。昔放勋馭世，沉璧属子；重华握历，持衡拥璇。所以英贤茂实，昭晰千古，岂盛衰有运，兴废在时，知命不得不授，畏天不可不受。是故汉刘告否，当涂顺民，曹历不永，金行纳禅，此皆重规袭矩，率由旧章者也。

我祖宗光宅，混一万宇。迄于正光之末，奸孽乘权，厥政多僻，九域离荡。永安运穷，人灵殄瘁，群逆滔天，割裂四海，国土臣民，行非魏有。齐献武王应期授手，凤举龙骧，举废极以立天，扶倾柱而镇地，剪灭黎毒，匡我坠历，有大德于魏室，被博利于苍生。及文襄继轨，诞光前业，内剿凶权，外摧侵叛，遐迩肃晏，功格上玄。王神祇协德，舟梁一世，体文昭武，追变穷微。自举迹藩旃，颂歌总集，入统机衡，风猷弘远。及大承世业，扶国昌家，相德日跻，霸风愈邈，威灵斯畅，则荒远奔驰，声略所播，而邻敌顺款。以富有之资，运英特之气，顾眄之间，无思不服。图谋潜蕴，千祀彰明，嘉祯幽秘，一朝纷委，以表代德之期，用启兴邦之迹，苍苍在上，照临不远。朕以虚昧，犹未逡巡，静言愧之，坐而待旦。且时来运往，妨舜不暇以当阳，世革命改，伯禹不容于北面，况于寡薄，而可踟蹰。是以仰协穹昊，俯从百姓，敬以帝位式授于王。天禄永终，大命格矣。于戏！其祇承历数，允执其中，对扬天休，斯年千万，岂不盛欤！

又致玺书于帝，遣兼太保彭城王韶、兼司空敬显俊奉皇帝玺绶，禅代之礼一依唐虞、汉魏故事。又尚书令高隆之率百僚劝进。戊午，乃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升坛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：否泰相沿，废兴迭用，至道无亲，应运斯辅。上览唐、虞，下稽魏、晋，莫不先天揖让，考历终归。魏氏多难，年将三十，孝昌已后，内外去之。世道横流，苍生涂炭。赖我献武，拯其将溺，三建元首，再立宗祧，扫绝群凶，芟夷奸宄。德被黔黎，勋光宇宙。文襄嗣武，克构鸿基，功浹寰宇，威陵海外，穷发怀音，西寇纳款，青丘保候，丹穴来庭，扶翼危机，重匡颓运，是则有大造于魏室也。

魏帝以卜世告终，上灵厌德，钦若昊天，允归大命，以禅于臣洋。夫四海至公，天下为一，总民宰世，树之以君，既川岳启符，人神效祉，群公卿士，八方兆庶，僉曰皇极乃顾于上，魏朝推进于下，天位不可以暂虚。遂逼群议，恭膺大典。猥以寡薄，托于兆民之上，虽天威在颜，咫尺无远，循躬自省，实怀祗惕。敬简元辰，升坛受禅，肆类上帝，以答万国之心，永隆嘉祉，保佑有齐，以被于无穷之祚。

是日，京师获赤雀，献于南郊。事毕，还宫，御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无德而称，代刑以礼，不言而信，先春后秋。故知惻隐之化，天人一揆，弘宥之道，今古同风。朕以虚薄，功业无纪。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，九鼎行出，乃驱御侯伯，大号燕、赵，拯厥颠坠，俾亡则存。文襄王外挺武功，内资明德，纂戎先业，辟土服远。年逾二纪，世历两都，狱讼有适，讴歌斯在。故魏帝俯遵历数，爰念褰裳，远取唐、虞，终同脱屣。实幽忧未已，志在阳城，而群公卿士，诚守愈切，遂属代终，居于民上，如涉深水，有眷终朝。始发晋阳，九尾呈瑞，外坛告天，赤雀效祉。惟尔文武不贰心之臣，股肱爪牙之将，左右先王，克隆大业，永言诚节，共斯休祉。思与亿兆，同始兹日，其大赦天下。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。其百官进阶，男子赐爵，鰥寡六疾，义夫节妇，旌赏各有差。”

己未，诏封魏帝为中山王，食邑万户；上书不称臣，答不称诏，载天子旌旗，行魏正朔，乘五时副车；封王诸子为县公，邑一千户；奉绢万匹，钱千万，粟二万石，奴婢二百人，水碾一具，田百顷，园一所。诏追尊皇祖文穆王为文穆皇帝，妣为文穆皇后，皇考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，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，祖宗之称，付外速议以闻。辛酉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。乙丑，诏降魏朝封爵各有差。其信都从义及宣力霸朝者，及西来人并武定六年以来南来投化者，不在降限。辛未，遣大使于四方，观察风俗，问民疾苦，严勒长吏，厉以廉平，兴利除害，务存安静。若法有不便于时，政有未尽于事者，具条得失，还以闻奏。甲戌，迁神主于太庙。

六月己卯，高丽遣使朝贡。辛巳，诏曰：“顷者风俗流宕，浮竞日滋，家有吉凶，务求胜异。婚姻丧葬之费，车服饮食之华，动竭岁资，以营日富。又奴仆带金玉，婢妾衣罗绮，始以创出为奇，后以过前为丽，上下贵贱，无复等差。今运属惟新，思蠲往弊，反朴还淳，纳民轨物。可量事具立条式，使俭而获中。”又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，以奉孔子之祀，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，务尽褒崇之至。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，其尧祠舜庙，下及孔父、老君等载于祀典者，咸秩罔遗。诏曰：“冀州之渤海、长乐二郡，先帝始封之国，义旗初起之地。并州之太原、青州之齐郡，霸业所在，王命是基。君子有作，贵不忘本，思申恩洽，蠲复田租。齐郡、渤海可并复一年，长乐复二年，太原复三年。”

诏故太傅孙腾、故太保尉景、故大司马娄昭、故司徒高昂、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、故领军万俟干、故定州刺史段荣、故御史中尉刘贵、故御史中尉窦泰、故殷州刺史刘丰、故济州刺史蔡俊等并左右先帝，经赞皇基，或不幸早徂，或殒身王事，

可遣使者就墓致祭，并抚问妻子，慰逮存亡。又诏封宗室高岳为清河王，高隆之为平原王，高归彦为平秦王，高思宗为上洛王，高长弼为广武王，高普为武兴王，高子瑗为平昌王，高显国为襄乐王，高睿为赵郡王，高孝绪为脩城王。又诏封功臣库狄干为章武王，斛律金为咸阳王，贺拔仁为安定王，韩轨为安德王，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，彭乐为陈留王，潘相乐为河东王。癸未，诏封诸弟青州刺史浚为永安王，尚书左仆射淹为平阳王，定州刺史洸为彭城王，仪同三司演为常山王，冀州刺史涣为上党王，仪同三司彥育为襄城王，仪同三司湛为长广王，潜为任城王，湜为高阳王，济为博陵王，凝为新平王，润为冯翊王，洽为汉阳王。

丁亥，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，王后李氏为皇后。庚寅，诏以太师库狄干为太宰，司徒彭乐为太尉，司空潘相乐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。辛卯，以前太尉、清河王岳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州牧。壬辰，诏曰：“自今已后，诸有文启论事并陈要密，有司悉为奏闻。”己亥，以皇太子初入东宫，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，余州死降，徒流已下一皆原免。

秋七月辛亥，诏尊文襄妃元氏为文襄皇后，宫曰静德。又诏封文襄皇帝子孝琬为河间王，孝瑜为河南王。乙卯，以尚书令、平原王隆之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、平阳王淹为尚书令。又诏曰：“古人鹿皮为衣，书囊成帐，有怀盛德，风流可想。其魏御府所有珍奇杂彩常所不给人者，徒为蓄积，命宜悉出，送内后园，以供七日宴赐。”

八月，诏郡国修立黉序，广延髦俊，敦述儒风。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，服膺师说，研习《礼经》。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，即宜移置学馆，依次修立。又诏曰：“有能直言正谏，不避罪辜，謇謇若朱云，谔谔若周舍，开朕

意，沃朕心，弼于一人，利兼百姓者，必当宠以荣禄，待以不次。”又曰：“诸牧民之官，仰专意农桑，勤心劝课，广收天地之利，以备水旱之灾。”庚寅，诏曰：“朕以虚寡，嗣弘王业，思所以赞扬盛绩，播之万古。虽史官执笔，有闻无坠，犹恐绪言遗美，时或未书。在位王公文武大小，降及民庶，爰至僧徒，或亲奉音旨，或承传傍说，凡可载之文籍，悉宜条录封上。”甲午，诏曰：“魏世议定《麟趾格》，遂为通制，官司施用，犹未尽善。可令群官更加论究。适治之方，先尽要切。引纲理目，必使无遗。”

九月癸丑，以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丽王成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，王、公如故。诏梁侍中、使持节、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承制、邵陵王萧纶为梁王。庚午，帝如晋阳，拜辞山陵。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风堂，监总国事。

冬十月己卯，备法驾，御金辂，入晋阳宫，朝皇太后于内殿。辛巳，曲赦并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。癸未，茹茹国遣使朝贡。乙酉，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，并州刺史段韶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壬辰，罢相国府，留骑兵、外兵曹，各立一省，别掌机密。十一月，周文帝率众至陕城，分骑北渡，至建州。甲寅，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。丙寅，帝亲戎出次城东。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，叹曰：“高欢不死矣。”遂退师。庚午，还宫。十二月丁丑，茹茹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辛丑，帝至自晋阳。

二年春正月丁未，梁湘东王萧绎遣使朝贡。辛亥，有事于圆丘，以神武皇帝配。癸亥，亲耕籍田于东郊。乙酉，前黄门侍郎元世宝、通直散骑侍郎彭贵平谋逆，免死配边。有事于太庙。甲戌，帝泛舟于城东。二月壬辰，太尉彭乐谋反，伏诛。

壬寅，茹茹国遣使朝贡。三月丙午，襄城王彧薨。己未，诏梁承制湘东王绎为梁使持节、假黄钺、相国，建梁台，总百揆，承制。梁交州刺史李景盛、梁州刺史马嵩仁、义州刺史夏侯珍洽、新州刺史李汉等并率州内附。庚申，司空司马子如坐事免。夏四月壬辰，梁王萧绎遣使朝贡。闰月乙丑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五月丙戌，合州刺史斛斯显攻克梁历阳镇。丁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是月，侯景废梁简文，立萧栋为主。六月庚午，以前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。七月壬申，茹茹遣使朝贡。癸酉，行台郎邢景远破梁龙安戍，获镇城李洛文。己卯，改显阳殿为昭阳殿。九月壬申，诏免诸伎作、屯、牧、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。癸巳，帝如赵、定二州，因如晋阳。冬十月戊申，起宣光、建始、嘉福、仁寿诸殿。庚申，萧绎遣使朝贡。丁卯，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庙。十一月，侯景废梁主，僭即伪位于建邺，自称曰汉。十二月，中山王殂。

三年春正月丙申，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，大破之，获杂畜十余万，分赉将士各有差。以奚口付山东为民。二月，茹茹主阿那瑰为突厥虜所破，瑰自杀，其太子庵罗辰及瑰从弟登注俟利发、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。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。辛丑，契丹遣使朝贡。三月戊子，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使持节、南道大都督，司徒潘相乐为使持节、东南道大都督，及行台辛术率众南伐。癸巳，诏进梁王萧绎为梁主。夏四月壬申，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送传国玺。甲申，以吏部尚书杨愔为尚书右仆射。丙申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亥，清河王岳等班师。丁未，帝至自晋阳。乙卯，帝如晋阳。九月辛卯，帝自并州幸离石。冬十月乙未，至黄栌岭，仍起长城，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，立三十六戍。十一月辛巳，梁王萧绎即帝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，遣使朝贡。十二月壬子，帝还宫。戊午，帝如晋阳。

四年春正月丙子，山胡围离石。戊寅，帝讨之，未至，胡已逃窜，因巡三堆戍，大狩而归。戊寅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己丑，改铸新钱，文曰“常平五铢”。二月，送茹茹主铁伐父登注及子库提还北。铁伐寻为契丹所杀，国人复立登注为主，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，国人复立库提为主。夏四月戊戌，帝还宫。戊午，西南有大声如雷。五月庚午，帝校猎于林虑山。戊子，还宫。九月，契丹犯塞。壬午，帝北巡冀、定、幽、安，仍北讨契丹。冬十月丁酉，帝至平州，遂从西道趣长堑。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。辛丑，至白狼城。壬寅，经昌黎城。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，断契丹走路。癸卯，至阳师水，倍道兼行，掩袭契丹。甲辰，帝亲逾山岭，为士卒先，指麾奋击，大破之，虏获十万余口、杂畜数十万头。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。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。是行也，帝露头袒膊，昼夜不息，行千余里，唯食肉饮水，壮气弥厉。丁未，至营州。丁巳，登碣石山，临沧海。十一月己未，帝自平州，遂如晋阳。闰月壬寅，梁帝遣使来聘。十二月己未，突厥复攻茹茹，茹茹举国南奔。癸亥，帝自晋阳北讨突厥，迎纳茹茹。乃废其主库提，立阿那瑰子庵罗辰为主，置之马邑川，给其禀饩缯帛。亲追突厥于朔州，突厥请降，许之而还。于是贡献相继。

五年春正月癸巳，帝讨山胡，从离石道。遣太师、咸阳王斛律金从显州道，常山王演从晋州道，犄角夹攻，大破之，斩首数万，获杂畜十余万，遂平石楼。石楼绝险，自魏世所不能至。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。是月周文帝废西魏主，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。三月，茹茹庵罗辰叛，帝亲讨，大破之，辰父子北遁。太保贺拔仁坐违节度除名。夏四月，茹茹寇肆州。丁巳，帝自晋阳讨之，至恒州黄瓜堆，虏骑走。时大军已还，帝率麾

下千余骑，遇茹茹别部数万，四面围逼。帝神色自若，指画形势，虜众披靡，遂纵兵溃围而出。虜乃退走，追击之，伏尸二十里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。五月丁亥，地豆干、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。丁未，北讨茹茹，大破之。六月，茹茹率部众东徙，将南侵。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，茹茹闻而远遁。秋七月戊子，肃慎遣使朝贡。壬辰，降罪人。庚戌，帝至自北伐。八月丁巳，突厥遣使朝贡。庚子，以司州牧、清河王岳为太保，司空尉粲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，尚书令、平阳王淹录尚书事，常山王演为尚书令，中书令、上党王涣为尚书左仆射。乙亥，仪同三司元旭以罪赐死。丁丑，帝幸晋阳。己卯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平原王高隆之薨。是月，诏常山王演、上党王涣、清河王岳、平原王段韶等率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、新城、严城、河南城。九月，帝亲自临幸，欲以致周师。周师不出，乃如晋阳。冬十月，西魏伐梁元帝于江陵。诏清河王岳、河东王潘相乐、平原王段韶等率众救之，未至而江陵陷，梁元帝为西魏将于谨所杀。梁将王僧辩在建康，共推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，承制置百官。十二月庚申，帝北巡至达速岭，览山川险要，将起长城。

六年春正月壬寅，清河王岳以众军渡江，克夏首。送梁郢州刺史陆法和。诏以梁散骑常侍、贞阳侯萧明为梁主，遣尚书左仆射、上党王涣率众送之。二月甲子，以陆法和为使持节、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万交广十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大都督、西南道大行台，梁镇北将军、侍中、荆州刺史宋蒨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甲戌，上党王涣克譙郡。三月丙戌，上党王涣克东关，斩梁将裴之横，俘斩数千。丙申，帝至自晋阳。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宁王，延宗为安德王。戊戌，帝临昭阳殿听狱决讼。夏四月庚申，帝如晋阳。丁卯，仪同萧轨克梁晋熙

城，以为江州。戊寅，突厥遣使朝贡。梁反人李山花自号天子，逼鲁山城。五月乙酉，镇城李仲侃击斩之。庚寅，帝至自晋阳。萧明入于建邺。丁未，茹茹遣使朝贡。六月壬子，诏曰：“梁国遘祸，主丧臣离，邈彼炎方，尽生荆棘。兴亡继绝，义在于我，纳以长君，拯其危弊，比送梁主，已入金陵。藩礼既修，分义方笃。越鸟之思，岂忘南枝，凡是梁民，宜听反国，以礼发遣。”丁卯，帝如晋阳。壬申，亲讨茹茹。甲戌，诸军大会于祁连池。乙亥，出塞，至库狄谷，百余里内无水泉，六军渴乏，俄而大雨。戊寅，梁主萧明遣其子章、兼侍中袁泌、兼散骑常侍杨裕奉表朝贡。秋七月己卯，帝顿白道，留辎重，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。壬午，及于怀朔镇。帝躬当矢石，频大破之，遂至沃野，获其俟利葛焉力娄阿帝、吐头发郁久闾状延等，并口二万余，牛羊数十万头。茹茹俟利郁久闾李家提率部人数百降。壬辰，帝还晋阳。九月乙卯，帝至自晋阳。冬十月，梁将陈霸先袭王僧辩，杀之，废萧明，复立萧方智为主。辛亥，帝如晋阳。十一月丙戌，高丽遣使朝贡。梁秦州刺史徐嗣辉、南豫州刺史任约等袭据石头城，并以州内附。壬辰，大都督萧轨率众至江，遣都督柳达摩等渡江镇石头。东南道行台赵彦深获秦郡等五城，户二万余，所在安辑之。己亥，太保、司州牧、清河王岳薨。是月，柳达摩为霸先攻逼，以石头降。十二月戊申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是年，发夫一百八十八万人筑长城，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。

七年春正月甲辰，帝至自晋阳。于邺城西马射，大集众庶而观之。二月辛未，诏常山王演等于凉风堂读尚书奏按，论定得失，帝亲决之。三月丁酉，大都督萧轨等率众济江。夏四月乙丑，仪同娄睿率众讨鲁阳蛮，大破之。丁卯，诏造金华殿。五月丙申，汉阳王洽薨。是月，帝以肉为断慈，遂不得食。六

月乙卯，萧轨等与梁师战于钟山之西，遇霖雨，失利，轨及都督李希光、王敬宝、东方老、军司裴英起并没，士卒散还者十二三。乙丑，梁湘州刺史王琳献驯象。是年，修广三台宫殿。秋七月己亥，大赦天下。八月庚申，帝如晋阳。九月甲辰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冬十月丙戌，契丹遣使朝贡。是月，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士，有夫而滥夺者五分之一。是月，周文帝殂。十一月壬子，诏曰：

昆山作镇，厥号神州；瀛海为池，是称赤县。蒸民乃粒，司牧存焉。王者之制，沿革迭起，方割成灾，肇分十二，水土既平，还复九州。道或繁简，义在通时，殷因于夏，元所改作。然则日月缠于天次，王公国于地野，皆所以上叶玄仪，下符川岳。逮于秦政，鞭撻区宇，罢侯置守，天下为家。洎两汉承基，曹、马属统，其间损益，难以胜言。魏自孝昌之季，数钟浇否，禄去公室，政出多门，衣冠道尽，黔首涂炭。铜马、铁胫之徒，黑山、青犊之侣，梟张晋、赵，豕突燕、秦，纲纪从兹而颓，彝章因此而紊。是使豪家大族，鸠率乡部，托迹勤王，规自署置。或外家公主，女谒内成，昧利纳财，启立州郡。离大合小，本逐时宜，部竹分符，盖不获已，牧守令长，虚增其数，求功录实，谅足为烦，损害公私，为弊殊久，既乖为政之礼，徒有驱羊之费。自尔因循，未遑删改。朕寅膺宝历，恭临八荒，建国经野，务存简易。将欲镇躁归静，反薄还淳，苟失其中，理从刊正。傍观旧史，逖听前言，周曰成、康，汉称文、景，编户之多，古今为最。而丁口灭于畴日，守令倍于昔辰，非所以馭俗调风，示民轨物。且五岭内宾，三江乃化，拓土开疆，利穷南海。但要荒之所，旧多浮伪，百室之邑，便立州名，三户之民，空张郡目。譬诸木犬，犹彼泥龙，循名督实，事归乌有。今所并省，一依别制。

于是并省三州、一百五十三郡、五百八十九县、二镇二十六戍。又制刺史令尽行兼，不给干物。十二月，西魏相宇文觉受魏禅。先是，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，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，率十里一戍，其要害置州镇，凡二十五所。

八年春三月，大热，人或暍死。夏四月庚午，诏诸取虾蟹蚺蛤之类，悉令停断，唯听捕鱼。乙酉，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。以太师、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，前大将军、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，尚书令、常山王演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长广王湛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尚书左仆射，以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尚书右仆射，上党王涣录尚书事。是月，帝在城东马射，敕京师妇女悉赴观，不赴者罪以军法，七日乃止。五月辛酉，冀州民刘向于京师谋逆，党与皆伏诛。秋八月己巳，库莫奚遣使朝贡。庚辰，诏丘、郊、禘、祫、时祀，皆仰市取，少牢不得剖割，有司监视，必令丰备；农社先蚕，酒肉而已；雩、禘、风、雨、司民、司禄、灵星、杂祀，果饼酒脯。唯当务尽诚敬，义同如在。自夏至九月，河北六州、河南十二州、畿内八郡大蝗。是月，飞至京师，蔽日，声如风雨。甲辰，诏今年遭蝗之处免租。是月，周冢宰宇文护杀其主闵帝而立帝弟毓，是为明帝。冬十月乙亥，陈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，是为陈武帝，遣使称藩朝贡。是年，于长城内筑重城，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，凡四百余里。

九年春二月丁亥，降罪人。己丑，诏限仲冬一月燎野，不得他时行火，损昆虫草木。三月丁酉，帝至自晋阳。夏四月辛巳，大赦。是夏，大旱。帝以祈雨不应，毁西门豹祠，掘其冢。山东大蝗，差夫役捕而坑之。是月，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城叛，入于周。五月辛丑，尚书令、长广王湛录尚书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。甲辰，以前尚书左仆射杨愔

为尚书令。六月乙丑，帝自晋阳北巡。己巳，至祁连池。戊寅，还晋阳。秋七月辛丑，给京畿老人刘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职及杖帽各有差。戊申，诏赵、燕、瀛、定、南营五州及司州广平、清河二郡去年蠹涝损田，兼春夏少雨，苗稼薄者，免今年租赋。八月乙丑，至自晋阳。甲戌，帝如晋阳。是月，陈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内附。先是，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，因其旧基而高博之，大起宫室及游豫园。至是，三台成，改铜爵曰金凤，金兽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十一月甲午，帝至自晋阳，登三台，御乾象殿，朝宴群臣，并命赋诗。以新宫成，丁酉，大赦，内外文武并进一大阶。丁巳，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请立萧庄为梁主，仍以江州内属，令庄居之。十二月癸酉，诏梁王萧庄为梁主，进居九派。戊寅，以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，司徒尉粲为太尉，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录尚书事、常山王演为大司马，录尚书事、长广王湛为司徒。是月，起大庄严寺。是年，杀永安王浚、上党王涣。

十年春正月戊戌，以司空侯莫陈相为大将军。甲寅，帝如辽阳甘露寺。乙卯，诏于麻城置卫州。二月丙戌，帝于甘露寺禅居深观，唯军国大政奏闻。三月戊戌，以侍中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。丙辰，帝至自辽阳。是月，梁主萧庄至郢州，遣使朝贡。闰四月丁酉，以司州牧、彭城王浟为司空，侍中、高阳王湜为尚书右仆射。乙巳，以司空、彭城王浟兼太尉，封皇子绍廉为长乐郡王。五月癸未，诛始平公元世、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，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并令禁止。六月，陈武帝殂，兄子蒨立，是为文帝。秋八月戊戌，封皇子绍义为广阳郡王，以尚书右仆射、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。癸卯，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，或假托携认，忘称姓元者，不问世数远近，悉听改复本姓。九月己巳，帝如晋阳。是月，使郟怀则、陆仁

惠使于萧庄。冬十月甲午，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，时年三十一。遗诏：“凡诸凶事一依俭约。三年之丧，虽曰达礼，汉文革创，通行自昔，义有存焉，同之可也，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。嗣主、百僚、内外遐迩奉制割情，悉从公除。”癸卯，发丧，斂于宣德殿。十一月辛未，梓宫还京师。十二月乙酉，殓于太极前殿。乾明元年二月丙申，葬于武宁陵，谥曰文宣皇帝，庙号威宗。武平初，又改为文宣，庙号显祖。

帝少有大度，志识沉敏，外柔内刚，果敢能断。雅好吏事，测始知终，理剧处繁，终日不倦。初践大位，留心政术，以法驭下，公道为先。或有违犯宪章，虽密戚旧勋，必无容舍，内外清靖，莫不祗肃。至于军国几策，独决怀抱，规模宏远，有人君大略。又以三方鼎峙，诸夷未宾，修缮甲兵，简练士卒，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。每临行阵，亲当矢石，锋刃交接，唯恐前敌之不多，屡犯艰危，常致克捷。尝于东山游宴，以关陇未平，投杯震怒，召魏收于御前，立为诏书，宣示远近，将事西伐。是岁，周文帝殂，西人震恐，常为度陇之计。既征伐四克，威振戎夏，六七年后，以功业自矜，遂留连耽湎，肆行淫暴。或躬自鼓舞，歌讴不息，从旦通宵，以夜继昼。或袒露形体，涂傅粉黛，散发胡服，杂衣锦彩。拔刀张弓，游于市肆，勋戚之第，朝夕临幸。时乘馱驼牛驴，不施鞍勒，盛暑炎赫，隆冬酷寒，或日中暴身，去衣驰骋，从者不堪，帝居之自若。亲戚贵臣，左右近习，侍从错杂，无复差等。征集淫姬，分付从官，朝夕临视，以为娱乐。凡诸杀害，多令支解，或焚之于火，或投之于河。沉酗既久，弥以狂惑，至于末年，每言见诸鬼物，亦云闻异音声。情有蒂芥，必在诛戮，诸元宗室咸加屠戮，永安、上党并致冤酷，高隆之、高德政、杜弼、王元景、李椿之等皆以非罪加害。尝在晋阳以槊戏刺都督尉子耀，应手即殒。

又在三台大光殿上，以锯锯都督穆嵩，遂至于死。又尝幸开府暴显家，有都督韩恚无罪，忽于众中唤出斩之。自余酷滥，不可胜纪。朝野惨憎，各怀怨毒。而素以严断临下，加之默识强记，百僚战栗，不敢为非，文武近臣，朝不谋夕。又多所营缮，百役繁兴，举国骚扰，公私劳弊。凡诸赏赉，无复节限，府藏之积，遂至空虚。自皇太后诸王及内外勋旧，愁惧危悚，计无所出。暨于末年，不能进食，唯数饮酒，曲蘖成灾，因而致毙。

论曰：高祖平定四胡，威权延世。迁邺之后，虽主器有人，号令所加，政皆自出。显祖因循鸿业，内外协从，自朝及野，群心属望。东魏之地，举世乐推，曾未期月，玄运集已。始则存心政事，风化肃然，数年之间，翕斯致治。其后纵酒肆欲，事极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世未有。邕国弗永，实由斯疾，胤嗣殄绝，固亦余殃者也。

赞曰：天保定位，受终攸属。奄宅区夏，爰膺帝箴。势叶讴歌，情毁龟玉。始存政术，闻斯德音。罔遵克念，乃肆其心。穷理残虐，尽性荒淫。

帝纪第五 废帝

废帝殷，字正道，文宣帝之长子也，母曰李皇后。天保元年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六岁。性敏慧。初学反语，于“迹”字下注云自反。时侍者未达其故，太子曰：“迹字足傍亦为迹，岂非自反耶？”常宴北宫，独令河间王勿入。左右问其故，太子曰：“世宗遇贼处，河间王复何宜在此。”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，不似我，欲废之，立太原王。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，宝鼎卒，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。太子虽富于春秋，而温裕开朗，有人君之度，贯综经业，省览时政，甚有美名。七年冬，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于宫宴会，令以经义相质，亲自临听。太子手笔措问，在坐莫不叹美。九年，文宣在晋阳，太子监国，集诸儒讲《孝经》。令杨愔传旨，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：“先生在世何以自资？”对曰：“散愁自少以来，不登变童之床，不入季女之室，服膺简策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平生素怀，若斯而已。”太子曰：“颜子缩屋称贞，柳下姬而不乱，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。”乃赉绢百匹。后文宣登金凤台，召太子使手刃囚。太子惻然有难色，再三不断其首。文宣怒，亲以马鞭撞太子三下，由是气悸语吃，精神时复昏扰。

十年十月，文宣崩。癸卯，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，大赦，内外百官普加泛级，亡官失爵，听复资品。庚戌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，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驱使者，并皆放免。土木营造金铜铁诸杂作工，一切停罢。十一月乙卯，以右丞相、咸阳王斛律

金为左丞相，以录尚书事、常山王演为太傅，以司徒、长广王湛为太尉，以司空段韶为司徒，以平阳王淹为司空，高阳王湜为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，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。戊午，分命使者巡省四方，求政得失，省察风俗，问人疾苦。十二月戊戌，改封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，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，长乐王绍廉为陇西王。是岁，周武成元年。

乾明元年庚辰，春正月癸丑朔，改元。己未，诏宽徭赋。癸亥，高阳王湜薨。是月，车驾至自晋阳。二月己亥，以太傅、常山王演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以太尉、长广王湛为大司马、并省录尚书事，以尚书左仆射、平秦王归彦为司空，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。诏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赐人者，并放免。甲辰，帝幸芳林园，亲录囚徒，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。乙巳，太师、常山王演矫诏诛尚书令杨愔、尚书右仆射燕子献、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、侍中宋钦道、散骑常侍郑子默。戊申，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以大司马、长广王湛为太傅、京畿大都督，以司徒段韶为大将军，以前司空、平阳王淹为太尉，以司空、平秦王归彦为司徒，彭城王湊为尚书令。又以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、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公、高丽王。是月，王琳为陈所败，萧庄自拔至和州。三月甲寅，诏军国事皆申晋阳，稟大丞相常山王规算。壬申，封文襄第二子孝珩为广宁王，第三子长恭为兰陵王。夏四月癸亥，诏河南、定、冀、赵、瀛、沧、南胶、光、青九州，往因蠡水，颇伤时稼，遣使分途贍恤。是月，周明帝崩。五月壬子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八月壬午，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，令食一郡，以大丞相、常山王演入纂大统。是日，王居别宫。皇建二年九月，殂于晋阳，年十七。

帝聪慧夙成，宽厚仁智，天保间雅有令名。及承大位，杨

愔、燕子献、宋钦道等同辅。以常山王地亲望重，内外畏服，加以文宣初崩之日，太后本欲立之，故愔等并怀猜忌。常山王忧怅，乃白太后诛其党，时平秦王归彦亦预谋焉。皇建二年秋，天文告变，归彦虑有后害，仍白孝昭，以王当咎。乃遣归彦驰驿至晋阳宫杀之。王薨后，孝昭不豫，见文宣为祟。孝昭深恶之，厌胜术备设而无益也。薨三旬而孝昭崩。大宁二年，葬于武宁之西北，谥闵悼王。初，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，字正道，帝从而尤之曰：“殷家弟及，‘正’字一止，吾身后儿不得也。”邵惧，请改焉。文宣不许曰：“天也。”因谓孝昭帝曰：“夺但夺，慎勿杀也。”

帝纪第六 孝昭

孝昭皇帝演，字延安，神武皇帝第六子，文宣皇帝之母弟也。幼而英特，早有大成之量，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。魏元象元年，封常山郡公。及文襄执政，遣中书侍郎李同轨就霸府为诸弟师。帝所览文籍，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。每叹云：“虽盟津之师，左骖震而不衄。”以为能。遂笃志读《汉书》，至《李陵传》，恒壮其所为焉。聪敏过人，所与游处，一知其家讳，终身未尝误犯。同轨病卒，又命开府长流参军刁柔代之，性严褊，不适诱训之宜，中被遣出。帝送出阁，惨然敛容，泪数行下，左右莫不歔歔。其敬业重旧也如此。

天保初，进爵为王。五年，除并省尚书令。帝善断割，长于文理，省内畏服。七年，从文宣还邺。文宣以尚书奏事，多有异同，令帝与朝臣先论定得失，然后敷奏。帝长于政术，剖断咸尽其理，文宣叹重之。八年，转司空、录尚书事。九年，除大司马，仍录尚书。时文宣溺于游宴，帝忧愤表于神色。文宣觉之，谓帝曰：“但令汝在，我何为不纵乐？”帝唯啼泣拜伏，竟无所言。文宣亦大悲，抵杯于地曰：“汝以此嫌我，自今敢进酒者，斩之！”因取所御杯尽皆坏弃。后益沉湎，或入诸贵贱家角力批拉，不限贵贱。唯常山王至，内外肃然。帝又密撰事条，将谏，其友王晞以为不可。帝不从，因间极言，遂逢大怒。顺成后本魏朝宗室，文宣欲帝离之，阴为帝广求淑媛，望移其宠。帝虽承旨有纳，而情义弥重。帝性颇严，尚书郎中剖断有失，辄加捶楚，令史奸慝，便即考竟。文宣乃立帝于前，以刀环拟胁召被帝罚者，临以白刃，求帝之短，咸无所陈，方见解释。自是不许笞箠郎中。后赐帝魏时宫人，醒而忘之，谓

帝擅取，遂以刀环乱筑，因此致困。皇太后日夜啼泣，文宣不知所为。先是禁友王晞，乃舍之，令侍帝。帝月余渐瘳，不敢复谏。

及文宣崩，帝居禁中护丧事，幼主即位，乃即朝班。除太傅、录尚书，朝政皆决于帝。月余，乃居藩邸，自是诏敕多不关帝。客或言于帝曰：“鸛乌舍巢，必有探卵之患，今日之地，何宜屡出。”乾明元年，从废帝赴邺，居于领军府。时杨愔、燕子献、可朱浑天和、宋钦道、郑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，内惧权逼，请以帝为太师、司州牧、录尚书事；长广王湛为大司马、录并省尚书事，解京畿大都督。帝时以尊亲而见猜斥，乃与长广王期猎，谋之于野。三月甲戌，帝初上省，旦发领军府，大风暴起，坏所御车幔，帝甚恶之。及至省，朝士咸集。坐定，酒数行，执尚书令杨愔、右仆射燕子献、领军可朱浑天和、侍中宋钦道等于坐。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、平秦王高归彦、领军刘洪徽入自云龙门，于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，又执之，同斩于御府之内。帝至东阁门，都督成休宁抽刀呵帝。帝令高归彦喻之，休宁厉声大呼不从。归彦既为领军，素为兵士所服，悉皆弛仗，休宁叹息而罢。帝入至昭阳殿，幼主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并出临御坐。帝奏愔等罪，求伏专擅之辜。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，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，又被文宣重遇，抚刃思效。废帝性吃讷，兼仓卒不知所言。太皇太后又为皇后誓，言帝无异志，唯去逼而已。高归彦敕劳卫士解严，永乐乃内刀而泣。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，以京畿军入守门阁，斩娥永乐于园。诏以帝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相府佐史进位一等。帝寻如晋阳，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。

帝既当大位，知无不为，择其令典，考综名实，废帝恭己

以听政。太皇太后寻下令废少主，命帝统大业。皇建元年八月壬午，皇帝即位于晋阳宣德殿，大赦，改乾明元年为皇建。诏奉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，皇太后称文宣皇后，宫曰昭信。乙酉，诏自太祖创业已来，诸有佐命功臣子孙绝灭，国统不传者，有司搜访近亲，以名闻，当量为立后；诸郡国老人各授版职，赐黄帽鸠杖。又诏饬正之士并听进见陈事；军人战亡死王事者，以时申闻，当加荣赠；督将、朝士名望素高，位历通显，天保以来未蒙追赠者，亦皆录奏；又以廷尉、中丞，执法所在，绳违按罪，不得舞文弄法；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为庶人。戊子，以太傅、长广王湛为右丞相，以太尉、平阳王淹为太傅，以尚书令、彭城王浟为大司马。壬辰，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，观察风俗，问人疾苦，考求得失，搜访贤良。甲午，诏曰：“昔武王克殷，先封两代，汉、魏、二晋，无废兹典。及元氏统历，不率旧章。朕纂承大业，思弘古典，但二王三恪，旧说不同，可议定是非，列名条奏。其礼义体式亦仰议之。”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，依旧置生，请习经典，岁时考试。其文襄帝所运石经，宜即施列于学馆。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。丙申，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，听分授子弟，以广骨肉之恩。九月壬申，诏议定三祖乐。冬十一月辛亥，立妃元氏为皇后，世子百年为皇太子。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癸丑，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《武德》之乐，舞《昭烈》之舞；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《文德》之乐，舞《宣政》之舞；显祖文宣皇帝庙宜奏《文正》之乐，舞《光大》之舞。诏曰可。庚申，诏以故太师尉景、故太师窦泰、故太师太原王娄昭、故太宰章武王匡狄干、故太尉段荣、故太师万俟普、故司徒蔡俊、故太师高乾、故司徒莫多娄贷文、故太保刘贵、故太保封祖裔、故广州刺史王怀十二人配飨太祖庙庭，故太师清河王岳、故太宰安德王韩轨、故太

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、故太师高昂、故大司马刘丰、故太师万俟受洛干、故太尉慕容绍宗七人配飨世宗庙庭，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、故司空薛脩义、故太傅破六韩常三人配飨显祖庙庭。是月，帝亲戎北讨库莫奚，出长城，虏奔遁，分兵致讨，大获牛马，括总入晋阳宫。十二月丙午，车驾至晋阳。

二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圆丘。壬子，禘于太庙。癸丑，诏降罪人各有差。二月丁丑，诏内外执事之官从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、诸王文学、侍御史、廷尉三官、尚书郎中、中书舍人，每二年之内各举一人。冬十月丙子，以尚书令、彭城王浟为太保，长乐王尉粲为太尉。己酉，野雉栖于前殿之庭。十一月甲辰，诏曰：“朕婴此暴疾，奄忽无逮。今嗣子冲眇，未闲政术，社稷业重，理归上德。右丞相、长广王湛研机测化，体道居宗，人雄之望，海内瞻仰，同胞共气，家国所凭，可遣尚书左仆射、赵郡王睿喻旨，征王统兹大宝。其丧纪之礼一同汉文，三十六日悉从公除，山陵施用，务从俭约。”先是帝不豫而无阙听览，是月，崩于晋阳宫，时年二十七。大宁元年闰十二月癸卯，梓宫还邺，上谥曰孝昭皇帝。庚午，葬于文靖陵。

帝聪敏有识度，深沉能断，不可窥测。身長八尺，腰带十围，仪望风表，迥然独秀。自居台省，留心政术，闲明簿领，吏所不逮。及正位宸居，弥所克励。轻徭薄赋，勤恤人隐。内无私宠，外收人物，虽后父位亦特进无别。日昃临朝，务知人之善恶，每访问左右，冀获直言。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。泽率尔对曰：“陛下聪明至公，自可远侔古昔，而有识之士，咸言伤细，帝王之度，颇为未弘。”帝笑曰：“诚如卿言。朕初临万机，虑不周悉，故致尔耳。此事安可久行，恐后又嫌疏漏。”泽因被宠遇。其乐闻过也如此。赵郡王睿与庾狄显安侍坐，帝曰：“须拔我同堂弟，显安我亲姑子，今序家人礼，除

君臣之敬，可言我之不逮。”显安曰：“陛下多妄言。”曰：“若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撻人，常以为非，而今行之，非妄言耶？”帝握其手谢之。又使直言。对曰：“陛下太细，天子乃更似吏。”帝曰：“朕甚知之，然无法来久，将整之以至无为耳。”又问王晞，晞答如显安，皆从容受纳。性至孝，太后不豫，出居南宫，帝行不正履，容色贬悴，衣不解带，殆将四旬。殿去南宫五百余步，鸡鸣而去，辰时方还，来去徒行，不乘舆辇。太后所苦小增，便即寝伏閤外，食饮药物尽皆躬亲。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，帝立侍帷前，以爪掐手心，血流出袖。友爱诸弟，无君臣之隔。雄断有谋，于时国富兵强，将雪神武遗恨，意在顿驾平阳，为进取之策。远图不遂，惜哉！初，帝与济南约不相害。及舆驾在晋阳，武成镇邺，望气者云邺城有天子气。帝常恐济南复兴，乃密行鸩毒，济南不从，乃扼而杀之。后颇愧悔。初苦内热，频进汤散。时有尚书令史姓赵，于邺见文宣从杨愔、燕子献等西行，言相与复仇。帝在晋阳宫，与毛夫人亦见焉。遂渐危笃。备禳厌之事，或煮油四洒，或持炬烧逐。诸厉方出殿梁，骑栋上，歌呼自若，了无惧容。时有天狗下，乃于其所讲武以厌之。有兔惊马，帝坠而绝肋。太后果疾，问济南所在者三，帝不对。太后怒曰：“杀之耶？不用吾言，死其宜矣！”临终之际，唯扶服床枕，叩头求哀。遣使诏追长广王入纂大统，手书云：“宜将吾妻子置一好处，勿学前人也。”

论曰：神武平定四方，威权在己，迁邺之后，虽主器有人，号令所加，政皆自出。文宣因循鸿业，内外叶从，自朝及野，群心属望，东魏之地，举国乐推，曾未期月，遂登宸极。始则存心政事，风化肃然，数年之间，朝野安出。其后纵酒肆欲，事极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代未有，兪国不永，实由斯疾。济南

继业，大革其弊，风教粲然，搢绅称幸。股肱辅弼，虽怀厥诚，既不能赞弘道德，和睦亲懿，又不能远虑防身，深谋卫主，应断不断，自取其咎。臣既诛夷，君寿废辱，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尔。孝昭早居台阁，故事通明，人吏之间，无所不委。文宣崩后，大革前弊。及临尊极，留心更深，时人服其明而识其细也。情好稽古，率由礼度，将封先代之胤，且敦学校之风，征召英贤，文武毕集。于时周氏朝政移于宰臣，主将相猜，不无危殆。乃眷关右，实怀兼并之志，经谋宏远，实当代之明主，而降年不永，其故何哉？岂幽显之间，实有报复，将齐之基宇止在于斯，帝欲大之，天不许也？

帝纪第七 武成

世祖武成皇帝，讳湛，神武皇帝第九子，孝昭皇帝之母弟也。仪表瑰杰，神武尤所钟爱。神武方招怀荒远，乃为帝聘蠕蠕太子庵罗辰女，号“邻和公主”。帝时年八岁，冠服端严，神情闲远，华戎叹异。元象中，封长广郡公。天保初，进爵为王，拜尚书令，寻兼司徒，迁太尉。乾明初，杨愔等密相疏忌，以帝为大司马，领并州刺史。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，迁太傅、录尚书事、领京畿大都督。皇建初，进位右丞相。孝昭幸晋阳，帝以懿亲居守邺，政事咸见委托。二年，孝昭崩，遗诏征帝入统大位。及晋阳宫，发丧于崇德殿。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，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，三奏，乃许之。

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，皇帝即位于南宫，大赦，改皇建二年为大宁。乙卯，以司徒、平秦王归彦为太傅，以尚书右仆射、赵郡王睿为尚书令，以太尉尉粲为太保，以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，以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，以太傅、平阳王淹为太宰，以太保、彭城王浟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以冀州刺史、博陵王济为太尉，以中书监、任城王潜为尚书左仆射，以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，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为乐陵郡王。庚申，诏大使巡行天下，求政善恶，问人疾苦，擢进贤良。是岁，周武帝保定元年。

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辛巳，祀南郊。壬午，享太庙。丙戌，立妃胡氏为皇后，子纬为皇太子。大赦，内外百官普加泛级，诸为父后者赐爵一级。己亥，以前定州刺

史、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。诏断屠杀以顺春令。二月丁未，以太宰、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、太傅、领司徒，以领军大将军、宗师、平秦王归彦为太宰、冀州刺史。乙卯，以兼尚书令、任城王湝为司徒。诏散骑常侍崔瞻聘于陈。夏四月辛丑，皇太后娄氏崩。乙巳，青州刺史上言，今月庚寅河、济清。以河、济清，改大宁二年为河清，降罪人各有差。五月甲申，祔葬武明皇后于义平陵。己丑，以尚书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。秋七月，太宰、冀州刺史、平秦王归彦据州反，诏大司马段韶、司空娄睿讨擒之。乙未，斩归彦并其三子及党与二十人于都市。丁酉，以大司马段韶为太傅，以司空娄睿为司徒，以太傅、平阳王淹为太宰，以尚书令斛律光为司空，以太子太傅、赵郡王睿为尚书令，中书监、河间王孝琬为尚书左仆射。癸亥，行幸晋阳。陈人来聘。冬十一月丁丑，诏兼散骑常侍封孝琰使于陈。十二月丙辰，车驾至自晋阳。是岁，杀太原王绍德。

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。以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。己卯，兼右仆射魏收以阿纵除名。丁丑，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。辛卯，帝临都亭录见囚，降在京罪人各有差。三月乙丑，诏司空斛律光督五营军士筑戍于轵关。壬申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丙戌，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夏四月，并、汾、晋、东雍、南汾五州虫旱伤稼，遣使赈恤。戊午，陈人来聘。五月壬午，诏以城南双堂闰位之苑，乃造大总持寺。六月乙巳，齐州言济、河水口见八龙升天。乙卯，诏兼散骑常侍崔子武使于陈。庚申，司州牧、河南王孝瑜薨。秋八月辛丑，诏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。冬十二月癸巳，陈人来聘。己酉，周将杨忠帅突厥阿史那木汗等二十余万人自恒州分为三道，杀掠吏人。是时，大雨雪连月，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，霜昼下，雨血于太原。戊午，帝至晋阳。己未，周军逼并州，又

遣大将军达奚武帅众数万至东雍及晋州，与突厥相应。是岁，室韦、库莫奚、靺鞨、契丹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庚申朔，周军至城下而陈，战于城西。周军及突厥大败，人畜死者相枕，数百里不绝。诏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还。三月辛酉，以律令班下，大赦。己巳，盗杀太师、彭城王湊。庚辰，以司空斛律光为司徒，以侍中、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。甲申，以尚书令、冯翊王润为司空。夏四月辛卯，诏兼散骑常侍皇甫亮使于陈。五月甲子，帝至自晋阳。壬午，以尚书令、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，以前司徒娄睿为太尉。甲申，以太傅段韶为太师。丁亥，以太尉、任城王湝为大将军。壬辰，行幸晋阳。六月庚子，大雨昼夜不息，至甲辰乃止。是月，晋阳讹言有鬼兵，百姓竞击铜铁以捍之。杀乐陵王百年。归宇文媪于周。秋九月乙丑，封皇子绰为南阳王，俨为东平王。是月，归阎媪于周。陈人来聘。突厥寇幽州，入长城，虏掠而还。闰月乙未，诏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，免其租调。乙巳，突厥寇幽州。周军三道并出，使其将尉迟迥寇洛阳，杨柰入轹关，权景宣趣悬瓠。冬十一月甲午，迥等围洛阳。戊戌，诏兼散骑常侍刘逖使于陈。甲辰，太尉娄睿大破周军于轹关，擒杨柰。

十二月乙卯，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将权景宣。丁巳，帝自晋阳南讨。己未，太宰、平阳王淹薨。壬戌，太师段韶大破尉迟迥等，解洛阳围。丁卯，帝至洛阳，免洛州经周军处一年租赋，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。己巳，以太师段韶为太宰，以司徒斛律光为太尉，并州刺史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。壬申，帝至武牢，经滑台，次于黎阳，所经减降罪人。丙子，车驾至自洛阳。是岁，高丽、靺鞨、新罗并遣使朝贡。山东大水，饥死者不可胜计，诏发赈给，事竟不行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以大将军、任城王湝为大司马。辛未，

幸晋阳。二月甲寅，诏以新罗国王金真兴为使持节、东夷校尉、乐浪郡公、新罗王。壬申，以年谷不登，禁酤酒。己卯，诏减百官食禀各有差。三月戊子，诏给西兖、梁、沧、赵州，司州之东郡、阳平、清河、武都，冀州之长乐、渤海遭水潦之处贫下户粟，各有差。家别斗升而已，又多不付。是月，彗星见；有物陨于殿庭，如赤漆鼓带小铃；殿上石自起，两两相对。又有神见于后园万寿堂前山穴中，其体壮大，不辩其面，两齿绝白，长出于唇，帝直宿嫔御已下七百人咸见焉。帝又梦之。夏四月戊午，大将军、东安王娄睿坐事免。乙亥，陈人来聘。太史奏天文有变，其占当有易王。丙子，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，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，大赦，改元为天统元年，百官进级降罪各有差。又诏皇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。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，军国大事咸以奏闻。始将传政，使内参乘子尚乘驿送诏书于邺。子尚出晋阳城，见人骑随后，忽失之，尚未至邺而其言已布矣。

天统四年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于邺宫乾寿堂，时年三十二，谥曰武成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五年二月甲申，葬于永平陵。

帝纪第八 后主 幼主

后主讳纬，字仁纲，武成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胡皇后，梦于海上坐玉盆，日入裙下，遂有娠。天保七年五月五日，生帝于并州邸。帝少美容仪，武成特所爱宠，拜王世子。及武成入纂大业，大宁二年正月丙戌，立为皇太子。河清四年，武成禅位于帝。

天统元年夏四月丙子，皇帝即位于晋阳宫，大赦，改河清四年为天统。丁丑，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，太尉侯莫陈相为太保，司空、冯翊王润为司徒，录尚书事、赵郡王睿为司空，尚书左仆射、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。戊寅，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，斛律光为大将军，东安王娄睿为太尉，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六月壬戌，彗星出文昌东北，其大如手，后稍长，乃至丈余，百日乃灭。己巳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王季高使于陈。秋七月乙未，太上皇帝诏增置都水使者一人。冬十一月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己丑，太上皇帝诏改“太祖献武皇帝”为“神武皇帝”，庙号“高祖”，“献明皇后”为“武明皇后”；其“文宣”谥号委有司议定。十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狩于北郊。壬子，狩于南郊。乙卯，狩于西郊。壬戌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丁卯，帝至自晋阳。庚午，有司奏改“高正文宣皇帝”为“威宗景烈皇帝。”是岁，高丽、契丹、靺鞨并遣使朝贡。河南大疫。

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，祀圆丘。癸巳，禘祭于太庙，诏降罪人各有差。丙申，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子，行

幸晋阳。二月庚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壬子，陈人来聘。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诏以三台施兴圣寺。以旱故，降禁囚。夏四月，陈文帝殂。五月乙酉，以兼尚书左仆射、武兴王普为尚书令。己亥，封太上皇帝子俨为东平王，仁弘为齐安王，仁坚为北平王，仁英为高平王，仁光为淮南王。六月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韦道儒聘于陈。秋八月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冬十月乙卯，以太保侯莫陈相为太傅，大司马、任城王湝为太保，太尉娄睿为大司马，徙冯翊王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十一月，大雨雪，盗窃太庙御服。十二月乙丑，陈人来聘。是岁，杀河间王孝琬。突厥、靺鞨国并遣使朝贡。于周为天和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乙未，大雪，平地二尺。戊戌，太上皇帝诏京官执事散官三品已上各举三人，五品已上各举二人；称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、尚书都检校御史、主书及门下录事各举一人。邺宫九龙殿灾，延烧西廊。二月壬寅朔，帝加元服，大赦，九州职人各进四级，内外百官普进二级。夏四月癸丑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司马幼之使于陈。五月甲午，太上皇帝诏以领军大将军、东平王俨为尚书令。乙未，大风昼晦，发屋拔树。六月己未，太上皇帝诏封皇子仁几为西河王，仁约为乐浪王，仁俭为颍川王，仁雅为安乐王，仁统为丹阳王，仁谦为东海王。闰六月辛巳，左丞相斛律金薨。壬午，太上皇帝诏尚书令、东平王俨录尚书事，以尚书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，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尚书左仆射，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。秋八月辛未，太上皇帝诏以太保、任城王湝为太师，太尉、冯翊王润为大司马，太宰段韶为左丞相，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，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，大司马娄睿为太傅，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，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，司空、赵郡王睿

为太尉，尚书令、东平王俨为司徒。九月己酉，太上皇帝诏：“诸寺署所馆杂保户姓高者，天保之初虽有优敕，权假力用未免者，今可悉蠲杂户，任属郡县，一准平人。”丁巳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是秋，山东大水，人饥，僵尸满道。冬十月，突厥、大莫娄、室韦、百济、靺鞨等国各遣使朝贡。十一月丙午，以晋阳大明殿成故，大赦，文武百官进二级，免并州居城、太原一郡来年租赋。癸未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十二月己巳，太上皇帝诏以故左丞相、赵郡王琛配飨神武庙庭。

四年正月，诏以故清河王岳、河东王潘相乐十人并配飨神武庙庭。癸亥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郑大护使于陈。三月乙巳，太上皇帝诏以司徒、东平王俨为大将军，南阳王绰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。夏四月辛未，邺宫昭阳殿灾，及宣光、瑶华等殿。辛巳，太上皇帝幸晋阳。五月癸卯，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和士开为右仆射。壬戌，太上皇帝至自晋阳。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。六月甲子朔，大雨。甲申，大风，拔木折树。是月，彗星见于东井。秋九月丙申，周人来通和，太上皇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于周。冬十月辛巳，以尚书令、广宁王孝珩为录尚书，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。十一月壬辰，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李翥使于陈。是月，陈安成王顓废其主伯宗而自立。十二月辛未，太上皇帝崩。丙子，大赦，九州职人普加四级，内外百官并加两级。戊寅，上太上皇后尊号为皇太后。甲申，诏细作之务及所在百工悉罢之。又诏掖庭、晋阳、中山官人等及邺下、并州太官官口二处，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，仰所司简放。庚寅，诏天保七年已来诸家缘坐配流者，所在令还。是岁，契丹、靺鞨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辛亥，诏以金凤等三台未入寺者施大兴圣寺。是月，杀定州刺史、博陵王济。二月乙丑，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宫口。又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。癸酉，大莫娄国遣使朝贡。己丑，改东平王俨为琅邪王。诏侍中叱列长叉使于周。是月，杀太尉、赵郡王睿。三月丁酉，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，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。是月，行幸晋阳。夏四月甲子，诏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，晋祠为大崇皇寺。乙丑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秋七月己丑，诏降罪人各有差。戊申，诏使巡省河北诸州无雨处，境内偏旱者优免租调。冬十月壬戌，诏禁造酒。十一月辛丑，诏以太保斛律光为太傅，大司马、冯翊王润为太保，大将军、琅邪王俨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庚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。庚辰，以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

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改元。太师、并州刺史、东安王娄睿薨。戊申，诏兼散骑常侍裴献之聘于陈。二月癸亥，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带方郡公，王如故。己巳，以太傅、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，并州刺史、右丞相、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，冀州刺史、任城王湝为太师。丙子，降死罪已下囚。闰月戊戌，隶尚书事、安定王贺拔仁薨。三月辛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。夏六月乙酉，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。甲辰，以皇子恒生故，大赦，内外百官普进二级，九州职人普进四级。己酉，诏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。秋七月癸丑，封孝昭皇帝子彦基为城阳王，彦康为定陵王，彦忠为梁郡王。甲寅，以尚书令、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，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。癸亥，靺鞨国遣使朝贡。癸酉，以华山王凝为太傅。八月辛卯，行幸晋阳。九月乙巳，立皇子恒为皇太子。冬十月辛巳，以司空、广宁王孝珩为司徒，以上洛王思宗为司空，封萧庄为梁王。戊子，曲降并州死罪已

下囚。己丑，复改威宗景烈皇帝谥号为“显祖文宣皇帝。”十二月丁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诏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，修城戍。

二年春正月丁巳，诏兼散骑常侍刘环俊使于陈。戊寅，以百济王余昌为使持节、都督、东青州刺史。二月壬寅，以录尚书事、兰陵王长恭为太尉，并省录尚书事赵彦深为司空，尚书令和士开录尚书事，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唐邕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。夏四月壬午，以大司马、琅邪王俨为太保。甲午，陈遣使连和，谋伐周，朝议弗许。六月，段韶攻周汾州，克之，获刺史杨敷。秋七月庚午，太保、琅邪王俨矫诏杀录尚书事和士开于南台。即日诛领军大将军库狄伏连、书侍御史王子宣等，尚书右仆射冯子琮赐死殿中。八月己亥，行幸晋阳。九月辛亥，以太师、任城王湝为太宰，冯翊王润为太师。己未，左丞相、平原王段韶薨。戊午，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。庚午，杀太保、琅邪王俨。壬申，陈人来聘。冬十月，罢京畿府入领军府。己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十一月庚戌，诏侍中赫连子悦使于周。丙寅，以徐州行台、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。庚午，以录尚书事、广宁王孝珩为司徒。癸酉，以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。

三年春正月己巳，祀南郊。辛亥，追赠故琅邪王俨为楚王。二月己卯，以卫菩萨为太尉。辛巳，以并省吏部尚书元海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寅，以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，侍中祖珽为左仆射。是月，敕撰《玄洲苑御览》，后改名《圣寿堂御览》。三月辛酉，诏文武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。是月，周诛冢宰宇文护。夏四月，周人来聘。秋七月戊辰，诛左丞相、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、荆山公丰乐。八月庚寅，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。以太宰、任城王湝为右丞相，太师、冯翊王润为太尉，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，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，安德王延宗为司徒。使领军封辅

相聘于周。戊子，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。己丑，以司州牧、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，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，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。癸巳，行幸晋阳。是月，《圣寿堂御览》成，敕付史阁。后改为《修文殿御览》。九月，陈人来聘。冬十月，降死罪已下囚。甲午，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，大赦。十二月辛丑，废皇后胡氏为庶人。是岁，新罗、百济、勿吉、突厥并遣使朝贡。于周为建德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戊寅，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。庚辰，诏兼散骑常侍崔象使于陈。是月，邺都、并州并有狐媚，多截人发。二月乙巳，拜左皇后穆氏为皇后。丙午，置文林馆。乙卯，以尚书令、北平王仁坚为录尚书事。丁巳，行幸晋阳。是月，周人来聘。三月辛未，盗入信州，杀刺史和士休，南兖州刺史鲜于世荣讨平之。庚辰，车驾至晋阳。夏四月戊午，以大司马、兰陵王长恭为太保，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南阳王绰为大司马，太尉卫菩萨为大将军，司徒、安德王延宗为太尉，司空、武兴王普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。癸丑，祈皇祠坛壝蕪之内忽有车轨之辙，按验傍无人迹，不知车所从来。乙卯，诏以为大庆，班告天下。己未，周人来聘。五月丙子，诏史官更撰《魏书》。癸巳，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，以侍中、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。是月，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、长孙洪略等与陈将吴明彻战于吕梁南，大败，破胡走以免，洪略战没，遂陷秦、泾二州。明彻进陷和、合二州。是月，杀太保、兰陵王长恭。六月，明彻进军围寿阳。壬子，幸南苑，从官暍死者六十人。以录尚书事高阿那肱为司徒。丙辰，诏开府王师罗使于周。九月，校猎于邺东。冬十月，陈将吴明彻陷寿阳。辛丑，杀侍中崔季舒、张雕虎，散骑常侍刘逖、封孝琰，黄门侍郎裴泽、郭遵。癸卯，行幸晋阳。十二月戊寅，

以司徒高阿那肱为右丞相。是岁，高丽、靺鞨并遣使朝贡，突厥使来求婚。

五年春正月乙丑，置左右娥英各一人。二月乙未，车驾至自晋阳。朔州行台、南安王思好反。辛丑，行幸晋阳。尚书令唐邕等大破思好，思好投水死，焚其尸，并其妻李氏。丁未，车驾至自晋阳。甲寅，以尚书令唐邕为录尚书事。夏五月，大旱，晋阳得死魃，长二尺，面顶各二目。帝闻之，便刻木为其形以献。庚午，大赦。丁亥，陈人寇淮北。秋八月癸卯，行幸晋阳。甲辰，以高劼为尚书右仆射。是岁，杀南阳王绰。

六年春三月乙亥，车驾至自晋阳。丁丑，烹妖贼郑子饶于都市。是月，周人来聘。夏四月庚子，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卯，靺鞨遣使朝贡。秋七月甲戌，行幸晋阳。八月丁酉，冀、定、赵、幽、沧、瀛六州大水。是月，周师入洛川，屯芒山，攻逼洛城，纵火船焚浮桥，河桥绝。闰月己丑，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，师次河阳，周师夜遁。庚辰，以司空赵彦深为司徒，斛律阿列罗为司空。辛巳，以军国资用不足，税关市、舟车、山泽、盐铁、店肆，轻重各有差，开酒禁。

七年春正月壬辰，诏去秋已来，水潦人饥不自立者，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。甲寅，大赦。乙卯，车驾至自晋阳。二月辛酉，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，隐匿者家长处死刑。二月丙寅，风从西北起，发屋拔树，五日乃止。夏六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庚申，司徒赵彦深薨。秋七月丁丑，大雨霖。是月，以水滂遣使巡抚流亡人户。八月丁卯，行幸晋阳。雉集于御坐，获之，有司不敢以闻。诏营邯郸宫。冬十月丙辰，帝大狩于祁连池。周师攻晋州。癸亥，帝还晋阳。甲子，出兵，大集晋祠。庚午，帝发晋阳。癸酉，帝列阵而行，上鸡栖原，与周齐王宪相对，至夜不战，周师敛阵而退。十一月，

周武帝退还长安，留偏师守晋州。高阿那肱等围晋州城。戊寅，帝至围所。十二月戊申，周武帝来救晋州，庚戌，战于城南，我军大败。帝弃军先还。癸丑，入晋阳，忧惧不知所之。甲寅，大赦。帝谓朝臣曰：“周师甚盛，若何？”群臣咸曰：“天命未改，一得一失，自古皆然。宜停百赋，安慰朝野，收拾遗兵，背城死战，以存社稷。”帝意犹豫，欲向北朔州。乃留安德王延宗、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。若晋阳不守，即欲奔突厥。群臣皆曰不可，帝不从其言。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、封辅相、慕容钟葵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师。乙卯，诏募兵，遣安德王延宗为左，广宁王孝珩为右。延宗入见，帝告欲向北朔州。延宗泣谏，不从。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、皇太子于北朔州。丙辰，帝幸城南军，劳将士，其夜欲遁，诸将不从。丁巳，大赦，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。其日，穆提婆降周。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，委以备御，延宗流涕受命。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，欲走突厥，从官多散。领军梅胜郎叩马谏，乃回之邺。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，广宁王孝珩、襄城王彦道续至，得数十人同行。戊午，延宗从众议即皇帝位于晋阳，改隆化为德昌元年。

庚申，帝入邺。幸酉，延宗与周师战于晋阳，大败，为周师所虏。帝遣募人，重加官赏，虽有此言，而竟不出物。广宁王孝珩奏请出宫人及珍宝班赐将士，帝不悦。斛律孝卿居中受委，带甲以处分，请帝亲劳，为帝撰辞，且曰宜慷慨流涕，感激人心。帝既出临众，将令之，不复记所受言，遂大笑，左右亦群哈，将士莫不解体。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、三师、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，或三或四，不可胜数。甲子，皇太后从北道至。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华门，赐酒食，给纸笔，问以御周之方。群臣各异议，帝莫知所从。又引高元海、

宋士素、卢思道、李德林等，欲议禅位皇太子。先是望气者言，当有革易，终是依天统故事，授位幼主。

幼主名恒，帝之长子也。母曰穆皇后，武平元年六月生于邺。其年十月，立为皇太子。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，即皇帝位，时八岁，改元为承光元年，大赦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帝为太上皇帝，后为太上皇后。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，更为经略，若不济，南投陈国，从之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。周师渐逼，癸未，幼主又自邺东走。己丑，周师至紫陌桥。癸巳，烧城西门。太上皇将百余骑东走。乙亥，渡河入济州。其日，幼主禅位于大丞相、任城王湝，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，孝卿乃以之归周。又为任城王诏，尊太上皇为无上皇，幼主为守国天王。留太皇太后济州，遣高阿那肱留守。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，韩长鸾、邓颙等数十人从。太上皇既至青州，即为入陈之计。而高阿那肱召周军，约生致齐主，而屡使人告言，贼军在远，已令人烧断桥路。太上所以停缓。周军奄至青州，太上窘急，将逊于陈，置金囊于鞍后，与长鸾、淑妃等十数骑至青州南邓村，为周将尉迟纲所获。送邺，周武帝与抗宾主礼，并太后、幼主、诸王俱送长安，封帝温国公。至建德七年，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，及延宗等数十人无少长咸赐死，神武子孙所存者一二而已。至大象末，阳休之、陈德信等启大丞相隋公，请收葬，听之，葬长安北原洪渎川。

帝幼而令善，及长，颇学缀文，置文林馆，引诸文士焉。而言语涩呐，无志度，不喜见朝士。自非宠私昵狎，未尝交语，性懦不堪，人视者，即有忿责。其奏事者，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，皆略陈大旨，惊走而出。每灾异寇盗水旱，亦不贬损，唯诸处设斋，以此为修德。雅信巫覡，解祷无方。初，琅邪王举

兵，人告者误云库狄伏连反，帝曰：“此必仁威也。”又斛律光死后，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，帝曰：“思好喜反。”皆如所言。遂自以策无遗算，乃益骄纵。盛为无愁之曲，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，侍和之者以百数。人间谓之无愁天子。尝出见群厉，尽杀之，或剥人面皮而视之。任陆令萱、和士开、高阿那肱、穆提婆、韩长鸾等宰制天下，陈德信、邓长颙、何洪珍参预机权。各引亲党，超居非次，官由财进，狱以贿成，其所以乱政害人，难以备载。诸宫奴婢、阉人、商人、胡户、杂户、歌舞人、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，庶姓封王者百数，不复可纪。开府千余，仪同无数。领军一时二十，连判文书，各作依字，不具姓名，莫知谁也。诸贵宠祖祢追赠官，岁一进，位极乃止。宫掖婢皆封郡君，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，一裙直万匹，镜台直千金，竞为变巧，朝衣夕弊。承武成之奢丽，以为帝王当然。乃更增益宫苑，造偃武修文台，其嫔嫗诸宫中起镜殿、宝殿、瑇瑁殿，丹青雕刻，妙极当时。又于晋阳起十二院，壮丽逾于邺下。所爱不恒，数毁而又复。夜则以火照作，寒则以汤为泥，百工困穷，无时休息。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，一夜然油万盆，光照宫内。又为胡昭仪起大慈寺，未成，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，穷极工巧，运石填泉，劳费亿计，人牛死者不可胜纪。御马则藉以毡罽，食物有十余种，将合牝牡，则设青庐，具牢饌而亲观之。狗则饲以粱肉。马及鹰犬乃有仪同、郡君之号，故有赤彪仪同、逍遥郡君、凌霄郡君，高思好书所谓“駁龙、逍遥”者也。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，斗鸡亦号开府，犬马鸡鹰多食县干。鹰之入养者，稍割犬肉以饲之，至数日乃死。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，帝自弊衣为乞食儿。又为穷儿之市，躬自交易。尝筑西鄙诸城，使人衣黑衣为羌兵，鼓噪凌之，亲率内参临拒，或实弯弓射人。自晋阳东巡，单马驰鹜，衣解发

散而归。又好不急之务，曾一夜索 歇，及旦得三升。特爱非时之物，取求火急，皆须朝征夕办，当势者因之，贷一而责十焉。赋敛日重，徭役日繁，人力既殫，帑藏空竭。乃赐诸佞幸卖官。或得郡两三，或得县六七，各分州郡，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，故有敕用州主簿，敕用郡功曹。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，竞为贪纵，人不聊生。爰自邺都及诸州郡，所在征税，百端俱起。凡此诸役，皆渐于武成，至帝而增广焉。然未尝有帷薄淫秽，唯此事颇优于武成云。初，河清末，武成梦大 胃攻破邺城，故索境内膏以绝之。识者以后主名声与 胃相协，亡齐征也。又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，而危邪之状如飞鸟，至于南面，则髻心正西。始自宫内为之，被于四远，天意若曰元首剪落，危侧当走西也。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，名曰尽势。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，拂地而却上跳，且唱曰“高末”，高末之言，盖高氏运祚之末也。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。

论曰：武成风度高爽，经算弘长，文武之官，俱尽其力，有帝王之量矣。但爰狎庸竖，委以朝权，帷薄之间，淫侈过度，灭亡之兆，其在斯乎？玄象告变，传位元子，名号虽殊，政犹己出，迹有虚饰，事非宪典，聪明临下，何易可诬。又河南、河间、乐陵等诸王，或以时嫌，或以猜忌，皆无罪而殒，非所谓知命任天道之义也。后主以中庸之姿，怀易染之性，永言先训，教匪义方。始自襁褓，至于传位，隔以正人，闭其善道。养德所履，异乎春诵夏弦；过庭所闻，莫非不轨不物。辅之以中宫娵媪，属之以丽色淫声，纵鞶纆之娱，恣朋淫之好。语曰“从恶若崩”，盖言其易。武平在御，弥见沦胥，罕接朝士，不亲政事，一日万机，委诸凶族。内侍帷幄，外吐丝纶，威风霜，志回天日，虐人害物，搏噬无厌，卖狱鬻官，溪壑难满。重以名将贻祸，忠臣显戮，始见浸弱之萌，俄观土崩之势，周

武因机，遂混区夏，悲夫！盖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，自然之理矣。

郑文贞公魏徵总而论之曰：神武以雄杰之姿，始基霸业；文襄以英明之略，伐叛柔远。于时丧君有君，师出以律。河阴之役，摧宇文如反掌；涡阳之战，扫侯景如拉枯。故能气摄西邻，威加南服，王室是赖，东夏宅心。文宣因累世之资，膺乐推之会，地居当璧，遂迁魏鼎。怀谲诡非常之才，运屈奇不测之智，网罗俊乂，明察临下，文武名臣，尽其力用。亲戎出塞，命将临江，定单于于龙城，纳长君于梁国，外内充实，疆场无警，胡骑息其南侵，秦人不敢东顾。既而荒淫败德，罔念作狂，为善未能亡身，余殃足以传后。得以寿终，幸也，胤嗣不永，宜哉。孝昭地逼身危，逆取顺守，外敷文教，内蕴雄图，将以牢笼区域，奄一函夏，享龄不永，勤用无成。若或天假之年，足使秦、吴旰食。武成即位，雅道陵迟，昭、襄之风，灌焉已坠。洎乎后主，外内崩离，众溃于平阳，身离于青土。天道深远，或未易谈，吉凶由人，抑可扬榷。观夫有齐全盛，控带遐阻，西苞汾、晋，南极江、淮，东尽海隅，北渐沙漠，六国之地，我获其五，九州之境，彼分其四。料甲兵之众寡，校帑藏之虚实，折冲千里之将，帷幄六奇之士，比二方之优劣，无等级以寄言。然其太行、长城之固自若也，江淮、汾晋之险不移也，帑藏输税之赋未亏也，士庶甲兵之众不缺也；然而前王用之而有余，后主守之而不足，其故何哉？前王之御时也，沐雨栉风，拯其溺而救其焚，信赏必罚，安而利之，既与共其存亡，故得同其生死。后主则不然，以人从欲，损物益己。雕墙峻宇，甘酒嗜音，麇肆遍于宫园，禽色荒于外内，俾昼作夜，罔水行舟，所欲必成，所求必得。既不轨不物，又暗于听受，忠信不闻，萋斐必入，视人如草芥，从恶如顺流。佞阉处当轴之权，

婢媪擅回天之力，卖官鬻狱，乱政淫刑，割削被于忠良，禄位加于犬马，谗邪并进，法令多闻，持瓢者非止百人，摇树者不唯一手，于是土崩瓦解，众叛亲离，顾瞻周道，咸有西归之志，方更盛其宫观，穷极荒淫，谓黔首之可诬，指白日以自保。驰倒戈之旅，抗前歌之师，五世崇基，一举而灭，岂非铸金石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欤？抑又闻之：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；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齐自河清之后，逮于武平之末，土木之功不息，嫔嬙之选无已，征税尽，人力殫，物产无以给其求，江海不能赡其欲。所谓火既炽矣，更负薪以足之，数既穷矣，又为恶以促之，欲求大厦不燔，延期过历，不亦难乎！由此言之，齐氏之败亡，盖亦由人，匪唯天道也。

列传第一

神武娄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
武成胡后 后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

神武明皇后娄氏，讳昭君，赠司徒内干之女也。少明悟，强族多聘之，并不肯行。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，惊曰：“此真吾夫也。”乃使婢通意，又数致私财，使以聘己，父母不得已而许焉。神武既有澄清之志，倾产以结英豪，密谋秘策，后恒参预。及拜渤海王妃，阃闱之事悉决焉。

后高明严断，雅遵俭约，往来外舍，侍从不过十人。性宽厚，不妒忌，神武姬侍，咸加恩待。神武尝将西讨出师，后夜孛生一男一女，左右以危急，请追告神武。后弗听曰：“王出统大兵，何得以我故轻离军幕。死生命也，来复何为！”神武闻之，嗟叹良久。沙苑败后，侯景屡言请精骑二万，必能取之。神武悦，以告于后。后曰：“若如其言，岂有还理，得獭失景，亦有何利。”乃止。神武逼于茹茹，欲娶其女而未决。后曰：“国家大计，愿不疑也。”及茹茹公主至，后避正室处之。神武愧而拜谢焉，曰：“彼将有觉，愿绝勿顾。”慈爱诸子，不异己出，躬自纺绩，人赐一袍一袴。手缝戎服，以帅左右。弟昭，以功名自达，其余亲属，未尝为请爵位。每言有材当用，义不以私乱公。文襄嗣位，进为太妃。文宣将受魏禅，后固执不许，帝所以中止。天保初，尊为皇太后，宫曰宣训。济南即位，尊为太皇太后。尚书令杨愔等受遗诏辅政，疏忌诸王。太

皇太后密与孝昭及诸大将定策诛之，下令废立。孝昭即位，复为皇太后。孝昭帝崩，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。大宁二年春，太后寝疾，衣忽自举，用巫媪言改姓石氏。四月辛丑，崩于北宫，时年六十二。五月甲申，合葬义平陵。

太后凡孕六男二女，皆感梦：孕文襄则梦一断龙；孕文宣则梦大龙，首尾属天地，张口动目，势状惊人；孕孝昭则梦蠕龙于地；孕武成则梦龙浴于海；孕魏二后并梦月入怀；孕襄城、博陵二王梦鼠入衣下。后未崩，有童谣曰“九龙母死不作孝”。及后崩，武成不改服，绯袍如故。未几，登三台，置酒作乐。帝女进白袍，帝怒，投诸台下。和士开请止乐，帝大怒，拊之。帝于昆季次实九，盖其征验也。文襄敬皇后元氏，魏孝静帝之姊也。孝武帝时，封冯翊公主而归于文襄。容德兼美，曲尽和敬。初生河间王孝琬，时文襄为世子，三日而孝静帝幸世子第，赠锦彩及布帛万匹。世子辞，求通受诸贵礼遗，于是十屋皆满。次生两公主。文宣受禅，尊为文襄皇后，居静德宫。及天保六年，文宣渐致昏狂，乃移居于高阳之宅，而取其府库，曰：“吾兄昔奸我妇，我今须报。”乃淫于后。其高氏女妇无亲疏，皆使左右乱交之于前。以葛为，令魏安德主骑上，使人推引之，又命胡人苦辱之。帝又自呈露，以示群下。武平中，后崩，祔葬义平陵。文宣皇后李氏，讳祖娥，赵郡李希宗女也。容德甚美。初为太原公夫人。及帝将建中宫，高隆之、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，宜更择美配。杨愔固请依汉、魏故事，不改元妃。而德正犹固请废后而立段昭仪，欲以结勋贵之援，帝竟不从而立后焉。帝好捶挞嫔御，乃至有杀戮者，唯后独蒙礼敬。天保十年，改为可贺敦皇后。孝昭即位，降居昭信宫，号昭信皇后。武成践祚，逼后淫乱，云：“若不许，我当杀尔儿。”后惧，从之。后有娠，太原王绍德至阁，不得见，愠曰：“儿

岂不知耶，姊姊腹大，故不见儿。”后闻之，大惭，由是生女不举。帝横刀诟曰：“尔杀我女，我何不杀尔儿！”对后前筑杀绍德。后大哭，帝愈怒，裸后乱挝之，号天不已。盛以绢囊，流血淋漓，投诸渠水，良久乃苏，犍车载送妙胜尼寺。后性爱佛法，因此为尼。齐亡入关。隋时得还赵郡。

孝昭皇后元氏，开府元蛮女也。初为常山王妃。天保末，赐姓步六孤。孝昭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帝崩，梓宫之邺。始渡汾桥，武成闻后有奇药，追索之不得，使阉人就车顿辱。降居顺成宫。武成既杀乐陵王，元被闕隔，不得与家相知。宫闱内忽有飞语，帝令检推，得后父兄书信，元蛮由是坐免官。后以齐亡入周氏宫中。隋文帝作相，放还山东。

武成皇后胡氏，安定胡延之女。其母范阳卢道约女，初怀孕，有胡僧诣门曰：“此宅瓠芦中有月”，既而生后。天保初，选为长广王妃。产后主日，号鸣于产帐上。武成崩，尊为皇太后，陆媪及和士开密谋杀赵郡王睿，出娄定远、高文遥为刺史。和、陆谄事太后，无所不至。初武成时，后与诸阉人褻狎。武成宠幸和士开，每与后握槊，因此与后奸通。自武成崩后，数出诣佛寺，又与沙门昙献通。布金钱于献席下，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，武成平生之所御也。乃置百僧于内殿，托以听讲，日夜与昙献寝处。以献为昭玄统。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昙献，乃至谓之为太上者。帝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，后朝太后，见二少尼，悦而召之，乃男子也，于是昙献事亦发，皆伏法，并杀元山、王三郡君，皆太后之所昵也。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，至紫陌，卒遇大风。舍人魏僧伽明风角，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。帝诈云邺中有急，弯弓纏槊，驰入南城，令邓长颺幽太后北宫，仍有敕内外诸亲一不得与太后相见。久之，帝复迎太后。太后初闻使者至，大惊，虑有不测。每太后设食，帝亦不敢尝。周

使元伟来聘，作《述行赋》，叙郑庄公克段而迁姜氏，文虽不工，当时深以为愧。齐亡入周，恣行奸秽。隋开皇中殂。

后主皇后斛律氏，左丞相光之女也。初为皇太子妃。后主受禅，立为皇后。武平三年正月生女，帝欲悦光，诈称生男，为之大赦。光诛，后废在别宫，后令为尼。齐灭，嫁为开府元仁妻。

后主皇后胡氏，陇东王长仁女也。胡太后失母仪之道，深以为愧，欲求悦后主，故饰后于宫中，令帝见之。帝果悦，立为弘德夫人，进左昭仪，大被宠爱。斛律后废，陆媪欲以穆夫人代之，太后不许。祖孝征请立胡昭仪，遂登为皇后。陆媪既非劝立，又意在穆夫人，其后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：“何物亲侄女，作如此语言！”太后问有何言，曰：“不可道。”固问之，乃曰：“语大家云，太后行多非法，不可以训。”太后大怒，唤后出，立剃其发，送令还家。帝思之，每致物以通意。后与斛律废后俱召入内，数日而邺不守。后亦改嫁。

后主皇后穆氏，名邪利，本斛律后从婢也。母名轻霄，本穆子伦婢也，转入侍中宋钦道家，奸私而生后，莫知氏族，或云后即钦道女子也。小字黄花，后字舍利。钦道妒，黥轻霄面为“宋”字。钦道伏诛，黄花因此入宫，有幸于后主，宫内称为舍利太监。女侍中陆太姬知其宠，养以为女，荐为弘德夫人。武平元年六月，生皇子恒。于时后主未有储嗣，陆阴结待，以监抚之任不可无主，时皇后斛律氏，丞相光之女也，虑其怀恨，先令母养之，立为皇太子。陆以国姓之重，穆、陆相对，又奏赐姓穆氏。胡庶人之废也，陆有助焉，胡遂立为皇后，大赦。初，有折冲将军元正烈于邺城东水中得玺以献，文曰“天王后玺”，盖石氏所作。诏书颁告，以为穆后之瑞焉。武成时，为胡后造真珠裙袴，所费不可称计，被火所烧。后主既立穆皇

后，复为营之。属周武遭太后丧，诏侍中薛孤、康买等为吊使，又遣商胡赉锦彩三万匹与使同往，欲市真珠为皇后造七宝车，周人不与交易，然而竟造焉。先是童谣曰：“黄华势欲落，清觞满杯酌。”言黄花不久也，后主自立穆后以后，昏饮无度，故云清觞满杯酌。陆息骆提婆诏改姓为穆，陆太姬，皆以皇后故也。后既以陆为母，提婆为家，更不采轻霄。轻霄后自疗面，欲求见，太后、陆媪使禁掌之，竟不得见。

列传第二

高祖十一王

永安简平王浚 平阳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湫 上党刚肃王涣 襄城景王湣 任城王湣 高阳康穆王湜 博陵文简王济 华山王凝 冯翊王润 汉阳敬怀王洽

神武皇帝十五男：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、文宣皇帝、孝昭皇帝、襄城景王湣、武成皇帝、博陵文简王济，王氏生永安简平王浚，穆氏生平阳靖翼王淹，大尔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湫、华山王凝，韩氏生上党刚王涣，小尔朱氏生任城王湣，游氏生高阳康穆王湜，郑氏生冯翊王润，冯氏生汉阳敬怀王洽。

永安简平王浚，字定乐，神武第三子也。初，神武纳浚母，当月而有孕，及产浚，疑非己类，不甚爱之。而浚早慧，后更被宠。年八岁时，问于博士卢景裕曰：“‘祭神如神在。’为有神邪，无神邪？”对曰：“有。”浚曰：“有神当云祭神神在，何烦‘如’字？”景裕不能答。及长，嬉戏不节，曾以属请受纳，大见杖罚，拘禁府狱，既而见原。后稍折节，颇以读书为务。元象中，封永安郡公。豪爽有气力，善骑射，为文襄所爱。文宣性雌懦，每参文襄，有时涕出。浚常责帝左右，何因不为二兄拭鼻，由是见衔。累迁中书监、兼侍中。出为青州刺史，颇好畋猎，聪明矜恕，上下畏悦之。天保初，进爵为王。文宣末年多酒，浚谓亲近曰：“二兄旧来不甚了了，自登祚已

后，识解顿进。今因酒败德，朝臣无敢谏者，大敌未灭，吾甚以为忧，欲乘驿至邺面谏，不知用吾不。”人有知，密以白帝，又见衔。八年来朝，从幸东山。帝裸裎为乐，杂以妇女，又作狐掉尾戏。浚进言此非人主所宜。帝甚不悦。浚又于屏处召杨遵彦，讥其不谏。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，遵彦惧以奏。帝大怒曰：“小人由来难忍！”遂罢酒还宫。浚寻还州，又上书切谏。诏令征浚，浚惧祸，谢疾不至。上怒，驰驿收浚，老幼泣送者数千人。至，盛以铁笼，与上党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，饮食糲糗共在一所。明年，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，令浚和之。浚等惶怖且悲，不觉声战。帝为怆然，因泣，将赦之。长广王湛先与浚不睦，进曰：“猛兽安可出穴。”帝默然。浚等闻之，呼长广小字曰：“步落稽，皇天见汝！”左右闻者，莫不悲伤。浚与涣皆有雄略，为诸王所倾服，帝恐为害，乃自刺涣，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。槊每下，浚、涣辄以手拉折之，号哭呼天。于是薪火乱投，烧杀之，填以石土。后出，皮发皆尽，尸色如炭，天下为之痛心。

后帝以其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，旧帝苍头也，以军功见用，时令郁捷害浚，故以配焉。后数日，帝以陆氏先无宠于浚，敕与离绝。乾明元年，赠太尉。无子，诏以彭城王浟第二子准嗣。

平阳靖翼王淹，字子邃，神武第四子也。元象中，封平阳郡公，累迁尚书左仆射。天保初，进爵为王，历位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空、太尉。皇建初，为太傅，与彭城、河间王并给仗卫、羽林百人。大宁元年，迁太宰。性沉谨，以宽厚称。河清三年，薨于晋阳，或云鸩终。还葬邺，赠假黄钺、太宰、录尚书事。子德素嗣。

彭城景思王浟，字子深，神武第五子也。元象二年，拜通直散骑常侍，封长乐郡公。博士韩毅教浟书，见浟笔迹未工，

戏湊曰：“五郎书画如此，忽为常侍开国，今日后宜更用心。”湊正色答曰：“昔甘罗幼为秦相，未闻能书。凡人唯论才具何如，岂必动夸笔迹。博士当今能者，何为不作三公？”时年盖八岁矣。毅甚惭。

武定六年，出为沧州刺史，为政严察，部内肃然。守令参佐，下及胥吏，行游往来，皆自赍粮食。湊纤介知人间事。有隰沃县主簿张达尝诣州，夜投人舍，食鸡羹，湊察知之。守令毕集，湊对众曰：“食鸡羹何不还价直也？”达即伏罪。合境号为神明。又有一人从幽州来，驴驮鹿脯。至沧州界，脚痛行迟，偶会一人作为伴，遂盗驴及脯去。明旦，告州。湊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，不限其价。其主见脯识之，推获盗者。转都督、定州刺史。时有人被盗黑牛，背上有白毛。长史韦道建谓中从事魏道胜曰：“使君在沧州日，擒奸如神，若捉得此贼，定神矣。”湊乃诈为上府市牛皮，倍酬价直，使牛主认之，因获其盗。建等叹服。又有老母姓王，孤独，种菜三亩，数被偷。湊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，明日市中看菜叶有字，获贼。尔后境内无盗，政化为当时第一。天保初，封彭城王。四年，征为侍中，人吏送别悲号。有老公数百人相率具饌曰：“自殿下至来五载，人不识吏，吏不欺人，百姓有识已来，始逢今化。殿下唯饮此乡水，未食此乡食，聊献疏薄。”湊重其意，为食一口。七年，转司州牧，选从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断者，当时称为美选。州旧案五百余，湊末期悉断尽。别驾羊修等恐犯权威，乃诣阁谏。湊使告曰：“吾直道而行，何惮权威，卿等当成人之美，反以权威为言。”修等惭悚而退。后加特进，兼司空、太尉，州牧如故。太妃薨，解任，寻诏复本官。俄拜司空，兼尚书令。济南嗣位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领大宗正卿。皇建初，拜大司马，兼尚书令，转太保。武成入承大业，迁太

师、录尚书事。洸明练世务，果于断决，事无大小，咸悉以情。赵郡李公统预高归彦之逆，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从父子，兼右仆射魏收之内妹也。依令，年出六十，例免入官。崔增年陈诉，所司以昂、收故，崔遂获免。洸摘发其事，昂等以罪除名。

自车驾巡幸，洸常留邺。河清三年三月，群盗田子礼等数十人谋劫洸为主，诈称使者，径向洸第，至内室，称敕牵洸上马，临以白刃，欲引向南殿。洸大呼不从，遂遇害，时年三十二，朝野痛惜焉。初洸未被劫前，其妃郑氏梦人斩洸头持去，恶之，数日而洸见杀。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给辎辘车。子宝德嗣，位开府，兼尚书左仆射。

上党刚肃王涣，字敬寿，神武第七子也。天姿雄杰，倜傥不群，虽在童幼，恒以将略自许。神武壮而爱之，曰：“此儿似我。”及长，力能扛鼎，材武绝伦。每谓左右曰：“人不可无学，但要不为博士耳。”故读书颇知梗概，而不甚耽习。元象中，封平原郡公。文襄之遇贼，涣年尚幼，在西学，闻宫中哗，惊曰：“大兄必遭难矣！”弯弓而出。武定末，除冀州刺史，在州有美政。天保初，封上党王，历中书令、尚书左仆射。与常山王演等筑伐恶诸城。遂聚邺下轻薄，凌犯郡县，为法司所纠。文宣戮其左右数人，涣亦被谴。六年，率众送梁王萧明还江南，仍破东关，斩梁特进裴之横等，威名甚盛。八年，录尚书事。

初，术士言亡高者黑衣，由是自神武后，每出行，不欲见沙门，为黑衣故也。是时文宣幸晋阳，以所忌问左右曰：“何物最黑？”对曰：“莫过漆。”帝以涣第七子为当之，乃使库真都督破六韩伯升之邺征涣。涣至紫陌桥，杀伯升以逃，凭河而度，土人执以送帝。铁笼盛之，与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。岁

余，与浚同见杀，时年二十六。以其妃李氏配冯文洛，是帝家旧奴，积劳位至刺史，帝令文洛等杀浚，故以其妻妻焉。

至乾明元年，收二王余骨葬之，赠司空，谥曰刚肃。有敕李氏还第。而文洛尚以故意，修饰诣李，李盛列左右，引文洛立于阶下，数之曰：“遭难流离，以至大辱，志操寡薄，不能自尽，幸蒙恩诏，得反藩闱。汝是谁家孰奴，犹欲见侮！”于是杖之一百，流血洒地。浚无嫡子，庶长子宝严以河清二年袭爵，位金紫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襄城景王洸，神武第八子也。容貌甚美，弱年有器望。元象中，封章武郡公。天保初，封襄城郡王。二年春，薨。齐氏诸王选国臣府佐，多取富商群小、鹰犬少年，唯襄城、广宁、兰陵王等颇引文艺清识之士，当时以此称之。乾明元年二月，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。无子，诏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。

亮字彦道，性恭孝，美风仪，好文学。为徐州刺史，坐夺商人财物免官。后主败奔邺，亮从焉，迁兼太尉、太傅。周师入邺，亮于启夏门拒守。诸军皆不战而败，周军于诸城门皆入，亮军方退走。亮入太庙行马内，恸哭拜辞，然后为周军所执。入关，依例授仪同，分配远边，卒于龙州。

任城王湝，神武第十子也，少明慧。天保初封。自孝昭、武成时，车驾还邺，常令湝镇晋阳，总并省事，历司徒、太尉、并省录尚书事。天统三年，拜太保、并州刺史，别封正平郡公。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，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者，妇人持故靴，诣州言之。湝召城外诸姬，以靴示之，给曰：“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，遗此靴焉，得无亲属乎？”一姬抚膺哭曰：“儿昨著此靴向妻家。”如其语，捕获之。时称明察。武平初，迁太师、司州牧，出为冀州刺史，加太宰，迁右丞相、都督、

青州刺史。潜频牧大藩，虽不洁己，然宽恕为吏人所怀。五年，青州崔蔚波等夜袭州城，潜部分仓卒之际，咸得齐整，击贼，大破之。拜左丞相，转瀛州刺史。及后主奔邺，加潜大丞相。

及安德王称尊号于晋阳，使刘子昂修启于潜：“至尊出奔，宗庙既重，群公劝迫，权主号令，事宁终归叔父。”潜曰：“我人臣，何容受此启。”执子昂送邺。帝至济州，禅位于潜，启竟不达。潜与广宁王孝珩于冀州招募得四万余人，拒周军。周齐王宪来伐，先遣送书并赦诏，潜并沉诸井。战败，潜、孝珩俱被擒。宪曰：“任城王何苦至此？”潜曰：“下官神武帝子，兄弟十五人，幸而独存，逢宗社颠覆，今日得死，无愧坟陵。”宪壮之，归其妻子。将至邺城，潜马上大哭，自投于地，流血满面。至长安，寻与后主同死。

妃卢氏，赐斛斯征，蓬首垢面，长斋不言笑。征放之，乃为尼。隋开皇三年，表请文帝葬潜及五子于长安北原。

高阳康穆王湜，神武第十一子也。天保元年封。十年，稍迁尚书令。以滑稽便辟，有宠于文宣，常在左右，行杖以搥诸王。太后深衔之。其妃父护军长史张晏之尝要道拜湜，湜不礼焉。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无官职汉，何须礼。”帝于是擢拜晏之为徐州刺史。文宣崩，兼司徒，导引梓宫，吹笛，云“至尊颇知臣不”，又击胡鼓为乐。太后杖湜百余，未几薨。太后哭之哀，曰：“我恐其不成就，与杖，何期带创死也！”乾明初，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。子士义袭爵。

博陵文简王济，神武第十二子也。天保元年封。济尝从文宣巡幸，在路忽忆太后，遂逃归。帝怒，临以白刃，因此惊恍。历位太尉。河清初，出为定州刺史。天统五年，在州语人云：“计次第亦应到我。”后主闻之，阴使人杀之。赠假黄钺、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子智袭爵。

华山王凝，神武第十三子也。天保元年，封新平郡王；九年，改封安定；十年，封华山。历位中书令、齐州刺史，就加太傅。薨于州，赠左丞相、太师、录尚书。凝诸王中最为孱弱，妃王氏，太子洗马王洽女也，与仓头奸，凝知而不能限禁。后事发，王氏赐死，诏杖凝一百。其愚如此。

冯翊王润，字子泽，神武第十四子也。幼时，神武称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天保初封。历位东北道大行台、右仆射、都督、定州刺史。润美姿仪，年十四五，母郑妃与之同寝，有秽杂之声。及长，廉慎方雅，习于吏职，至摘发隐伪，奸吏无所匿其情。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枝侵窃官田，受纳贿赂，润按举其事。二人表言，王出送台使，登魏文旧坛，南望叹息，不测其意。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：“冯翊王少小谨慎，在州不为非法，朕信之熟矣。登高远望，人之常情，鼠辈欲横相间构，曲生眉目。”于是回洛决鞭二百，独孤枝决杖一百。寻为尚书令，领太子少师，历司徒、太尉、大司马、司州牧、太保、河南道行台、领录尚书，别封文成郡公、太师、太宰，复为定州刺史。薨，赠假黄钺、左丞相。子茂德嗣。

汉阳敬怀王洽，字敬延，神武第十五子也。天保元年封。五年，薨，年十三。乾明元年，赠太保、司空。无子，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为后。

列传第三

文襄六王

河南康舒王孝瑜 广宁王孝珩 河间王孝琬 兰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渔阳王绍信

文襄六男：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，宋氏生河南王孝瑜，王氏生广宁王孝珩，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，陈氏生安德王延宗，燕氏生渔阳王绍信。

河南康舒王孝瑜，字正德，文襄长子也。初封河南郡公，齐受禅，进爵为王。历位中书令、司州牧。初，孝瑜养于神武宫中，与武成同年相爱。将诛杨愔等，孝瑜预其谋。及武成即位，礼遇特隆。帝在晋阳，手敕之曰：“吾饮汾清二杯，劝汝于邺酌两杯。”其亲爱如此。孝瑜容貌魁伟，精彩雄毅，谨慎宽厚，兼爱文学，读书敏速，十行俱下，覆棋不失一道。初，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，时俗眩之。孝瑜遂于第作水堂、龙舟，植幡槊于舟上，数集诸弟宴射为乐。武成幸其第，见而悦之，故盛兴后园之玩，于是贵贱慕效，处处营造。

武成常使和士开与胡后对坐握槊，孝瑜谏曰：“皇后天下之母，不可与臣下接手。”帝深纳之。后又言赵郡王父死非命，不可亲。由是睿及士开皆侧目。士开密告其奢僭，睿又言山东唯闻河南王，不闻有陛下。帝由是忌之。尔朱御女名摩女，本事太后，孝瑜先与之通，后因太子婚夜，孝瑜窃与之言。武成

大怒，顿饮其酒三十七杯。体至肥大，腰带十围。使娄子彦载以出，鸩之于车。至西华门，烦热躁闷，投水而绝。赠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子弘节嗣。

孝瑜母，魏吏部尚书宋弁孙也，本魏颍川王斌之妃，为文襄所纳，生孝瑜，孝瑜还第，为太妃。孝瑜妃，卢正山女，武成胡后之内姊也。孝瑜薨后，宋太妃为卢妃所谮诉，武成杀之。

广宁王孝珩，文襄第二子也。历位司州牧、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、录尚书、大将军、大司马。孝珩爱赏人物，学涉经史，好缀文，有伎艺。尝于厅事壁自画一苍鹰，见者皆以为真，又作朝士图，亦当时之妙绝。

后主自晋州败奔邺，诏王公议于含光殿。孝珩以大敌既深，事藉机变，宜任城王领幽州道兵入土门，扬声趣并州；独孤永业领洛州兵趣潼关，扬声趣长安；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口，鼓行逆战。敌闻南北有兵，自然溃散。又请出宫人珍宝赐将士，帝不能用。承光即位，以孝珩为太宰。与呼延族、莫多娄敬显、尉相愿同谋，期正月五日，孝珩于千秋门斩高阿那肱，相愿在内以禁兵应之，族与敬显自游豫园勒兵出。既而阿那肱从别宅取便路入宫，事不果。乃求出拒西军，谓阿那肱、韩长鸾、陈德信等云：“朝廷不赐遣击贼，岂不畏孝珩反耶？孝珩破宇文邕，遂至长安，反时何与国家事。以今日之急，犹作如此猜疑。”高、韩恐其变，出孝珩为沧州刺史。至州，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，共为匡复计。周齐王宪来伐，兵弱不能敌。怒曰：“由高阿那肱小人，吾道穷矣！”齐叛臣乞扶令和以槊刺孝珩坠马，奴白泽以身扞之，孝珩犹伤数处，遂见虏。齐王宪问孝珩齐亡所由，孝珩自陈国难，辞泪俱下，俯仰有节。宪为之改容，亲为洗创傅药，礼遇甚厚。孝珩独叹曰：“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，今果然矣。自神武皇帝以外，吾诸父兄弟无一人得

至四十者，命也。嗣君无独见之明，宰相非柱石之寄，恨不得握兵符，受庙算，展我心力耳。”至长安，依例授开府、县侯。后周武帝在云阳，宴齐君臣，自弹胡琵琶，命孝珩吹笛。辞曰：“亡国之音，不足听也。”固命之，举笛裁至口，泪下呜咽，武帝乃止。其年十月，疾甚，启归葬山东，从之。寻卒，令还葬邺。

河间王孝琬，文襄第三子也。天保元年封。天统中，累迁尚书令。初，突厥与周师入太原，武成将避之而东。孝琬叩马谏，请委赵郡王部分之，必整齐，帝从其言。孝琬免胄将出，帝使追还。周军退，拜并州刺史。

孝琬以文襄世嫡，骄矜自负。河南王之死，诸王在宫内莫敢举声，唯孝琬大哭而出。又怨执政，为草人而射之。和士开与祖珽譖之，云：“草人拟圣躬也。又前突厥至州，孝琬脱兜鍪抵地，云‘岂是老姬，须着此’。此言属大家也。”初，魏世谣言：“河南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头金鸡鸣。”珽以说曰：“河南、河北，河间也。金鸡鸣，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。”帝颇惑之。时孝琬得佛牙，置于第内，夜有神光。昭玄都法顺请以奏闻，不从。帝闻，使搜之，得镇库槃幡数百。帝闻之，以为反。讯其诸姬，有陈氏者无宠，诬对曰“孝琬画作陛下形哭之”，然实是文襄像，孝琬时时对之泣。帝怒，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撻之。孝琬呼阿叔，帝怒曰：“谁是尔叔？敢唤我作叔！”孝琬曰：“神武皇帝嫡孙，文襄皇帝嫡子，魏孝静皇帝外甥，何为不得唤作叔也？”帝愈怒，折其两胫而死。瘞诸西山，帝崩后，乃改葬。子正礼嗣，幼聪颖，能诵《左氏春秋》。齐亡，迁绵州卒。

兰陵武王长恭，一名孝瓘，文襄第四子也。累迁并州刺史。突厥入晋阳，长恭尽力击之。芒山之败，长恭为中军，率五百

骑再入周军，遂至金墉之下，被围甚急，城上人弗识，长恭免冠示之面，乃下弩手救之，于是大捷。武士共歌谣之，为《兰陵王入阵曲》是也。历司州牧、青瀛二州，颇受财货。后为太尉，与段韶讨栢谷，又攻定阳。韶病，长恭总其众。前后以战功别封巨鹿、长乐、乐平、高阳等郡公。

芒山之捷，后主谓长恭曰：“入阵太深，失利悔无所及。”对曰：“家事亲切，不觉遂然。”帝嫌其称家事，遂忌之。及在定阳，其属尉相愿谓曰：“王既受朝寄，何得如此贪残？”长恭未答。相愿曰：“岂不由芒山大捷，恐以威武见忌，欲自秽乎？”长恭曰：“然。”相愿曰：“朝廷若忌王，于此犯便当行罚，求福反以速祸。”长恭泣下，前膝请以安身术。相愿曰：“王前既有勋，今复告捷，威声太重，宜属疾在家，勿预事。”长恭然其言，未能退。及江淮寇扰，恐复为将，叹曰：“我去年面肿，今何不发。”自是有疾不疗。武平四年五月，帝使徐之范饮以毒药。长恭谓妃郑氏曰：“我忠以事上，何辜于天，而遭鸩也！”妃曰：“何不求见天颜？”长恭曰：“天颜何由可见。”遂饮药薨。赠太尉。

长恭貌柔心壮，音容兼美。为将躬勤细事，每得甘美，虽一瓜数果，必与将士共之。初在瀛州，行参军阳士深表列其赃，免官。及讨定阳，士深在军，恐祸及。长恭闻之曰：“吾本无此意。”乃求小失，杖士深二十以安之。尝入朝而仆从尽散，唯有一人，长恭独还，无所谴罚，武成赏其功，命贾护为买妾二十人，唯受其一。有千金责券，临死日，尽燔之。

安德王延宗，文襄第五子也。母陈氏，广阳王妓也。延宗幼为文宣所养，年十二，犹骑置腹上，令溺己脐中，抱之曰：“可怜止有此一个。”问欲作何王，对曰：“欲作冲天王。”文宣问杨愔，愔曰：“天下无此郡名，愿使安于德。”于是封

安德焉。为定州刺史，于楼上大便，使人在下张口承之。以蒸猪糝和人粪以饲左右，有难色者鞭之。孝昭帝闻之，使赵道德就州杖之一百。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谨，又加三十。又以囚试刀，验其利钝。骄纵多不法。武成使搯之，杀其昵近九人，从是深自改悔。兰陵王芒山凯捷，自陈兵势，诸兄弟咸壮之。延宗独曰：“四兄非大丈夫，何不乘胜径入？使延宗当此势，关西岂得复存！”及兰陵死，妃郑氏以颈珠施佛。广宁王使赎之。延宗手书以谏，而泪满纸。河间死，延宗哭之泪亦甚。又为草人以像武成，鞭而讯之曰：“何故杀我兄！”奴告之，武成覆卧延宗于地，马鞭搯之二百，几死。后历司徒、太尉。

及平阳之役，后主自御之，命延宗率右军先战，城下擒周开府宗挺。及大战，延宗以麾下再入周军，莫不披靡。诸军败，延宗独全军。后主将奔晋阳，延宗言：“大家但在营莫动，以兵马付臣，臣能破之。”帝不纳。及至并州又闻周军已入雀鼠谷，乃以延宗为相国、并州刺史，总山西兵事。谓曰：“并州阿兄自取，儿今去也。”延宗曰：“陛下为社稷莫动，臣为陛下出死力战。”骆提婆曰：“至尊计已成，王不得辄沮。”后主竟奔邺。在并将率咸请曰：“王若不作天子，诸人实不能出死力。”延宗不得已，即皇帝位，下诏曰：“武平孱弱，政由宦竖，衅结萧墙，盗起疆场。斩关夜遁，莫知所之，则我高祖之业将坠于地。王公卿士，猥见推逼，今便祇承宝位。可大赦天下，改武平七年为德昌元年。”以晋昌王唐邕为宰辅，齐昌王莫多娄敬显、沐阳王和阿于子、右卫大将军段畅、武卫将军相里僧伽、开府韩骨胡、侯莫陈洛州为爪牙。众闻之，不召而至者，前后相属。延宗容貌充壮，坐则仰，偃则伏，人笑之，乃赫然奋发。气力绝异，驰骋行阵，劲捷若飞。倾覆府藏及后宫美女，以赐将士，籍没内参千余家。后主谓近臣曰：“我宁

使周得并州，不欲安德得之。”左右曰：“理然。”延宗见士卒，皆亲执手，陈辞自称名，流涕呜咽。众皆争为死，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，投砖石以御周军。特进、开府那卢安生守太谷，以万兵叛。周军围晋阳，望之如黑云四合。延宗命莫多娄敬显、韩骨胡拒城南，和阿于子、段畅拒城东。延宗亲当周齐王于城北，奋大槊，往来督战，所向无前。尚书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，捉长刀步从，杀伤甚多。武卫兰芙蓉、慕容连延皆死于阵。阿于子、段畅以千骑投周。周军攻东门，际昏，遂入。进兵焚佛寺门屋，飞焰照天地。延宗与敬显自门入，夹击之，周军大乱，争门相填压，齐人从后斫刺，死者二千余人。周武帝左右略尽，自拔无路，承御上士张寿辄牵马头，贺拔佛恩以鞭拂其后，崎岖仅得出。齐人奋击，几中焉。城东厄曲，佛恩及降者皮子信为之导，仅免，时四更也。延宗谓周武帝崩于乱兵，使于积尸中求长鬣者，不得。时齐人既胜，入坊饮酒，尽醉卧，延宗不复能整。周武帝出城，饥甚，欲为遁逸计。齐王宪及柱国王谊谏，以为去必不免。延宗叛将段畅亦盛言城内空虚。周武帝乃驻马，鸣角收兵，俄顷复振。诘旦，还攻东门，克之，又入南门。延宗战，力屈，走至城北，于人家见禽。周武帝自投下马，执其手。延宗辞曰：“死人手何敢迫至尊。”帝曰：“两国天子，有何怨恶，直为百姓来耳。勿怖，终不相害。”便复衣帽，礼之。先是，高都郡有山焉，绝壁临水，忽有黑书见，云：“齐亡延宗。”洗视逾明。帝使人就写，使者改亡为上。至是应焉。延宗败前，在邺厅事，见两日相连置，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时受敕守并州，明日建癸号，不间日而被围，经宿，至食时而败。年号德昌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。既而周武帝问取邺计，辞曰：“亡国大夫不可以图存，此非臣所及。”强问之，乃曰：“若任城王援邺，臣不能知，若今主自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”

及至长安，周武与齐君臣饮酒，令后主起舞，延宗悲不自持。屡欲仰药自裁，傅婢苦执谏而止。未几，周武诬后主及延宗等，云遥应穆提婆反，使并赐死。皆自陈无之，延宗攘袂，泣而不言。皆以椒塞口而死。明年，李妃收殓之。

后主之传位于太子也，孙正言窃谓人曰：“我武定中为广州士曹，闻襄城人曹普演有言，高王诸儿，阿保当为天子，至高德之承之，当灭。”阿保谓天保，德之谓德昌也，承之谓后主年号承光，其言竟信云。

渔阳王绍信，文襄第六子也。历特进、开府、中领军、护军、青州刺史。行过渔阳，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。太守郑道盖谒，长命欲起，绍信不听，曰：“此何物小人，而主人公为起。”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，妃与长命妻为姊妹，责其阖家幼长皆有赠贿，钟氏因此遂贫。齐灭，死于长安。

列传第四

文宣四王

太原王绍德 范阳王绍义 西河王绍仁 陇西王绍廉

孝昭六王

乐陵王百年 始平王彦德 城阳王彦基 定阳王彦康
汝阳王彦忠 汝南王彦理

武成十二王

南阳王绰 琅邪王俨 齐安王廓 北平王贞 高平王仁
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几 乐平王仁邕 颍川王仁俭
安阳王仁雅 丹阳王仁直 东海王仁谦

文宣五男：李后生废帝及太原王绍德，冯世妇生范阳王绍义，裴嫔生西河王绍仁，颜嫔生陇西王绍廉。

太原王绍德，文宣第二子也。天保末，为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因怒李后，骂绍德曰：“你父打我时，竟不来救！”以刀环筑杀之，亲以土埋之游豫园。武平元年，诏以范阳王子辨才为后，袭太原王。

范阳王绍义，文宣第三子也。初封广阳，后封范阳。历位

侍中、清都尹。好与群小同饮，擅置内参，打杀博士任方荣。武成尝杖之二百，送付昭信后，后又杖一百。及后主奔邺，以绍义为尚书令、定州刺史。周武帝克并州，以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。此地齐以重镇，诸勇士多聚焉。前长史赵穆、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，迎任城王于瀛州。事不果，便迎绍义。绍义至马邑。辅相及其属韩阿各奴等数十人皆齐叛臣，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余尽从辅相，及绍义至，皆反焉。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，欲取并州，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。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。周兵击显州，执刺史陆琼，又攻陷诸城。绍义还保北朔。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，绍义遣杜明达拒之，兵大败。绍义曰：“有死而已，不能降人。”遂奔突厥。众三千家，令之曰：“欲还者任意。”于是哭拜别者太半。突厥他钵可汗谓文宣为英雄天子，以绍义重踝似之，甚见爱重，凡齐人在北者，悉隶绍义。高宝宁在营州，表上尊号，绍义遂即皇帝位，称武平元年。以赵穆为天水王。他钵闻宝宁得平州，亦招诸部，各举兵南向，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，为其报仇。周武帝大集兵于云阳，将亲北伐，遇疾暴崩。绍义闻之，以为天赞己。卢昌斯据范阳，亦表迎绍义。俄而周将宇文神举攻灭昌期。其日，绍义适至幽州，闻周总管出兵于外，欲乘虚取蓟城，列天子旌旗，登燕昭王冢，乘高望远，部分兵众。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驰救幽州，半为齐军所杀。绍义闻范阳城陷，素服举哀，回军入突厥。周人购之于他钵，又使贺若谊往说之。他钵犹不忍，遂伪与绍义猎于南境，使谊执之，流于蜀。绍义妃渤海封孝琬女，自突厥逃归。绍义在蜀，遗妃书云：“夷狄无信，送吾于此。”竟死蜀中。

西河王绍仁，文宣第四子也，天保末，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寻薨。

陇西王绍廉，文宣第五子也。初封长乐，后改焉。性粗暴，尝拔刀逐绍义，绍义走入厩，闭门拒之。绍义初为清都尹，未及理事，绍廉先往，唤囚悉出，率意决遣之。能饮酒，一举数升，终以此薨。

孝昭七男：元后生乐陵王百年，桑氏生襄城王亮，出后襄城景王，诸姬生汝南王彦理、始平王彦德、城阳王彦基、定阳王彦康、汝阳王彦忠。

乐陵王百年，孝昭第二子也。孝昭初即位，在晋阳，群臣请建中宫及太子，帝谦未许，都下百僚又有请，乃称太后令立为皇太子。帝临崩，遗诏传位于武成，并有手书，其末曰：“百年无罪，汝可以乐处置之，勿学前人。”大宁中，封乐陵王。河清三年五月，白虹围日再重，又横贯而不达。赤星见，帝以盆水承星影而盖之，一夜盆自破。欲以百年厌之。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，百年尝作数“敕”字，德胄封以奏。帝乃发怒，使召百年。百年被召，自知不免，割带袂留与妃斛律氏。见帝于玄都苑凉风堂，使百年书“敕”字，验与德胄所奏相似，遣左右乱捶击之，又令人曳百年绕堂且走且打，所过处血皆遍地。气息将尽，曰：“乞命，愿与阿叔作奴。”遂斩之，弃诸池，池水尽赤，于后园亲看埋之。妃把袂哀号，不肯食，月余亦死，袂犹在手，拳不可开，时年十四，其父光自擘之，乃开。后主时，改九院为二十七院，掘得一小尸，绯袍金带，一髻一解，一足有靴。诸内参窃言，百年太子也，或言太原王绍德。诏以襄成王子白泽袭爵乐陵王。齐亡，入关，徙蜀死。

汝南王彦理，武平初封王，位开府、清都尹。齐亡，入关，随例授仪同大将军，封县子。女入太子宫，故得不死。隋开皇中，卒并州刺史。

始平王彦德、城阳王彦基、定阳王彦康、汝阳王彦忠，与

汝南同受封，并加仪同三司，后事阙。

武成十三男：胡皇后生后主及琅邪王俨，李夫人生南阳王绰，后宫生齐安王廓、北平王贞、高平王仁英、淮南王仁光、西河王仁几、乐平王仁邕、颍川王仁俭、安乐王仁雅、丹阳王仁直、东海王仁谦。

南阳王绰，字仁通，武成长子也。以五月五日辰时生，至午时，后主乃生。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，故贬为第二，初名融，字君明，出后汉阳王。河清三年，改封南阳，别为汉阳置后。绰始十余岁，留守晋阳。爱波斯狗，尉破胡谏之，欬然斫杀数狗，狼藉在地。破胡惊走，不敢复言。后为司徒、冀州刺史，好裸人，使踞为兽状，纵犬噬而食之。左转定州，汲井水为后池，在楼上弹人。好微行，游猎无度，恣情强暴，云学文宣伯为人。有妇人抱儿在路，走避入草，绰夺其儿饲波斯狗。妇人号哭，绰怒，又纵狗使食，狗不食，涂以儿血，乃食焉。后主闻之，诏锁绰赴行在所。至而宥之。问在州何者最乐，对曰：“多取 歇将蛆混，看极乐。”后主即夜索 歇一斗，比晓得三二升，置诸浴斛，使人裸卧斛中，号叫宛转。帝与绰临观，喜噓不已，谓绰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早驰驿奏闻。”绰由是大为后主宠，拜大将军，朝夕同戏。韩长鸾间之，除齐州刺史。将发，长鸾令绰亲信诬告其反，奏云：“此犯国法，不可赦。”后主不忍显戮，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，搯杀之。瘞于兴圣佛寺。经四百余日乃大敛，颜色毛发皆如生，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。绰兄弟皆呼父为兄，嫡母为家家，乳母为姊姊，妇为妹妹。齐亡，妃郑氏为周武帝所幸，请葬绰。敕所司葬于永平陵北。

琅邪王俨，字仁威，武成第三子也。初封东平王，拜开府、侍中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、领军大将军、领御史中丞，迁司

徒、尚书令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司马。魏氏旧制，中丞出，清道，与皇太子分路行，王公皆遥住车，去牛，顿轭于地，以待中丞过，其或迟违，则赤棒棒之。自都邺后，此仪浸绝，武成欲雄宠俨，乃使一依旧制。初从北宫出，将上中丞，凡京畿步骑，领军之官属，中丞之威仪，司徒之鹵簿，莫不毕备。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，隔青纱步障观之。遣中贵骤马趣仗，不得入，自言奉敕，赤棒应声碎其鞍，马惊人坠。帝大笑，以为善。更敕令驻车，传语良久，观者倾京邑。俨恒在宫中，坐含光殿以视事，诸父皆拜焉。帝幸并州，俨常居守，每送驾，或半路，或至晋阳，乃还。王师罗常从驾，后至，武成欲罪之，辞曰：“臣与第三子别，留连不觉晚。”武成忆俨，为之下泣，舍师罗不问。俨器服玩饰，皆与后主同，所须悉官给。于南宫尝见新冰早李，还，怒曰：“尊兄已有，我何意无！”从是，后主先得新奇，属官及工匠必获罪。太上、胡后犹以为不足。俨常患喉，使医下针，张目不瞬。又言于帝曰：“阿兄懦，何能率左右？”帝每称曰：“此黠儿也，当有所成。”以后主为劣，有废立意。武成崩，改封琅邪。俨以和士开、骆提婆等奢恣，盛修第宅，意甚不平，尝谓曰：“君等所营宅早晚当就，何太迟也。”二人相谓曰：“琅邪王眼光奕奕，数步射人，向者暂对，不觉汗出，天子前奏事尚不然。”由是忌之。武平二年，出俨居北宫，五日一朝，不复得每日见太后。四月，诏除太保，余官悉解，犹带中丞，督京畿。以北城有武库，欲移俨于外，然后夺其兵权。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左右开府高舍洛、中常侍刘辟疆说俨曰：“殿下被疏，正由士开间构，何可出北宫入百姓丛中也。”俨谓侍中冯子琮曰：“士开罪重，儿欲杀之。”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，因赞成其事。俨乃令子宜表弹士开罪，请付禁推。子琮杂以他文书奏之，后主不审省而可之。

俨诳领军库狄伏连曰：“奉敕令军收士开。”伏连以咨子琮，且请覆奏。子琮曰：“琅邪王受敕，何须重奏。”伏连信之，伏五十人于神兽门外，诘旦，执士开送御史。俨使冯永洛就台斩之。俨徒本意唯杀士开，及是，因逼俨曰：“事既然，不可中止。”俨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。帝使刘桃枝将禁兵八十人召俨。桃枝遥拜，俨命反缚，将斩之，禁兵散走。帝又使冯子琮召俨，俨辞曰：“士开昔来实合万死，谋废至尊，剃家家头使作阿尼，故拥兵马欲坐着孙凤珍宅上，臣为是矫诏诛之。尊兄若欲杀臣，不敢逃罪，若放臣，愿遣姊姊来迎臣，臣即入见。”姊姊即陆令萱也，俨欲诱出杀之。令萱执刀帝后，闻之战栗。又使韩长鸾召俨，俨将入，刘辟疆牵衣谏曰：“若不斩提婆母子，殿下无由得入。”广宁、安德二王适从西来，欲助成其事，曰：“何不入？”辟疆曰：“人少。”安德王顾众而言曰：“孝昭帝杀杨遵彦，止八十人，今乃数千，何言人少？”后主泣启太后曰：“有缘更见家家，无缘永别。”乃急召斛律光，俨亦召之。光闻杀士开，抚掌大笑曰：“龙子作事，固自不似凡人。”入见后主于永巷。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，授甲将出战。光曰：“小儿辈弄兵，与交手即乱。鄙谚云‘奴见大家心死’，至尊宜自至千秋门，琅邪必不敢动。”皮景和亦以为然，后主从之。光步道，使人出曰：“大家来。”俨徒骇散。帝驻马桥上，遥呼之，俨犹立不进。光就谓曰：“天子弟杀一汉，何所苦。”执其手，强引以前。请帝曰：“琅邪王年少，肠肥脑满，轻为举措，长大自不复然，愿宽其罪。”帝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，良久乃释之。收伏连及高舍洛、王子宜、刘辟疆、都督翟显贵于后园，帝亲射之而后斩，皆支解，暴之都街下。文武职吏尽欲杀之。光以皆勋贵子弟，恐人心不安，赵彦深亦云《春秋》责帅，于是罪之各有差。俨之未获罪也，

邺北城有白马佛塔，是石季龙为澄公所作，俨将修之。巫曰：“若动此浮图，北城失主。”不从，破至第二级，得白蛇长数丈，回旋失之，数旬而败。自是太后处俨于宫内，食必自尝之。陆令萱说帝曰：“人称琅邪王聪明雄勇，当今无敌，观其相表，殆非人臣。自专杀以来，常怀恐惧，宜早为计。”何洪珍与和士开素善，亦请杀之。未决，以食舆密迎祖珽问之，珽称周公诛管叔，季友鸩庆父，帝纳其言。以俨之晋阳，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执俨。元侃曰：“臣昔事先帝，日见先帝爱王，今宁就死，不能行。”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。九月下旬，帝启太后曰：“明旦欲与仁威出猎，须早出早还。”是夜四更，帝召俨，俨疑之。陆令萱曰：“兄呼唤，儿何不去？”俨出至永巷，刘桃枝反接其手。俨呼曰：“乞见家家、尊兄！”桃枝以袂塞其口，反袍蒙头负出，至大明宫，鼻血满面，立杀之，时年十四。不脱靴，裹以席，埋于室内。帝使启太后，临哭十余声，便拥入殿。明年三月，葬于邺西，赠谥曰楚恭哀帝，以慰太后。有遗腹四男，生数月，皆幽死。以平阳王淹孙世俊嗣。俨妃，李祖钦女也，进为楚帝后，居宣则宫。齐亡，乃嫁焉。

齐安王廓，字仁弘，武成第四子也。性长者，无过行。位特进、开府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

北平王贞，字仁坚，武成第五子也。沉审宽恕。帝常曰：“此儿得我凤毛。”位司州牧、京畿大都督，兼尚书令、录尚书事。帝行幸，总留台事。积年，后主以贞长大，渐忌之。阿那肱承旨，令冯士干劾系贞于狱，夺其留后权。

高平王仁英，武成第六子也。举止轩昂，精神无检格。位定州刺史。

淮南王仁光，武成第七子也。性躁且暴，位清都尹。次西河王仁几，生而无骨，不自支持；次乐平王仁邕；次颍川王仁

俭；次安乐王仁雅，从小有暗疾；次丹阳王仁直；次东海王仁谦。皆养于北宫。琅邪王死后，诸王守禁弥切。武平末年，仁邕已下始得出外，供给俭薄，取充而已。寻后主穷蹙，以廓为光州，贞为青州，仁英为冀州，仁俭为胶州，仁直为济州刺史。自廓已下，多与后主死于长安。仁英以清狂，仁雅以暗疾，获免，俱徙蜀。隋开皇中，追仁英，诏与萧琮、陈叔宝修其本宗祭礼。未几而卒。

后主五男：穆皇后生幼主，诸姬生东平王恪，次善德，次买德，次质钱。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，寻夭折。齐灭，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归长安，皆有封爵。其后不从戮者散配西土，皆死边。

论曰：文襄诸子，咸有风骨，虽文雅之道，有谢间平，然武艺英姿，多堪御侮。纵咸阳赐剑，覆败有征，若使兰陵获全，未可量也，而终见诛翦，以至土崩，可为太息者矣。安德以时艰主暗，匿迹韬光，及平阳之阵，奋其忠勇，盖以临难见危，义深家国。德昌大举，事迫群情，理至沦亡，无所归命。广宁请出后宫，竟不获遂，非孝珩辞致有谢李同，自是后主心识去平原已远。存亡事异，安可同年而说。武成残忍奸秽，事极人伦。太原迹异猜嫌，情非衅逆，祸起昭信，遂及淫刑。嗟乎！欲求长世，未之有也。以孝昭德音，庶可庆流后嗣，百年之酷，盖济南之滥觞。其云“莫效前人”之言，可为伤叹，各爱其子，岂其然乎？琅邪虽无师傅之资，而早闻气尚。土开淫乱，多历年年，一朝剿绝，庆集朝野，以之受毙，深可痛焉。然专戮之衅，未之或免，赠帝谥恭，矫枉过直，观过知仁，不亦异于是乎？

列传第五

赵郡王琛（子睿） 清河王岳（子劼）

赵郡王琛，字永宝，高祖之弟也。少时便弓马，有志气。高祖既匡天下，中兴初，授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既居禁卫，恭勤慎密，率先左右。太昌初，除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封南赵郡公，食邑五千户。寻拜骠骑大将军、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永熙二年，除使持节、都督定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。琛推诚抚纳，拔用人士，甚有声誉。及斛斯椿等衅结。高祖将谋内讨，以晋阳根本，召琛留掌后事，以为并、肆、汾大行台仆射，领六州九酋长大都督，其相府政事琛悉决之。天平中，除御史中尉，正色纠弹，无所回避，远近肃然。寻乱高祖后庭，高祖责罚之，因杖而毙，时年二十三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、太尉、尚书令，谥曰贞平。天统三年，又赠假黄钺、左丞相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进爵为王，配飨高祖庙庭。子睿嗣。

睿小名须拔，生三旬而孤，聪慧夙成，特为高祖所爱，养于宫中，令游娘母之，恩同诸子。魏兴和中，袭爵南赵郡公。至四岁，未尝识母，其母则魏华阳公主也。有郑氏者，睿母之从母姊妹之女，戏语睿曰：“汝是我姨儿，何因倒亲游氏。”睿因问访，遂精神不怡。高祖甚以为怪，疑其感疾，欲命医看之。睿对曰：“儿无患苦，但闻有所生，欲得暂见。”高祖惊

曰：“谁向汝道耶？”睿具陈本末。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宫与睿相见，睿前跪拜，因抱头大哭。高祖甚以悲伤。语平秦王曰：“此儿天生至孝，我儿子无有及者。”遂为休务一日。睿初读《孝经》，至“资于事父”，辄流涕歔歔。十岁丧母，高祖亲送睿至领军府，为睿发丧，与声殒绝，哀感左右，三日水浆不入口。高祖与武明娄皇后殷勤敦譬，方渐顺旨。居丧尽礼，持佛像长斋，至于骨立，杖而后起。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，日夜说喻之。并敕左右不听进水，虽绝清漱，午后辄不肯食。由是高祖食必唤睿同案。其见愍惜如此。高祖崩，哭泣呕血。及壮，将为婚娶，而貌有戚容。世宗谓之曰：“我为尔娶郑述祖女，门阀甚高，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？”睿对曰：“自痛孤遗，常深膝下之慕，方从婚冠，弥用感切。”言未卒，呜咽不自胜。世宗为之悯默。励己勤学，常夜久方罢。武定末，除太子庶子。显祖受禅，进封爵为赵郡王，邑一千二百户，迁散骑常侍。

睿身长七尺，容仪甚伟，闲习吏职，有知人之鉴。二年，出为定州刺史，加抚军将军、六州大都督，时年十七。睿留心庶事，纠摘奸非，劝课农桑，接礼民俊，所部大治，称为良牧。三年，加仪同三司。六年，诏睿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。于时盛夏六月，睿在途中，屏除盖扇，亲与军人同其劳苦。而定州先有冰室，每岁藏冰，长史宋钦道以睿冒犯暑热，遂遣舆冰，倍道追送。正值日中停车，炎赫尤甚，人皆不堪，而送冰者至，咸谓得冰一时之要。睿乃对之叹息云：“三军之人，皆饮温水，吾以何义，独进寒冰，非追名古将，实情所不忍。”遂至消液，竟不一尝。兵人感悦，遐迩称叹。先是，役徒罢作，任其自返。丁壮之辈，各自先归；羸弱之徒，弃在山北，加以饥病，多致僵殒。睿于是亲帅所部，与之俱还，配合州乡，部分营伍，督帅监领，强弱相持，遇善水草，即为停顿，分有余，贍不足，

屯以全者十三四焉。

七年，诏以本官都督沧瀛幽安平东燕六州诸军事、沧州刺史。八年，征睿赴邺，仍除北朔州刺史，都督北燕、北蔚、北恒三州，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。睿慰抚新迁，量置烽戍，内防外御，备有条法，大为兵民所安。有无水之处，禱而掘井，锹锺裁下，泉源涌出，至今号曰赵郡王泉。

九年，车驾幸楼烦，睿朝于行宫，仍从还晋阳。时济南以太子监国，因立大都督府，与尚书省分理众事，仍开府置佐。显祖特崇其选，乃除睿侍中、摄大都督府长史。睿后因侍宴，显祖从容顾谓常山王演等曰：“由来亦有如此长史不？吾用此长史何如？”演对曰：“陛下垂心庶政，优贤礼物，须拔进居蝉珥之荣，退当委要之职，自昔以来，实未闻如此铨授。”帝曰：“吾于此亦自谓得宜。”十年，转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将军、长史，王如故。寻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子太保。

皇建初，行并州事。孝昭临崩，预受顾托，奉迎世祖于邺，以功拜尚书令，别封浮阳郡公，监太史，太子太傅，议律令。又以讨北狄之功，封颍川郡公。复拜尚书令，摄大宗正卿。天统中，追赠睿父琛假黄钺，母元氏赠赵郡王妃，谥曰贞昭，华阳长公主如故，有司备礼仪就墓拜授。时隆冬盛寒，睿跣步号哭，面皆破裂，呕血数升。及还，不堪参谢，帝亲就第看问。拜司空，摄录尚书事。突厥尝侵轶至并州，帝亲御戎，六军进止皆令取睿节度。以功复封宣城郡公。摄宗正卿，进拜太尉，监议五礼。睿久典朝政，清真自守，誉望日隆，渐被疏忌，乃撰古之忠臣义士，号曰《要言》，以致其意。

世祖崩，葬后数日，睿与冯翊王润、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后主云：“和士开不宜仍居内任。”并入奏太后，因出土开为兖州刺史。太后曰：“士开旧经驱使，欲留过百日。”睿正

色不许。数日之内，太后数以为言。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，谓睿曰：“太后意既如此，殿下何宜苦违。”睿曰：“吾国家事重，死且不避，若贪生苟全，令国家扰攘，非吾志也。况受先皇遗旨，委寄不轻。今嗣主幼冲，岂可使邪臣在侧。不守之以正，何面戴天。”遂重进言，词理恳切。太后令酌酒赐睿。睿正色曰：“今论国家大事，非为卮酒！”言讫便出。其夜，睿方寝，见一人可长丈五，臂长丈余，当门向床，以臂压睿，良久，遂失所在。睿意甚恶之，便起坐独叹曰：“大丈夫命运一朝至此！”恐为太后所杀，旦欲入朝，妻子咸谏止之。睿曰：“自古忠臣，皆不顾身命，社稷事重，吾当以死效之，岂容令一妇人倾危宗庙。且和士开何物竖子，如此纵横，吾宁死事先皇，不忍见朝廷颠沛。”至殿门，又有人曰：“愿殿下勿入，虑有危变。”睿曰：“吾上不负天，死亦无恨。”入见太后，太后复以为言，睿执之弥固。出至永巷，遇兵被执，送华林园，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而杀之，时年三十六。大雾三日，朝野冤惜之。期年后，诏听以王礼葬，竟无赠谥焉。

子整信嗣。历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。好学有行检，少年时因猎坠马，伤腰脚，卒不能行起，终于长安。琛同母弟惠宝早亡，元象初，赠侍中、尚书令、都督四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。天统三年，重赠十州都督，封陈留王，谥曰文恭，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。

清河王岳，字洪略，高祖从父弟也。父翻，字飞雀，魏朝赠太尉，谥孝宣公。岳幼时孤贫，人未之知也，长而敦直，姿貌嶷然，沈深有器量。初，岳家于洛邑，高祖每奉使入洛，必止于岳舍。岳母山氏，尝夜起，见高祖室中有光，密往觐之，乃无灯，即移高祖于别室，如前所见。怪其神异，诣卜者筮之，遇《乾》之《大有》，占之曰：“吉，《易》称‘飞龙在天，大

人造也’，飞龙九五大人之卦，贵不可言。”山氏归报高祖。后高祖起兵于信都，山氏闻之，大喜，谓岳曰：“赤光之瑞，今当验矣，汝可间行从之，共图大计。”岳遂往信都。高祖见之，大悦。

中兴初，除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领武卫将军。高祖与四胡战于韩陵，高祖将中军，高昂将左军，岳将右军。中军败绩，贼乘之，岳举麾大呼，横冲贼阵，高祖方得回师，表里奋击，因大破贼。以功除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仍领武卫。太昌初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领左右卫，封清河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母山氏，封为郡君，授女侍中，入侍皇后。时尔朱兆犹据并州，高祖将讨之，令岳留镇京师，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天平二年，除侍中、六州军事都督，寻加开府。岳辟引时贤，以为僚属，论者以为美。寻都监典书，复为侍学，除使持节、六州大都督、冀州大中正。俄拜京畿大都督，其六州事悉诣京畿。时高祖统务晋阳，岳与侍中孙腾等在京师辅政。元象二年，遭母忧去职。岳性至孝，尽力色养，母若有疾，衣不解带，及遭丧，哀毁骨立，高祖深以忧之，每日遣人劳勉。寻起复本任。二年，除兼领军将军。兴和初，世宗入总朝政，岳出为使持节、都督、冀州刺史，侍中、骠骑、开府仪同如故。三年，转青州刺史。岳任权日久，素为朝野畏服，及出为藩，百姓望风誓惮。武定元年，除晋州刺史、西南道大都督，得绥边之称。时岳遇患，高祖令还并治疗，疾瘳，复令赴职。

及高祖崩，侯景叛，世宗征岳还并，共图取景之计。而武帝乘间遣其贞阳侯明率众于寒山，拥泗水灌彭城，与景为掎角声援。岳总帅诸军南讨，与行台慕容绍宗等击明，大破之，临阵擒明及其大将胡贵孙，自余俘馘数万。景乃拥众于涡阳，与

左卫将军刘丰等相持。岳回军追讨，又破之，景单骑逃窜。六年，以功除侍中、太尉，余如故，别封新昌县子。又拜使持节、河南总管、大都督，统慕容绍宗、刘丰等讨王思政于长社。思政婴城自守，岳等引洧水灌城。绍宗、刘丰为思政所获，关西出兵援思政，岳内外防御，甚有谋算。城不没者三板。会世宗亲临，数日城下，获思政等。以功别封真定县男，世宗以为己功，故赏典弗弘也。

世宗崩，显祖出抚晋阳，令岳以本官兼尚书左仆射，留镇京师。天保初，进封清河郡王，寻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宗师、司州牧。五年，加太保。梁萧绎为周军所逼，遣使告急，且请援。冬，诏岳为西南道大行台，统司徒潘相乐等救江陵。六年正月，师次义阳，遇荆州陷，因略地南至郢州，获梁州刺史司徒陆法和，仍克郢州。岳先送法和于京师，遣仪同慕容俨据郢城。朝廷知江陵陷，诏岳旋师。

岳自讨寒山、长社及出随、陆，并有功绩，威名弥重。而性华侈，尤悦酒色，歌姬舞女，陈鼎击钟，诸王皆不及也。初，高归彦少孤，高祖令岳抚养，轻其年幼，情礼甚薄。归彦内衔之而未尝出口。及归彦为领军，大被宠遇，岳谓其德己，更倚赖之。归彦密构其短。岳于城南起宅，听事后开巷。归彦奏帝曰：“清河造宅，僭拟帝宫，制为永巷，但唯无阙耳。”显祖闻而恶之，渐以疏岳。仍属显祖召邺下妇人薛氏入宫，而岳先尝唤之至宅，由其姊也。帝悬薛氏姊而锯杀之，让岳以为奸民女。岳曰：“臣本欲取之，嫌其轻薄不用，非奸也。”帝益怒。六年十一月，使高归彦就宅切责之。岳忧悸不知所为，数日而薨，故时论纷然，以为赐鸩也。朝野叹惜之。时年四十四。诏大鸿胪监护丧事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沧瀛赵幽济七州诸军、太宰、太傅、定州刺史，假黄钺，给辇辂车，赠物二千段，谥

曰昭武。

初，岳与高祖经纶天下，家有私兵，并畜戎器，储甲千余领。世宗之末，岳以四海无事，表求纳之。世宗敦至亲之重，推心相任，云：“叔属居肺腑，职在维城，所有之甲，本资国用，叔何疑而纳之。”文宣之世，亦频请纳，又固不许。及将薨，遗表谢恩，并请上甲于武库，至此葬毕，方许纳焉。皇建中，配享世宗庙庭。后归彦反，世祖知其前讐，曰：“清河忠烈，尽力皇家，而归彦毁之，间吾骨肉。”籍没归彦，以良贱百口赐岳家。后又思岳之功，重赠太师、太保，余如故。子劼嗣。

劼，字敬德，夙智早成，为显祖所爱。年七岁，遣侍皇太子。后除青州刺史，拜日，显祖戒之曰：“叔父前牧青州，甚有遗惠，故遣汝慰彼黎庶，宜好用心，无坠声绩。”劼流涕对曰：“臣以蒙幼，滥叨拔擢，虽竭庸短，惧忝先政。”帝曰：“汝既能有此言，吾不虑也。”寻追授武卫将军、领军、祠部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以清河地在畿内，改封乐安王。转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出为朔州行台仆射。

后主晋州败，太后从土门道还京师，敕劼统领兵马，侍卫太后。时佞幸阉寺，犹行暴虐，民间鸡猪，悉放鹰犬搏噬取之。劼收仪同三司荀子溢徇军，欲行大戮。太后有令，然后释之。刘文殊窃谓劼曰：“子溢之徒，言成祸福，何容如此，岂不虑后生毁谤耶？”劼攘袂语文殊曰：“自献武皇帝以来，抚养士卒，委政亲贤，用武行师，未有折衄。今西寇已次并州，达官多悉委叛，正坐此辈专政弄权，所以内外离心，衣冠解体。若得今日斩此卒，明日及诛，亦无所恨。王国家姻娅，须同疾恶，返为此言，岂所望乎！”太后还至邺，周军续至，人皆恟惧，无有斗心，朝士出降，昼夜相属。劼因奏后主曰：“今所翻叛，

多是贵人，至于卒伍，犹未离贰。请追五品已上家属，置之三台，因协之曰：‘若战不捷，即退焚台。’此曹顾惜妻子，必当死战。且王师频北，贼徒轻我，今背城一决，理必破之，此亦计之上者。”后主卒不能用。齐亡入周，依例授开府。隋朝历杨、楚、光、洮四州刺史。开皇中卒。

史臣曰：《易》称：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况于人乎！”盖以通塞有期，污隆适道。举世思治，则显仁以应之；小人道长，则俭德以避之。至若负博陆之图，处藩屏之地，而欲迷邦违难，其可得乎。赵郡以跗萼之亲，当顾命之重，高揖则宗社易危，去恶则人神俱泰。是用安夫一德，同此贞心，践畏途而不疑，履危机而莫惧。以斯忠义，取毙凶慝。岂道光四海，不遇周成之明；将朝去三仁，终见殷墟之祸。不然则邦国殄瘁，何影响之速乎！清河属经纶之会，自致青云，出将入相，翊成鸿业，虽汉朝刘贾，魏室曹洪，俱未足论其高下。天保不辰，易生悔咎，固不可掩其风烈，适以彰显祖之失德云。

赞曰：赵郡英伟，风范凝正。天道无亲，斯人斯命。赫赫清河，于以经国。末路小疵，非为败德。

列传第六

广平公盛 阳州公永乐弟长弼 襄乐王显国 上洛王
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归彦 武兴王普 长乐太守灵山 嗣子伏护

广平公盛，神武从叔祖也。宽厚有长者风。神武起兵于信都，以盛为中军大都督，封广平郡公。历位司徒、太尉。天平三年，薨于位。赠假黄钺，太尉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。无子，以兄子子瑗嗣。天保初，改封平昌王，卒于魏尹。

阳州公永乐，神武从祖兄子也。太昌初，封阳州县伯，进爵为公。累迁北豫州刺史。河阴之战，司徒高昂失利退。永乐守河阳南城，昂走趣城，西军追者将至，永乐不开门，昂遂为西军所擒。神武大怒，杖之二百。后罢豫州，家产不立。神武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裴监为长史，辛公正为别驾，受王委寄，斗酒只鸡不入。”神武乃以永乐为济州，仍以监、公正为长史、别驾。谓永乐曰：“尔勿大贪，小小义取莫复畏。”永乐至州，监、公正谏不见听，以状启神武。神武封启以示永乐。然后知二人清直，并擢用之。永乐卒于州。赠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曰武昭。无子，从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绪为后，袭爵。天保初，改封修城郡王。

永乐弟长弼，小名阿伽。性粗武，出入城市，好殴击行路，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。以宗室封广武王。时有天恩道人，至凶暴，横行闾肆，后入长弼党，专以斗为事。文宣并收掩付狱，天恩党十余人皆弃市，长弼鞭一百。寻为南营州刺史，在州无故自惊走，叛亡入突厥，竟不知死所。

襄乐王显国，神武从祖弟也。无才伎，直以宗室谨厚，天保元年，封襄乐王，位右卫将军。卒。

上洛王思宗，神武从子也。性宽和，颇有武干。天保初，封上洛郡王。历位司空、太傅。薨于官。

子元海，累迁散骑常侍。愿处山林，修行释典。文宣许之。乃入林虑山，经二年，绝弃人事，志不能固，启求归。征复本任，便纵酒肆情，广纳姬侍。又除领军，器小志大，颇以智谋自许。皇建末，孝昭幸晋阳，武成居守，元海以散骑常侍留典机密。初孝昭之诛杨愔等，谓武成云：“事成，以尔为皇太弟。”及践祚，乃使武成在邺主兵，立子百年为皇太子，武成甚不平。先是，恒留济南于邺，除领军庾狄伏连为幽州刺史，以斛律丰乐为领军，以分武成之权。武成留伏连而不听丰乐视事。乃与河南王孝瑜伪猎，谋于野，暗乃归。先是童谣云：“中兴寺内白鳧翁，四方侧听声雍雍，道人闻之夜打钟。”时丞相府在北城中，即旧中兴寺也。鳧翁，谓雄鸡，盖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。道人，济南王小名。打钟，言将被击也。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气。昭帝以为济南应之，乃使平秦王归彦之邺，迎济南赴并州。武成先咨元海，并问自安之计。元海曰：“皇太后万福，至尊孝性非常，殿下不须别虑。”武成曰：“岂我推诚之意耶？”元海乞还省一夜思之。武成即留元海后堂。元海达旦不眠，唯绕床徐步。夜漏未曙，武成遽出，曰：“神算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夜中得三策，恐不堪用耳。”因说梁孝王惧诛入关事，请乘数骑入晋阳，先见太后求哀，后见主上，请去兵权，以死为限，求不干朝政，必保太山之安。此上策也。若不然，当具表，云“威权大盛，恐取谤众口，请青、齐二州刺史。沉静自居，必不招物议。此中策也。”更问下策曰：“发言即恐族诛。”因逼之，答曰：“济南世嫡，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。”

今集文武，示以此敕，执丰乐，斩归彦，尊济南，号令天下，以顺讨逆，此万世一时也。”武成大悦，狐疑，竟未能用。乃使郑道谦卜之，皆曰：“不利举事，静则吉。”又召曹魏祖，问之国事。对曰：“当有大凶。”又时有林虑令姓潘，知占候，密谓武成曰：“宫车当晏驾，殿下为天下主。”武成拘之于内以候之。又令巫覡卜之，多云不须举兵，自有大庆。武成乃奉诏，令数百骑送济南于晋阳。

及孝昭崩，武成即位，除元海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詹事。河清二年，元海为和士开所譖，被捶马鞭六十。责云：“尔在邺城，说我以弟反兄，几许不义！邺城兵马抗并州，几许无智！不义无智，若为可使？”出为兖州刺史。元海后妻，陆太姬甥也，故寻被追任使。武平中，与祖珽共执朝政。元海多以太姬密语告珽。珽求领军，元海不可，珽乃以其所告报太姬。姬怒，出元海为郑州刺史。邺城将败，征为尚书令。周建德七年，于邺城谋逆，伏诛。元海好乱乐祸，然诈仁慈，不饮酒啖肉。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，乃至宗庙不血食，皆元海所谋。及为右仆射，又说后主禁屠宰，断酤酒。然本心非靖，故终致覆败。思宗弟思好。

思好本浩氏子也，思宗养以为弟，遇之甚薄。少以骑射事文襄。及文宣受命，为左卫大将军。本名思孝，天保五年，讨蠕蠕，文宣悦其骁勇，谓曰：“尔击贼如鹞入鸦群，宜思好事。”故改名焉。累迁尚书令、朔州道行台、朔州刺史、开府、南安王，甚得边朔人心。后主时，斫骨光并奉使至州，思好迎之甚谨，光并倨敖，思好因心衔恨。武平五年，遂举兵反。与并州诸贵书曰：“主上少长深宫，未辨人之情伪，昵近凶狡，疏远忠良。遂使刀锯刑余，贵溢轩阶，商胡丑类，擅权帷幄，剥削生灵，劫掠朝市。暗于听受，专行忍害。幽母深宫，无复人子

之礼；二弟残戮，顿绝孔怀之义。仍纵子立夺马于东门，光弁擎鹰于西市，駁龙得仪同之号，逍遥受郡君之名，犬马班位，荣冠轩冕。人不堪役，思长乱阶。赵郡王睿实曰宗英，社稷惟寄，左丞相斛律明月，世为元辅，威著邻国，无罪无辜，奄见诛殄。孤既忝预皇枝，实蒙殊奖，今便拥率义兵，指除君侧之害。幸悉此怀，无致疑惑。”行台郎王行思之辞也。

思好至阳曲，自号大丞相，置百官，以行台左丞王尚之为长史。武卫赵海在晋阳掌兵，时仓卒不暇奏，矫诏发兵拒之。军士皆曰：“南安王来，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。”帝闻变，使唐邕、莫多娄敬显、刘桃枝、中领军库狄士文驰之晋阳，帝勒兵续进。思好军败，与行思投水而死。其麾下二千人，桃枝围之，且杀且招，终不降以至尽。时帝在道，叱奴世安自晋阳送露布于平都，遇斛斯孝卿。孝卿诱使食，因驰诣行宫，叫已了。帝大欢，左右呼万岁。良久，世安乃以状自陈。帝曰：“告示何物事，乃得坐食。”于是赏孝卿而免世安罪。暴思好尸七日，然后屠剥焚之，烹尚之于邺市，令内参射其妃于宫内，仍火焚杀之。思好反前五旬，有人告其谋反。韩长鸾女适思好子，故奏有人诬告诸贵，事相扰动，不杀无以息后，乃斩之。思好既诛，死者弟伏阙下诉求赠兄，长鸾不为通也。平秦王归彦，字仁英，神武族弟也。父徽，魏末坐事当徙凉州，行至河、渭间，遇贼，以军功得免流。因于河州积年。以解胡言，为西域大使，得胡师子来献，以功得河东守。寻遂死焉。徽于神武旧恩甚笃。及神武平京洛，迎徽丧与穆同营葬。赠司徒，谥曰文宣。

初，徽尝过长安市，与妇人王氏私通而生归彦，至是年已九岁。神武追见之，抚对悲喜。稍迁徐州刺史。归彦少质朴，后更改节，放纵好声色，朝夕酣歌。妻魏上党王元天穆女也，

貌不美而甚嫉妒，数忿争，密启文宣求离，事寝不报。天保元年，封平秦王。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并为太妃。善事二母，以孝闻。征为兼侍郎，稍被亲宠。以讨侯景功，别封长乐郡公，除领军大将军。领军加大，自归彦始也。文宣诛高德正，金宝财货悉以赐之。乾明初，拜司徒，仍总知禁卫。

初，济南自晋阳之邺，杨愔宣敕，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，阴备非常。至邺数日，归彦乃知之，由是阴怨杨、燕。杨、燕等欲去二王，问计于归彦。归彦诈喜，请共元海量之。元海亦口许心违，驰告长广。长广于是诛杨、燕等。孝昭将入云龙门，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内，归彦谕之，然后得入，进向柏阁、永巷亦如之。孝昭践祚，以此弥见优重，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。以为司空，兼尚书令。齐制，宫内唯天子纱帽，臣下皆戎帽，特赐归彦纱帽以宠之。

孝昭崩，归彦从晋阳迎武成于邺。及武成即位，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常听将私部曲三人带刀入仗。从武成还都，诸贵戚等竞要之，其所往处，一坐尽倾。归彦既地居将相，志意盈满，发言陵侮，旁若无人。议者以威权震主，必为祸乱。上亦寻其前翻覆之迹，渐忌之。高元海、毕义云、高乾和等咸数言其短。上幸归彦家，召魏收对御作诏草，欲加右丞相。收谓元海曰：“至尊以右丞相登位，今为归彦威名太盛，故出之，岂可复加此号。”乃拜太宰、冀州刺史，即乾和缮写。昼日，仍敕门司不听辄入内。时归彦在家纵酒，经宿不知，至明欲参，至门知之，大惊而退。及通名谢，敕令早发，别赐钱帛、鼓吹、医药，事事周备。又敕武职督将悉送至青阳宫，拜而退，莫敢共语。唯与赵郡王睿久语，时无闻者。

至州，不自安，谋逆，欲待受调讫，班赐军士，望车驾如晋阳，乘虚入邺。为其郎中令吕思礼所告，诏平原王段韶袭之。

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，闻军将逼，报之，便婴城拒守。先是，冀州长史宇文仲鸾、司马李祖挹、别驾陈季璩、中从事房子弼、长乐郡守尉普兴等疑归彦有异，使连名密启，归彦追而获之，遂收禁仲鸾等五人，仍并不从，皆杀之。军已逼城，归彦登城大叫云：“孝昭皇帝初崩，六军百万众悉由臣手，投身向邺迎陛下，当时不反，今日岂有异心？正恨高元海、毕义云、高乾和诳惑圣上，疾忌忠良。但为杀此三人，即临城自刎。”其后城破，单骑北走，至交津见获，锁送邺。帝令赵郡王睿私问其故。归彦曰：“使黄领小儿牵挽我，何可不反！”曰：“谁耶？”归彦曰：“元海、乾和岂是朝廷老宿？如赵家老公时，又讎怀怨。”于是帝又使让焉。对曰：“高元海受毕义云宅，用作本州刺史，给后部鼓吹。臣为藩王、太宰，仍不得鼓吹。正杀元海、义云而已。”上令都督刘桃枝牵入，归彦犹作前语望活。帝命议其罪，皆云不可赦。乃载以露车，衔枚面缚，刘桃枝临之以刃，击鼓随之，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。赠仁州刺史。

魏时山崩，得石角二，藏在武库。文宣入库，赐从臣兵器，特以二石角与归彦。谓曰：“尔事常山不得反，事长广得反，反时，将此角吓汉。”归彦额骨三道，着帻不安。文宣尝见之，怒，使以马鞭击其额，血被面，曰：“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。”其言反竟验云。

武兴王普，字德广，归彦兄归义之子也。性宽和有度量。九岁，归彦自河州俱入洛，神武使与诸子同游处。天保初，封武兴郡王。武平二年，累迁司空。六年，为豫州道行台、尚书令。后主奔邺，就加太宰。周师逼，乃降。卒于长安。赠上开府、豫州刺史。

长乐太守灵山，字景嵩，神武族弟也。从神武起兵信都，终于长乐太守。赠大将军、司空，谥曰文宣。子懿，卒于武平

镇将，无子，文宣帝以灵山从父兄齐州刺史建国子伏护为灵山后。

伏护，字臣援，粗有刀笔。天统初，累迁黄门侍郎。伏护历事数朝，恒参机要，而性嗜酒，每多醉失，末路逾剧，乃至连日不食，事事酣酒，神识恍惚，遂以卒。赠兖州刺史。建国侯孙义袭。义少谨。武平末，给事黄门侍郎。隋开皇中，为太府少卿，坐事卒。

列传第七

窦泰 尉景 娄昭（兄子睿）
匡狄干（子士文） 韩轨 潘乐

窦泰，字世宁，大安捍殊人也。本出清河观津，曾祖罗，魏统万镇将，因居北边。父乐，魏末破六韩拔陵为乱，与镇将杨钧固守，遇害。泰贵，追赠司徒。初，泰母梦风雷暴起，若有雨状，出庭观之，见电光夺目，驶雨沾洒，寤而惊汗，遂有娠。期而不产，大惧。有巫曰：“渡河湔裙，产子必易。”便向水所。忽见一人，曰：“当生贵子，可徙而南。”泰母从之。俄而生泰。及长，善骑射，有勇略。泰父兄战歿于镇，泰身负骸骨归尔朱荣。以从讨邢杲功，赐爵广阿子。神武之为晋州，请泰为镇城都督，参谋军事。累迁侍中、京畿大都督，寻领御史中尉。泰以勋戚居台，虽无多纠举，而百僚畏惧。

天平三年，神武西讨，令泰自潼关入。四年，泰至小关，为周文帝所袭，众尽没，泰自杀。初，泰将发邺，邺有惠化尼谣云：“窦行台，去不回。”未行之前，夜三更，忽有朱衣冠帻数千人入台，云“收窦中尉”，宿直兵吏皆惊，其人入数屋，俄顷而去。旦视关键不异，方知非人。皆知其必败。赠大司马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曰武贞。泰妻，武明娄后妹也。泰虽以亲见待，而功名自建。齐受禅，祭告其墓。皇建初，配享神武庙庭。子孝敬嗣。位仪同三司。

尉景，字士真，善无人也。秦、汉置尉候官，其先有居此

职者，因以氏焉。景性温厚，颇有侠气。魏孝昌中，北镇反，景与神武入杜洛周军中，仍共归尔朱荣。以军功封博野县伯。后从神武起兵信都。韩陵之战，唯景所统失利。神武入洛，留景镇邺。寻进封为公。景妻常山君，神武之姊也。以勋戚，每有军事，与庾狄干常被委重，而不能忘怀财利，神武每嫌责之。转冀州刺史，又大纳贿，发夫猎，死者三百人。庾狄干与景在神武坐，请作御史中尉。神武曰：“何意下求卑官？”干曰：“欲捉尉景。”神武大笑，令优者石董桶戏之。董桶剥景衣，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！”神武诫景曰：“可以无贪也。”景曰：“与尔计生活孰多，我止人上取，尔割天子调。”神武笑不答。改长乐郡公。历位太保、太傅，坐匿亡人见禁止。使崔暹谓文襄曰：“语阿惠儿，富贵欲杀我耶！”神武闻之泣，诣阙曰：“臣非尉景，无以至今日。”三请，帝乃许之。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神武造之，景恚卧不动，叫曰：“杀我时趣耶！”常山君谓神武曰：“老人去死近，何忍煎迫至此。”又曰：“我为尔汲水舐生。”因出其掌。神武抚景，为之屈膝。先是，景有果下马，文襄求之，景不与，曰：“土相扶为墙，人相扶为王，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。”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。常山君泣救之。景曰：“小儿惯去，放使作心腹，何须干啼湿哭不听打耶！”寻授青州刺史，操行颇改，百姓安之。征授大司马。遇疾，薨于州。赠太师、尚书令。齐受禅，以景元勋，诏祭告其墓。皇建初，配享神武庙庭，追封长乐王。

子粲，少历显职，性粗武。天保初，封庾狄干等为王，粲以父不预王爵，大恚恨，十余日闭门不朝。帝怪，遣使就宅问之。隔门谓使者曰：“天子不封粲父为王，粲不如死。”使云：“须开门受敕。”粲遂弯弓隔门射使者。使者以状闻之，文宣

使段韶谕旨。粲见韶，唯抚膺大哭，不答一言。文宣亲诣其宅慰之，方复朝请。寻追封景长乐王。粲袭爵。位司徒、太傅，薨。子世辩嗣。周师将入邺，令辩出千余骑觐候，出滏口，登高阜西望，遥见群鸟飞起，谓是西军旗帜，即驰还，比至紫陌桥，不敢回顾。隋开皇中，卒于浙州刺史。

娄昭，字菩萨，代郡平城人也，武明皇后之母弟也。祖父提，雄杰有识度，家僮千数，牛马以谷量。性好周给，士多归附之。魏太武时，以功封真定侯。父内干，有武力，未仕而卒。昭贵，魏朝赠司徒。齐受禅，追封太原王。昭方雅正直，有大度深谋，腰带八尺，弓马冠世。神武少亲重之。昭亦早识人，恒曲尽礼敬。数随神武猎，每致请不宜乘危历阶。神武将出信都，昭赞成大策，即以为中军大都督。从破尔朱兆于广阿，封安喜县伯，改济北公，又徙濮阳郡公，授领军将军。魏孝武将贰于神武，昭以疾辞还晋阳。从神武入洛，兖州刺史樊子鹄反，以昭为东道大都督讨之。子鹄既死，诸将劝昭尽捕诛其党。昭曰：“此州无状，横被残贼，其君是怨，其人何罪。”遂皆舍焉。后转大司马，仍领军。迁司徒，出为定州刺史。昭好酒，晚得偏风，虽愈，犹不能处剧务，在州事委僚属，昭举其大纲而已。薨于州。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太尉，谥曰武。齐受禅，诏祭告其墓，封太原王。皇建初，配享神武庙庭。长子仲达嗣，改封濮阳王。

次子定远，少历显职，外戚中偏为武成爱狎。别封临淮郡王。武成大渐，与赵郡王等同受顾命，位司空。赵郡王之奏黜和士开，定远与其谋，遂纳士开贿赂，成赵郡之祸，其贪鄙如此。寻除瀛州刺史。初，定远弟季略，穆提婆求其伎妾，定远不许。因高思好作乱，提婆令临淮国郎中令告定远阴与思好通。后主令开府段畅率三千骑掩之，令侍御史赵秀通至州，以赃货

事劾定远。定远疑有变，遂缢而死。

昭兄子睿。睿字佛仁，父拔，魏南部尚书。睿幼孤，被叔父昭所养。为神武帐内都督，封掖县子，累迁光州刺史。在任贪纵，深为文襄所责。后改封九门县公。齐受禅，得除领军将军，别封安定侯。睿无他器干，以外戚贵幸，纵情财色。为瀛州刺史，聚敛无厌。皇建初，封东安王。大宁元年，进位司空。平高归彦于冀州，还拜司徒。河清三年，滥杀人，为尚书左丞宋仲羨弹奏，经赦乃免。寻为太尉，以军功进大司马。武成至河阳，仍遣总偏师赴悬瓠。睿在豫境留停百余日，专行非法，诏免官，以王还第。寻除太尉，薨。赠大司马。子彦嗣，位开府仪同三司。

匡狄干，善无人也。曾祖越豆眷，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，后率部北迁，因家朔方。干梗直少言，有武艺。魏正光初，除扫逆党，授将军，宿卫于内。以家在寒乡，不宜毒暑，冬得入京师，夏归乡里。孝昌元年，北边扰乱，奔云中，为刺史费穆送于尔朱荣。以军主随荣入洛。后从神武起兵，破四胡于韩陵，封广平县公，寻进郡公。河阴之役，诸将大捷，唯干兵退。神武以其旧功，竟不责黜。寻转太保、太傅。及高仲密以武牢叛，神武讨之，以干为大都督前驱。干上道不过家，见侯景不遑食，景使骑追馈之。时文帝自将兵至洛阳，军容甚盛。诸将未欲南度，干决计济河。神武大兵继至，遂大破之。还为定州刺史。不闲吏事，事多扰烦，然清约自居，不为吏人所患。迁太师。天保初，以干元勋佐命，封章武郡王，转太宰。干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，以亲地见待。自预勤王，常总大众，威望之重，为诸将所伏，而最为严猛。会诣京师，魏谯王元孝友于公门言戏过度，诸公无能面折者，干正色责之，孝友大惭，时人称之。薨，赠假黄钺，太宰，给辇轝

车，谥曰景烈。干不知书，署名为干字，逆上画之，时人谓之穿锥。又有武将王周者，署名先为“吉”而后成其外，二人至子孙始并知书。干，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。子敬伏，位仪同三司，卒。子士文嗣。

士文性孤真，虽邻里至亲，莫与通狎。在齐，袭封章武郡王，位领军将军。周武帝平齐，山东衣冠多来迎，唯士文闭门自守。帝奇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随州刺史。隋文受禅，加上开府，封湖陂县子。寻拜贝州刺史。性清苦，不受公料，家无余财。其子尝啖官厨饼，士文枷之于狱累日，杖之二百，步送还京，僮隶无敢出门。所买盐菜，必于外境。凡有出入，皆封署其门，亲故绝迹，庆吊不通。法令严肃，吏人贴服，道不拾遗。凡有细过，必深文陷害之。尝入朝，遇上赐公卿入左藏，任取多少。人皆极重，士文独口衔绢一匹，两手各持一匹。上问其故，士文曰：“臣口手俱足，余无所须。”上异之，别赉遗之。士文至州，发摘奸吏，尺布斗粟之赃，无所宽贷，得千人奏之，悉配防岭南。亲戚相送，哭声遍于州境。至岭南，遇瘴厉死者十八九，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。士文闻之，令人捕擗，捶楚盈前，而哭者弥甚。司马京兆韦焜、清河令河东赵达十人并苛刻，唯长史有惠政，时人语曰：“刺史罗刹政，司马蝮蛇瞋，长史含笑判，清河生吃人。”上闻，叹曰：“士文暴过猛兽。”竟坐免。未几为雍州长史，谓人曰：“我向法深，不能窥候要贵，无乃必死此官。”及下车，执法严正，不避贵戚，宾客莫敢至门。人多怨望。士文从妹为齐氏嫔，有色，齐灭后，赐薛公长孙览。览妻郑氏妒，谮之文献后，后令览离绝。士文耻之，不与相见。后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，娉以为妻，由是君明、士文并为御史所劾。士文性刚，在狱数日，愤恚而死，家无余财，有三子，朝夕不继，亲宾无贍之者。

韩轨，字百年，太安狄那人也。少有志操，性深沉，喜怒不形于色。神武镇晋州，引为镇城都督。及起兵于信都，轨赞成大策。从破尔朱兆于广阿，又从韩陵阵，封平昌县侯。仍督中军，从破尔朱兆于赤谿岭。再迁泰州刺史。甚得边和。神武巡泰州，欲以轨还，仍赐城人户别绢布两匹。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辞不受，唯乞留轨。神武嘉叹，乃留焉。频以军功，进封安德郡公。迁瀛州刺史，在州聚敛，为御史纠劾，削除官爵。未几，复其安德郡公。历位中书令、司徒。齐受禅，封安德郡王。轨妹为神武所纳，生上党王涣，复以勋庸，历登台铉。常以谦恭自处，不以富贵骄人。后拜大司马，从文宣征蠕蠕，在军暴疾薨。赠假黄钺，太宰、太师，谥曰肃武。皇建初，配飨文襄庙庭。

子晋明嗣。天统中，改封东莱王。晋明有侠气，诸勋贵子孙中最留心学问。好酒诞纵，招引宾客，一席之费，动至万钱，犹恨俭率。朝庭处之贵要之地，必以疾辞。告人云：“废人饮美酒、封名胜，安能作刀笔吏返披故纸乎？”武平末，除尚书左仆射，百余日便谢病解官。

潘乐，字相贵，广宁石门人也。本广宗大族，魏世分镇北边，因家焉。父永，有技艺，袭爵广宗男。乐初生，有一雀止其母左肩，占者咸言富贵之征，因名相贵，后始为字。及长，宽厚有胆略。初归葛荣，授京兆王，时年十九。荣败，随尔朱荣，为别将讨元颢，以功封敷城县男。齐神武出牧晋州，引乐为镇城都将。从破尔朱兆于广阿，进爵广宗县伯。累以军功拜东雍州刺史。神武尝议欲废州，乐以东雍地带山河，境连胡、蜀，形胜之会，不可弃也，遂如故。后破周师于河阴，议欲追之，令追者在西，不愿者东，唯乐与刘丰居西。神武善之，以众议不同而止。改封金门郡公。文宣嗣事，镇河阳，破西将杨

櫟等。时帝以怀州刺史平鉴等所筑城深入敌境，欲弃之，乐以轹关要害，必须防固，乃更修理，增置兵将，而还镇河阳，拜司空。齐受禅，乐进玺绶。进封河东郡王，迁司徒。周文东至崤、陕，遣其行台侯莫陈崇自齐子岭趣轹关，仪同杨櫟从鼓钟道出建州，陷孤公戍。诏乐总大众御之。乐昼夜兼行，至长子，遣仪同韩永兴从建州西趣崇，崇遂遁。又为南道大都督，讨侯景。乐发石鳖，南度百余里，至梁洺州。洺州旧在石梁，侯景改为怀州，乐获其地，仍立洺州，又克安州。除瀛州刺史，仍略淮、汉。天保六年，薨于悬瓠。赠假黄钺，太师、大司马、尚书令。

子子晃嗣。诸将子弟，率多骄纵，子晃沉密谨恇，以清净自居。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武平末，为幽州道行台右仆射、幽州刺史。周师将入邺，子晃率突骑数万赴援。至博陵，知邺城不守，诣冀州降。周授上开府。隋大业初卒。

列传第八

段荣（子韶）

段荣，字子茂，姑臧武威人也。祖信，仕沮渠氏，后入魏，以豪族徙北边，仍家于五原郡。父连，安北府司马。荣少好历术，专意星象。正光初，语人曰：“《易》云‘观于天文以察时变’，又曰‘天垂象，见吉凶’，今观玄象，察人事，不及十年，当有乱矣。”或问曰：“起于何处，当可避乎？”荣曰：“构乱之源，此地为始，恐天下因此横流，无所避也。”未几，果如言。荣遇乱，与乡旧携妻子，南趣平城。属杜洛周为乱，荣与高祖谋诛之，事不捷，共奔尔朱荣。后高祖建义山东，荣赞成大策。为行台右丞，西北道慰喻大使，巡方晓喻，所在下之。高祖南讨邺，留荣镇信都，仍授镇北将军，定州刺史。时攻邺未克，所需军资，荣转输无阙。高祖入洛，论功封姑臧县侯，邑八百户。转授瀛州刺史。荣妻，皇后姊也，荣恐高祖招私亲之议，固推诸将，竟不之州。寻行相州事，后为济州刺史。天平三年，转行泰州事。荣性温和，所历皆推仁恕，民吏爱之。初，高祖将图关右，与荣密谋，荣盛称未可。及渭曲失利，高祖悔之，曰：“吾不用段荣之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四年，除山东大行台、大都督，甚得物情。元象元年，授仪同三司。二年五月卒，年六十二。赠使持节、定冀沧瀛四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、太尉、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昭景。皇建初，配飨高祖庙庭。二年，重赠大司马、尚书令、武威王。长子韶嗣。

韶，字孝先，小名铁伐。少工骑射，有将领才略。高祖以武明皇后姊子，尽器爱之，常置左右，以为心腹。建义初，领亲信都督。中兴元年，从高祖拒尔朱兆，战于广阿。高祖谓韶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其若之何？”韶曰：“所谓众者，得众人之死；强者，得天下之心。尔朱狂狡，行路所见，裂冠毁冕，拔本塞源，邙山之会，搢绅何罪，兼杀主立君，不脱旬朔，天下思乱，十室而九。王躬昭德义，除君侧之恶，何往而不克哉！”高祖曰：“吾虽以顺讨逆，奉辞伐罪，但弱小在强大之间，恐无天命，卿不闻之也？”答曰：“韶闻小能敌大，小道大淫，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尔朱外贼天下，内失善人，知者不为谋，勇者不为斗，不肖失职，贤者取之，复何疑也。”遂与兆战，兆军溃。攻刘诞于邺。及韩陵之战，韶督率所部，先锋陷阵。寻从高祖出晋阳，追尔朱兆于赤畿岭，平之。以军功封下洛县男。又从袭取夏州，擒斛律弥娥突，加龙骧将军、谏议大夫，累迁武卫将军。后恩赐父荣姑臧县侯，其下洛县男启让继母弟宁安。

兴和四年，从高祖御周文帝于邙山。高祖身在行间，为西魏将贺拔胜所识，率锐来逼。韶从傍驰马引弓反射，一箭毙其前驱，追骑慑惮，莫敢前者。西军退，赐马并金，进爵为公。

武定四年，从征玉壁。时高祖不豫，攻城未下，召集诸将，共论进止之宜。谓大司马斛律金、司徒韩轨、左卫将军刘丰等曰：“吾每与段孝先论兵，殊有英略，若使比来用其谋，亦可无今日之劳矣。吾患势危笃，恐或不虞，欲委孝先以邺下之事，何如？”金等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实无出孝先。”仍谓韶曰：“吾昔与卿父冒涉险艰，同奖王室，建此大功。今病疾如此，殆将不济，宜善相翼佐，克兹负荷。”即令韶从显祖镇邺，召世宗赴军。高祖疾甚，顾命世宗曰：“段孝先忠亮仁厚，智勇

兼备，亲戚之中，唯有此子，军旅大事，宜共筹之。”五年春，高祖崩于晋阳，秘不发丧。俄而侯景构乱，世宗还邺，韶留守晋阳。世宗还，赐女乐十数人，金十斤，缯帛称是，封长乐郡公。世宗征颍川，韶留镇晋阳。别封真定县男，行并州刺史。显祖受禅，别封朝陵县，又封霸城县，加位特进。启求归朝陵公，乞封继母梁氏为郡君。显祖嘉之，别以梁氏为安定郡君。又以霸城县侯让其继母弟孝言。论者美之。

天保三年，为冀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，有惠政，得吏民之心。四年十二月，梁将东方白额潜至宿预，招诱边民，杀害长吏，淮、泗扰动。五年二月，诏征韶讨之。既至，会梁将严超达等军逼涇州；又陈武帝率众将攻广陵，刺史王敬宝遣使告急；复有尹思令率众万余人谋袭盱眙。三军咸惧。韶谓诸将曰：“自梁氏丧乱，国无定主，人怀去就，强者从之。霸先等智小谋大，政令未一，外托同德，内有离心，诸君不足忧，吾揣之熟悉矣。”乃留仪同敬显俊、尧难宗等围守宿预，自将步骑数千人倍道赴涇州。途出盱眙，思令不虞大军卒至，望旗奔北。进与超达合战，大破之，尽获其舟舰器械。谓诸将士曰：“吴人轻躁，本无大谋，今破超达，霸先必走。”即回赴广陵。陈武帝果遁去。追至扬子栅，望扬州城乃还，大获其军资器物，旋师宿预。六月，韶遣辩士喻白额祸福，白额于是开门请盟。韶与行台辛术等议，且为受盟。盟讫，度白额终不为用，因执而斩之，并其诸弟等并传首京师。江淮帖然，民皆安辑。显祖嘉其功，诏赏吴口七十人，封平原郡王。清河王岳之克郢州，执司徒陆法和，韶亦豫行，筑层城，于新蔡立郭默戍而还。皇建元年，领太子太师。大宁二年，除并州刺史。高归彦作乱冀州，诏与东安王娄睿率众讨平之，迁太傅，赐女乐十人，并归彦果园一千亩。仍莅并州，为政举大纲，不存小察，甚得民和。

十二月，周武帝遣将率羌夷与突厥合众逼晋阳，世祖自邺倍道兼行赴救。突厥从北结阵而前，东距汾河，西被风谷。时事既仓卒，兵马未整，世祖见如此，亦欲避之而东。寻纳河间王孝琬之请，令赵郡王尽护诸将。时大雪之后，周人以步卒为前锋，从西山而下，去城二里。诸将咸欲逆击之。诏曰：“步人气势自有限，今积雪既厚，逆战非便，不如阵以待之。彼劳我逸，破之必矣。”既而交战，大破之，敌前锋尽殪，无复子遗，自余通宵奔遁。仍令韶率骑追之，出塞不及而还。世祖嘉其功，别封怀州武德郡公，进位太师。

周冢宰宇文护母阎氏先配中山宫，护闻阎尚存，乃因边境移书，请还其母，并通邻好。时突厥屡犯边，韶军于塞下。世祖遣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。韶以周人反覆，本无信义，比晋阳之役，其事可知。护外托为相，其实王也，既为母请和，不遣一介之使申其情理，乃据移书即送其母，恐示之弱。如臣管见，且外许之，待后放之未晚。不听。遂遣使以礼将送。护既得母，仍遣将尉迟迥等袭洛阳。诏遣兰陵王长恭、大将军斛律光率众击之，军于邙山之下，逗留未进。世祖召谓曰：“今欲遣王赴洛阳之围，但突厥在此，复须镇御，王谓如何？”韶曰：“北虏侵边，事等疥癣，今西羌窥逼，便是膏肓之病，请奉诏南行。”世祖曰：“朕意亦尔。”乃令韶督精骑一千，发自晋阳。五日便济河，与大将共量进止。韶旦将帐下二百骑与诸军共登邙阪，聊观周军形势。至大和谷，便值周军，即遣驰告诸营，追集兵马。仍与诸将结阵以待之。韶为左军，兰陵王为中军，斛律光为右军，与周人相对。韶遥谓周人曰：“汝宇文护幸得其母，不能怀恩报德，今日之来，竟何意也？”周人曰：“天遣我来，有何可问。”韶曰：“天道赏善罚恶，当遣汝送死来耳。”周军仍以步人在前，上山逆战。韶以彼徒我骑，

且却且引，待其力弊，乃遣下马击之。短兵始交，周人大溃。其中军所当者，亦一时瓦解，投坠溪谷而死者甚众。洛城之围，亦即奔遁，尽弃营幕，从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，军资器物弥满川泽。车驾幸洛阳，亲劳将士，于河阴置酒高会，策勋命赏，除太宰，封灵武县公。天统三年，除左丞相，永昌郡公，食沧州干。

武平二年正月，出晋州道，到定陇，筑威敌、平寇二城而还。二月，周师来寇，遣韶与右丞相斛律光、太尉兰陵王长恭同往捍御。以三月暮行达西境。有柏谷城者，乃敌之绝险，石城千仞，诸将莫肯攻围。韶曰：“汾北、河东，势为国家之有，若不去柏谷，事同痼疾。计彼援兵，会在南道，今断其要路，救不能来。且城势虽高，其中甚狭，火弩射之，一旦可尽。”诸将称善，遂鸣鼓而攻之。城溃，获仪同薛敬礼，大斩获首虏，仍城华谷，置戍而还。封广平郡公。

是月，周又遣将寇边。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师出讨，韶亦请行。五月，攻服秦城。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，东接定阳，又作深堑，断绝行道。韶乃密抽壮士，从北袭之。又遣人潜渡河，告姚襄城中，令内外相应。渡者千有余人，周人始觉。于是合战，大破之，获其仪同若干显宝等。诸将咸欲攻其新城，韶曰：“此城一面阻河，三面地险，不可攻，就令得之，一城地耳。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，破服秦，并力以图定阳，计之长者。”将士咸以为然。六月，徙围定阳，其城主开府仪同杨范固守不下。韶登山望城势，乃纵兵急攻之。七月，屠其外城，大斩获首级。时韶病在军中，以子城未克，谓兰陵王长恭曰：“此城三面重涧险阻，并无走路，唯恐东南一处耳。贼若突围，必从此出，但简精兵专守，自是成擒。”长恭乃令壮士千余人设伏于东南涧口。其夜果如所策，贼遂出城，伏兵击之，大溃，

范等面缚，尽获其众。

韶疾甚，先军还。以功别封乐陵郡公。竟以疾薨。上举哀东堂，赠物千段、温明秘器、辎辘车，军校之士陈卫送至平恩墓所，发卒起冢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都督朔并定赵冀沧齐兖梁洛晋建十二州诸军事，相国、太尉、录尚书事、朔州刺史，谥曰忠武。

韶出总军旅，入参帷幄，功既居高，重以婚媾，望倾朝野。长于计略，善于御众，得将士之心，临敌之日，人人争奋。又雅性温慎，有宰相之风。教训子弟，闺门雍肃，事后母以孝闻，齐世勋贵之家罕有及者。然僻于好色，虽居要重，微服间行。有皇甫氏，魏黄门郎元瑀之妻，弟谨谋逆，皇甫氏因没官。韶美其容质，上启固请，世宗重违其意，因以赐之。尤啻于财，虽亲戚故旧略无施与。其子深尚公主，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余日，事毕辞还，人唯赐一杯酒。长子懿嗣。

懿，字德猷，有资仪，颇解音乐，又善骑射。天保初，尚颍川长公主。累迁行台右仆射，兼殿中尚书，出除兖州刺史。卒。子宝鼎嗣。尚中山长公主，武平末，仪同三司。隋开皇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，大业初，卒于饶州刺史。

韶第二子深，字德深。美容貌，宽谨有父风。天保中，受父封姑臧县公。大宁初，拜通直散骑侍郎。二年，诏尚永昌公主，未婚，主卒。河清三年，又诏尚东安公主。以父频著大勋，累迁侍中、将军、源州大中正，食赵郡干。韶病笃，诏封深济北王，以慰其意。武平末，徐州行台左仆射、徐州刺史。入周，拜大将军，郡公，坐事死。

韶第三子德举，武平末，仪同三司。周建德七年，在邺城与高元海谋逆，诛。

韶第四子德衡，武平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隆化时，济州刺

史。入周，授仪同大将军。

韶第七子德堪，武平中，仪同三司。隋大业初，汴州刺史，卒于汝南郡守。

荣第二子孝言，少警发有风仪。魏武定末，起家司徒参军事。齐受禅，其兄韶以别封霸城县侯授之。累迁仪同三司、度支尚书、清都尹。孝言本以勋戚绪余，致位通显，至此便骄奢放逸，无所畏惧。曾夜行，过其宾客宋孝王家宿，唤坊民防援，不时应赴，遂拷杀之。又与诸淫妇密游，为其夫觉，复恃官势，拷掠而殒。时苑内须果木，科民间及僧寺备输，悉分向其私宅种植。又殿内及园中须石，差车牛从漳河运载，复分车回取。事悉闻彻，出为海州刺史。寻以其兄故，征拜都官尚书，食阳城郡干，仍加开府。迁太常卿，除齐州刺史，以赃贿为御史所劾。属世祖崩，遇赦免。拜太常卿，转食河南郡干，迁吏部尚书。

祖珽执政，将废赵彦深，引孝言为助。除兼侍中，入内省，典机密，寻即正，仍吏部尚书。孝言既无深鉴，又待物不平，抽擢之徒，非贿则旧。有将作丞崔成，忽于众中抗言曰：“尚书天下尚书，岂独段家尚书也！”孝言无辞以答，惟厉色遣下而已。寻除中书监，加特进。又托韩长鸾，共构祖珽之短。及祖出后，孝言除尚书右仆射，仍掌选举，恣情用舍，请谒大行。敕浚京城北隍，孝言监作，仪同三司崔士顺、将作大匠元士将、太府少卿酈孝裕、尚书左民郎中薛叔昭、司州治中崔龙子、清都尹丞李道隆、邺县令尉长卿、临漳令崔象、成安令高子彻等并在孝言部下。典作日，别置酒高会，诸人膝行跪伏，称觞上寿，或自陈屈滞，更请转官，孝言意色扬扬，以为己任，皆随事报答，许有另授。富商大贾多被铨擢，所进用人士，咸是粗险放纵之流。寻迁尚书左仆射，特进、侍中如故。

孝言富贵豪侈，尤好女色。后娶娄定远妾董氏，大耽爱之，为此内外不和，更相纠列，坐争免官，徙光州。隆化败后，有敕追还。孝言虽黷货无厌，恣情酒色，然举止风流，招致名士，美景良辰，未尝虚弃，赋诗奏伎，毕尽欢洽。虽草莱之士，粗闲文艺，多引入宾馆，与同兴赏，其贫蹶者亦时有乞遗。世论复以此多之。齐亡入周，授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后加上开府。

史臣曰：段荣以姻戚之重，遇时来之会，功伐之地，亦足称焉。韶光辅七君，克隆门业，每出当阃外，或任以留台，以猜忌之朝，终其眉寿。属亭候多警，为有齐上将，岂其然乎？当以志谢矜功，名不逾实，不以威权御物，不以智数要时，欲求覆餗，其可得也？语曰“率性之谓道”，此其效欤？

赞曰：荣发其原，韶大其门。位因功显，望以德尊。

列传第九

斛律金（子光 羨）

斛律金，字阿六敦，朔州敕勒部人也。高祖倍侯利，以壮勇有名塞表，道武时率户内附，赐爵孟都公。祖幡地斤，殿中尚书。父大那瑰，光禄大夫、第一领民酋长。天平中，金贵，赠司空公。

金性敦直，善骑射，行兵用匈奴法，望尘识马步多少，嗅地知军度远近。初为军主，与怀朔镇将杨钧送茹茹主阿那瑰还北。瑰见金射猎，深叹其工。后瑰入寇高陆，金拒击破之。正光末，破六韩拔陵构逆，金拥众属焉，陵假金王号。金度陵终败灭，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，即授第二领民酋长。稍引南出黄瓜堆，为杜洛周所破，部众分散，金与兄平二人脱身归尔朱荣。荣表金为别将，累迁都督。孝庄立，赐爵阜城县男，加宁朔将军、屯骑校尉。从破葛荣、元显，频有战功，加镇南大将军。

及尔朱兆等逆乱，高祖密怀匡复之计，金与娄昭、匡狄干等赞成大谋，仍从举义。高祖南攻邺，留金守信都，领恒、云、燕、朔、显、蔚六州大都督，委以后事，别讨李修，破之，加右光禄大夫。会高祖于邺，仍从平晋阳，追灭尔朱兆。太昌初，以金为汾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，进爵为侯。从高祖破纥豆陵于河西。天平初，迁邺，使金领步骑三万镇风陵以备西寇，军罢，还晋阳。从高祖战于沙苑，不利班师，因此东雍诸城复为西军

所据，遣金与尉景、库狄干等讨复之。元象中，周文帝复大举向河阳。高祖率众讨之，使金径往太州，为犄角之势。金到晋州，以军退不行，仍与行台薛修义共围乔山之寇。俄而高祖至，仍共讨平之，因从高祖攻下南绛、邵郡等数城。武定初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城西叛，周文帝入寇洛阳。高祖使金统刘丰、步大汗萨等步骑数万守河阳城以拒之。高祖到，仍从破密。军还，除大司马，改封石城郡公，邑一千户，转第一领民酋长。三年，高祖出军袭山胡，分为二道。以金为南道军司，由黄栌岭出。高祖自出北道，度赤峒岭，会金于乌突戍，合击破之。军还，出为冀州刺史。四年，诏金率众从乌苏道会高祖于晋州，仍从攻玉壁。军还，高祖使金总督大众，从归晋阳。

世宗嗣事，侯景据颍川降于西魏，诏遣金帅潘乐、薛孤延等固守河阳以备。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、若干宝领马步数万，欲从新城赴援侯景。金率众停广武以要之，景和等闻而退走。还为肆州刺史，仍率所部于宜阳筑杨志、百家、呼延三戍，置守备而还。侯景之走南豫，西魏仪同三司王思政入据颍川。世宗遣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丰等率众围之。复诏金督彭乐、可朱浑道元等出屯河阳，断其奔救之路。又诏金率众会攻颍川。事平，复使金率众从崕坂送米宜阳。西魏九曲戍将马绍隆据险要斗，金破之。以功别封安平县男。

显祖受禅，封咸阳郡王，刺史如故。其年冬，朝晋阳宫。金病，帝幸其宅临视，赐以医药，中使不绝。病愈还州。三年，就除太师。帝征奚贼，金从帝行。军还，帝幸肆州，与金宴射而去。四年，解州，以太师还晋阳。车驾复幸其第，六宫及诸王尽从，置酒作乐，极夜方罢。帝忻甚，诏金第二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，因谓金曰：“公元勋佐命，父子忠诚，朕当结以婚姻，永为蕃卫。”仍诏金孙武都尚义宁公主。成礼之日，帝从

皇太后幸金宅，皇后、太子及诸王等皆从，其见亲待如此。

后以茹茹为突厥所破，种落分散，虑其犯塞，惊挠边民，乃诏金率骑二万屯白道以备之。而虏帅豆婆吐久备将三千余户密欲西过，候骑还告，金勒所部追击，尽俘其众。茹茹但钵将举国西徙，金获其候骑送之，并表陈虏可击取之势。显祖于是率众与金共讨之于吐赖，获二万余户而还。进位右丞相，食齐州干，迁左丞相。

肃宗践阼，纳其孙女为皇太子妃。又诏金朝见，听步挽车至阶。世祖登极，礼遇弥重，又纳其孙女为太子妃。金长子光大将军，次子羨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出镇方岳，其余子孙皆封侯贵达。一门一皇后、二太子妃、三公主，尊宠之盛，当时莫比。金尝谓光曰：“我虽不读书，闻古来外戚梁冀等无不倾灭。女若有宠，诸贵人妒；女若无宠，天子嫌之。我家直以立勋抱忠致富贵，岂可藉女也？”辞不获免，常以为忧。天统三年薨，年八十。世祖举哀西堂，后主又举哀于晋阳宫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齐沧幽肆晋汾十二州诸军事、相国、太尉公、录尚书、朔州刺史，酋长、王如故，赠钱百万，谥曰武。子光嗣。

光，字明月，少工骑射，以武艺知名。魏末，从金西征，周文帝长史莫孝暉时在行间，光驰马射中之，因擒于阵，光时年十七。高祖嘉之，即擢为都督。世宗为世子，引为亲信都督，稍迁征虏将军，累加卫将军。武定五年，封永乐县子。尝从世宗于涇桥校猎，见一大鸟，云表飞飏，光引弓射之，正中其颈。此鸟形如车轮，旋转而下，至地，乃大雕也。世宗取而观之，深壮异焉。丞相属邢子高见而叹曰：“此射雕手也。”当时传号落雕都督。寻兼左卫将军，进爵为伯。

齐受禪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别封西安县子。天保三年，从

征出塞，光先驱破敌，多斩首虏，并获杂畜。还，除晋州刺史。东有周天柱、新安、牛头三戍，招引亡叛，屡为寇窃。七年，光率步骑五千袭破之，又大破周仪同王敬俊等，获口五百余人，杂畜千余头而还。九年，又率众取周绛川、白马、浍交、翼城等四戍。除朔州刺史。十年，除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月，率骑一万讨周开府曹回公，斩之。柏谷城主仪同薛禹生弃城奔遁，遂取文侯镇，立戍置栅而还。乾明元年，除并州刺史。皇建元年，进爵巨鹿郡公。时乐陵王百年为皇太子，肃宗以光世载醇谨，兼著勋王室，纳其长女为太子妃。大宁元年，除尚书右仆射，食中山郡干。二年，除太子太保。河清二年四月，光率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轹关西，仍筑长城二百里，置十三戍。三年正月，周遣将达奚成兴等来寇平阳，诏光率步骑三万御之，兴等闻而退走。光逐北，遂入其境，获二千余口而还。其年三月，迁司徒。四月，率骑北讨突厥，获马千余匹。是年冬，周武帝遣其柱国大司马尉迟迥、齐国公宇文宪，柱国庸国公可叱雄等，众称十万，寇洛阳。光率骑五万驰往赴击，战于邙山，迥等大败。光亲射雄，杀之，斩捕首虏三千余级，迥、宪仅而获免，尽收其甲兵辎重，仍以死者积为京观。世祖幸洛阳，策勋班赏，迁太尉，又封冠军县公。先是世祖命纳光第二女为太子妃，天统元年，拜为皇后。其年，光转大将军。三年六月，父丧去官，其月，诏起光及其弟羨并复前任。秋，除太保，袭爵咸阳王，并袭第一领民酋长，别封武德郡公，徙食赵州干，迁太傅。

十二月，周遣将围洛阳，壅绝粮道。武平元年正月，诏光率步骑三万讨之。军次定陇，周将张掖公宇文桀、中州刺史梁士彦、开府司水大夫梁景兴等又屯鹿卢交道，光擐甲执锐，身先士卒，锋刃才交，桀众大溃，斩首二千余级。直到宜阳，与

周齐国公宇文宪、申国公宇文弼、显敬相对十旬。光置筑统关、丰化二城，以通宜阳之路。军还，行次安邨，宪等众号五万，仍躡军后，光从骑击之，宪众大溃，虏其开府宇文英、都督越勤世良、韩延等，又斩首三百余级。宪仍令桀及其大将军中部公梁洛都与景兴、士彦等步骑三万于鹿卢交塞断要路。光与韩贵孙、呼延族、王显等合击，大破之，斩景兴，获马千匹。诏加右丞相、并州刺史。其冬，光又率步骑五万于玉壁筑华谷、龙门二城，与宪、显敬等相持，宪等不敢动。光乃进围定阳，仍筑南汾城。置州以逼之，夷夏万余户并来内附。

二年，率众筑平陇、卫壁、统戎等镇戍十有三所。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、柱国韦孝宽等步骑万余，来逼平陇，与光战于汾水之北，光大破之，俘斩千计。又封中山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军还，诏复令率步骑五万出平阳道，攻姚襄、白亭城戍，皆克之，获其城主议同、大都督等九人，捕虏数千人。又别封长乐郡公。是月，周遣其柱国纥干广略围宜阳。光率步骑五万赴之，大战于城下，乃取周建安等四戍，捕虏千余人而还。军未至邨，敕令便放兵散。光以为军人多有勋功，未得慰劳，若即便散，恩泽不施，乃密通表请使宣旨，军仍且进。朝廷发使迟留，军还，将至紫陌，光仍驻营待使。帝闻光军营已逼，心甚恶之，急令舍人追光入见，然后宣劳散兵。拜光左丞相，又别封清河郡公。

光入，常在朝堂垂帘而坐。祖珽不知，乘马过其前。光怒，谓人曰：“此人乃敢尔！”后珽在内省，言声高慢，光适过，闻之，又怒。珽知光忿，而赂光从奴而问之曰：“相王瞋孝征耶？”曰：“自公用事，相王每夜抱膝叹曰：‘盲人入，国必破矣！’”穆提婆求娶光庶女，不许。帝赐提婆晋阳之田，光言于朝曰：“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，饲马数千匹，以拟寇难，

今赐提婆，无乃阙军务也？”由是祖、穆积怨。

周将军韦孝宽忌光英勇，乃作谣言，令间谍漏其文于邺，曰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”，又曰“高山不推自崩，榭树不扶自竖”。祖珽因续之曰：“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，饶舌老母不得语。”令小儿歌之于路。提婆闻之，以告其母令萱。萱以饶舌斥己也，盲老公谓珽也，遂相与协谋，以谣言启帝曰：“斛律累世大将，明月声震关西，丰乐威行突厥，女为皇后，男尚公主，谣言甚可畏也。”帝以问韩长鸾，鸾以为不可，事寝。祖珽又见帝请问，唯何洪珍在侧。帝曰：“前得公启，即欲施行，长鸾以为无此理。”珽未对，洪珍进曰：“若本无意则可，既有此意而不决行，万一泄露如何？”帝曰：“洪珍言是也。”犹豫未决。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：“光前西讨还，敕令放兵散，光令军逼帝京，将行不轨，事不果而止。家藏弩甲，奴僮千数，每遣使丰乐、武都处，阴谋往来。若不早图，恐事不可测。”启云“军逼帝京”，会帝前所疑意，谓何洪珍云：“人心亦大圣，我前疑其欲反，果然。”帝性至怯懦，恐即变发，令洪珍驰召祖珽告之。又恐追光不从命。珽因云：“正尔召之，恐疑不肯入。宜遣使赐其一骏马，语云‘明日将往东山游观，王可乘此马同行’，光必来奉谢，因引入执之。”帝如其言。顷之，光至，引入凉风堂，刘桃枝自后拉而杀之，时年五十八。于是下诏称光谋反，今已伏法，其余家口并不须问。寻而发诏，尽灭其族。

光性少言刚急，严于御下，治兵督众，唯仗威刑。版筑之役，鞭挞人士，颇称其暴。自结发从戎，未尝失律，深为邻敌所畏惧。罪既不彰，一旦屠灭，朝野痛惜之。周武帝闻光死，大喜，赦其境内。后入邺，追赠上柱国、崇国公。指诏书曰：“此人若在，朕岂能至邺！”

光有四子。长子武都，历位特进、太子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兖二州刺史。所在并无政绩，唯事聚敛，侵渔百姓。光死，遣使于州斩之。次须达，中护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先光卒。次世雄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次恒伽，假仪同三司。并赐死。光小子钟，年数岁，获免。周朝袭封崇国公。隋开皇中卒于骠骑将军。

羨，字丰乐，少有机警，尤善射艺，高祖见而称之。世宗擢为开府参军事。迁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加安西将军，进封大夏县子，除通州刺史。显祖受礼，进号征西，别封显亲县伯。河清三年，转使持节，都督幽、安、平、南、北营、东燕六州诸军事，幽州刺史。其年秋，突厥众十余万来寇州境，羨总率诸将御之。突厥望见军威甚整，遂不敢战，即遣使求款。虑其有诈，且喻之曰：“尔辈此行，本非朝贡，见机始变，未是宿心。若有实诚，宜速归巢穴，别遣使来。”于是退走。天统元年夏五月，突厥木汗遣使请朝献，羨始以闻，自是朝贡岁时不绝，羨有力焉。诏加行台仆射。羨以北虏屡犯边，须备不虞，自库堆戍东拒于海，随山屈曲二千余里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，或斩山筑城，或断谷起障，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。又导高粱水北合易京，东会于潞，因以灌田。边储岁积，转漕用省，公私获利焉。其年六月，丁父忧去官，与兄光并被起复任，还镇燕蓟。三年，加位特进。四年，迁行台尚书令，别封高城县侯。武平元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。时光子武都为兖州刺史。羨历事数帝，以谨直见推，虽极荣宠，不自矜尚，至是以合门贵盛，深以为忧。乃上书推让，乞解所职，优诏不许。其年秋，进爵荆山郡王。

三年七月，光诛，敕使中领军贺拔伏恩等十余人驿捕之。遣领军大将军鲜于桃枝、洛州行台仆射独孤永业便发定州骑卒

续进，仍以永业代羨。伏恩等既至，门者白使人衷甲马汗，宜闭城门。羨曰：“敕使岂可疑拒？”出见之，伏恩把手，遂执之，死于长史厅事。临终叹曰：“富贵如此，女为皇后，公主满家，常使三百兵，何得不败！”及其五子世达、世迁、世辨、世酋、伏护，余年十五已下者宥之。羨未诛前，忽令其在州诸子自伏护以下五六人，锁颈乘驴出城，合家皆泣送之至门，日晚而归。吏民莫不惊异。行燕郡守马嗣明，医术之士，为羨所钦爱，乃窃问之，答曰：“须有禳厌。”数日而有此变。

羨及光并少工骑射，其父每日令其出畋，还即较所获禽兽。光所获或少，必丽龟达腋。羨虽获多，非要害之所。光常蒙赏，羨或被捶撻。人问其故，金答云：“明月必背上着箭，丰乐随处即下手，其数虽多，去兄远矣。”闻者咸服其言。

金兄平，便弓马，有干用。魏景明中，释褐殿中将军，迁襄威将军。正光末，六镇扰乱，隶大将军尉宾北讨。军败，为贼所虏。后走奔其弟金于云州，进号龙骧将军。与金拥众南出，至黄瓜堆，为杜洛周所破，部落离散。及归尔朱荣，待之甚厚，以平袭父爵第一领民酋长。高祖起义，以都督从。稍迁平北将军、显州刺史，加镇南将军，封固安县伯。寻进为侯，行肆州刺史。周文帝遣其右将军李小光据梁州，平以偏师讨擒之。出为燕州刺史。入兼左卫将军，领众一万讨北徐贼，破之，除济州刺史。侯景度江，诏平为大都督，率青州刺史敬显俊、左卫将军匡狄伏连等略定寿阳、宿预三十余城。事罢还州，加开府，进位骠骑大将军，进爵为公。显祖受禅，别封羨阳侯。行兖州刺史，以黷货除名。后除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即位，拜特进，食沧州乐陵郡干。皇建初，封定阳郡公，拜护军。后为青州刺史，卒。赠太尉。

史臣曰：斛律金以高祖拨乱之始，翼成王业，忠款之至，

成此大功，故能终享遐年，位高百辟。观其盈满之戒，动之微也，才及后嗣，遂至诛夷，虽为威权之重，盖符道家所忌。光以上将之子，有沈毅之姿，战术兵权，暗同韬略，临敌制胜，变化无方。自关、河分隔，年将四纪。以高祖霸王之期，属宇文草创之日，出军薄伐，屡挫兵锋。而大宁以还，东邻浸弱，关西前收巴蜀，又殄江陵，叶建瓴而用武，成并吞之壮气。斛律治军誓众，式遏边鄙，战则前无完阵，攻则罕有全城，齐氏必致拘原之师，秦人无复启关之策。而世乱才胜，诈以震主之威；主暗时艰，自毁藩篱之固。昔李牧之为赵将也，北翦胡寇，西却秦军，郭开譖之，牧死赵灭。其议诛光者，岂秦之反间欤，何同术而同亡也！内令诸将解体，外为强邻报仇。呜呼！后之君子，可为深戒。

赞曰：赳赳咸阳，邦家之光。明月忠壮，仍世将相。声振关右，势高时望。迫此威名，易兴谗谤。始自工言，终斯交丧。

列传第十

孙腾 高隆之 司马子如

孙腾，字龙雀，咸阳石安人也。祖通，仕沮渠氏为中书舍人，沮渠灭，入魏，因居北边。及腾贵，魏朝赠通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雍华岐幽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，赠腾父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尚书令、冀州刺史。

腾少而质直，明解吏事。魏正光中，北方扰乱，腾间关危险，得达秀容。属尔朱荣建义，腾随荣入洛，例除冗从仆射。寻为高祖都督府长史，从高祖东征邢杲。师次齐城，有抚宜镇军人谋逆，将害督帅。腾知之，密启高祖。俄顷事发，高祖以有备，擒破之。高祖之为晋州，腾为长史，加后将军，封石安县伯。高祖自晋阳出滏口，行至襄垣，尔朱兆率众追。高祖与兆宴饮于水湄，誓为兄弟，各还本营。明旦，兆复招高祖，高祖欲安其意，将赴之，临上马，腾牵衣止之。兆乃隔水肆骂，驰还晋阳。高祖遂东。及起义信都，腾以诚款，常预谋策。腾以朝廷隔绝，号令无所归，不权有所立，则众将沮散，苦请于高祖。高祖从之，遂立中兴主。除侍中，寻加使持节、六州流民大都督、北道大行台。高祖进军于邺，初留段荣守信都，寻遣荣镇中山，仍令腾居守。及平邺，授相州刺史，改封咸阳郡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，入为侍中。时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，腾欲尚之，公主不许。侍中封隆之无妇，公主欲之，

腾妒隆之，遂相间构。高祖启免腾官，请除外任，俄而复之。

腾以高祖腹心，入居门下，与斛斯椿同掌机密。椿既生异端，渐至乖谬。腾深见猜忌，虑祸及己，遂潜将十余骑驰赴晋阳。高祖入讨斛斯椿，留腾行并州事，又使腾为冀相殷定沧瀛幽安八州行台仆射、行冀州事，复行相州事。天平初，入为尚书左仆射，内外之事，腾咸知之，兼司空、尚书令。时西魏遣将寇南兖，诏腾为南道行台，率诸将讨之。腾性赧怯，无威略，失利而还。又除司徒。初北境乱离，亡一女，及贵，远加推访，终不得，疑其为人婢贱。及为司徒，奴婢诉良者，不研虚实，率皆免之，愿免千人，冀得其女。时高祖入朝，左右有言之者，高祖大怒，解其司徒。武定中，使于青州，括浮逃户口，迁太保。初，博陵崔孝芬取贫家子贾氏以为养女，孝芬死，其妻元更适郑伯猷，携贾于郑氏。贾有姿色，腾纳之，始以为妾。其妻袁氏死，腾以贾有子，正以为妻，诏封丹阳郡君，复请以袁氏爵回授其女。违礼肆情，多此类也。

腾早依附高祖，契阔艰危，勤力恭谨，深见信待。及高祖置之魏朝，寄以心腹，遂志气骄盈，与夺由己，求纳财贿，不知纪极。生官死赠，非货不行，餽藏银器，盗为家物，亲狎小人，专为聚敛。在邺与高岳、高隆之、司马子如号为四贵，非法专恣，腾为甚焉。高祖屡加谴让，终不悛改，朝野深非笑之。武定六年四月薨，时年六十八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等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、太师、开府、录尚书事，谥曰文。天保初，以腾佐命，诏祭告其墓。皇建中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子凤珍嗣。凤珍庸常，武平中，卒于开府仪同三司。

高隆之，字延兴，本姓徐氏，云出自高平金乡。父干，魏白水郡守，为姑婿高氏所养，因从其姓。隆之贵，魏朝赠司徒公、雍州刺史。隆之后有参议之功，高祖命为从弟，仍云渤海

蓇人。

隆之身長八尺，美須鬣，深沉有志氣。魏汝南王悅為司州牧，以為戶曹從事。建義初，釋褐員外散騎常侍，與行台于暉出討羊侃于太山，暉引隆之為行台郎中，又除給事中。與高祖深自結托。高祖之臨晉州，引為治中，行平陽郡事。從高祖起義山東，以為大行台右丞。魏中興初，除御史中尉，領尚食典御。從高祖平邺，行相州事。從破四胡于韓陵，太昌初，除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，文帝坐以黜免。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，乃啟出為北道行台，轉并州刺史，封平原郡公，邑一千七戶。隆之請減戶七百，並求降己四階讓兄騰，並加優詔許之，仍以騰為滄州刺史。高祖之討斛斯椿，以隆之為大行台尚書。及大司馬、清河王亶承制，拜隆之侍中、尚書右仆射，領御史中尉。廣費人工，大營寺塔，為高祖所責。

天平初，丁母艱解任，尋詔起為并州刺史，入為尚書右仆射。時初給民田，貴勢皆占良美，貧弱咸受瘠薄。隆之啟高祖，悉更反易，乃得均平。又領營構大將軍，京邑製造，莫不由之。增築南城，周回二十五里。以漳水近于帝城，起長堤以防泛溢之患。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，造治水碾碓，并有利于時。魏自孝昌已后，天下多難，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，雖無兵事，皆立佐僚，所在頗為煩擾。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，見有兵馬者，悉皆斷之。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，隆之自表解侍中，並陳諸假侍中服用者，請亦罷之。詔皆如表。自軍國多事，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，隆之奏請檢括，獲五萬餘人，而群小喧囂，隆之懼而止。詔監起居事，進位司徒公。

武定中，為河北括戶大使。追還，授領軍將軍、錄尚書事，尋兼侍中。續出行青州事。追還，拜太子太師、兼尚書左仆射、吏部尚書，遷太保。時世宗作宰，風俗肅清，隆之時有受納，

世宗于尚书省大加责辱。齐受禅，进爵为王。寻以本官录尚书事，领大宗正卿，监国史。隆之性小巧，至于公家羽仪、百戏、服制时有改易，不循典故，时论非之。于射棚上立三像人为壮勇之势。显祖曾至东山，因射，谓隆之曰：“射棚上可作猛兽，以存古义，何为置人？终日射人，朕所不取。”隆之无以对。

初，世宗委任兼右仆射崔暹、黄门郎崔季舒等，及世宗崩，隆之启显祖并欲害之，不许。显祖以隆之旧齿，委以政事，季舒等仍以前隙，乃谮云：“隆之每见诉讼者，辄加哀矜之意，以示非己能裁。”显祖以其受任既重，知有冤状，便宜申涤，何得委过要名，非大臣义。天保五年，禁止尚书省。隆之曾与元昶宴饮，酒酣，语昶曰：“与王交游，当生死不相背。”人有密言之者。又帝未登庸之日，隆之意常侮帝。帝将受魏禅，大臣咸言未可，隆之又在其中。帝深衔之。因此，遂大发怒，令壮士筑百余下。放出，渴将饮水，人止之，隆之曰：“今日何在！”遂饮之。因从驾，死于路中，年六十一。赠冀定瀛沧幽五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尉、太保、冀州刺史、阳夏王。竟不得谥。

隆之虽不涉学，而钦尚文雅，缙绅名流，必存礼接。寡姊为尼，事之如母，训督诸子，必先文义。世甚以此称之。显祖末年，既多猜害，追忿隆之，诛其子德枢等十余人，并投漳水。又发隆之冢，出其尸，葬已积年，其貌不改，斩截骸骨，亦弃于漳流，遂绝嗣。乾明中，诏其兄子子远为隆之后，袭爵阳夏王，还其财产。初，隆之见信高祖，性多阴毒，睚眦之忿，无不报焉。仪同三司崔孝芬以结婚姻不果，太府卿任集同知营构，颇相乖异，瀛州刺史元晏请托不遂，前后构成其罪，并诛害之。终至家门殄灭，论者谓有报应焉。

司马子如，字遵业，河内温人也。八世祖模，晋司空、南

阳王。模世子保，晋乱出奔凉州，因家焉。魏平姑臧，徙居于云中，其自序云尔。父兴龙，魏鲁阳太守。

子如少机警，有口辩。好交游豪杰，与高祖相结托，分义甚深。孝昌中，北州沦陷，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，为尔朱荣所礼遇，假以中军。荣之向洛也，以子如为司马、持节、假平南将军，监前军。次高都，荣以建兴险阻，往来冲要，有后顾之忧，以子如行建兴太守、当郡都督。永安初，封平遥县子，邑三百户，仍为大行台郎中。荣以子如明辩，能说时事，数遣奉使诣阙，多称旨，孝庄亦接待焉。葛荣之乱，相州孤危，荣遣子如间行入邺，助加防守。葛荣平，进爵为侯。元颢入洛，人情离阻，以子如曾守邺城，颇有恩信，乃令行相州事。颢平，征为金紫光禄大夫。

尔朱荣之诛，子如知有变，自宫内突出，至荣宅，弃家随荣妻子与尔朱世隆等走出京城。世隆便欲还北，子如曰：“事贵应机，兵不厌诈，天下恟恟，唯强是视，于此际会，不可以弱示人。若必走北，即恐变故随起，不如分兵守河桥，回军向京，出其不意，或可离溃。假不如意，犹足示有余力，使天下观听，惧我威强。”于是世隆还逼京城。魏长广王立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前废帝以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阳平郡公，邑一千七百户。固让仪同不受。高祖起义信都，世隆等知子如与高祖有旧，疑虑，出为南岐州刺史。子如愤恨，泣涕自陈，而不获免。高祖入洛，子如遣使启贺，仍叙平生旧恩。寻追赴京，以为大行台尚书，朝夕左右，参知军国。天平初，除左仆射，与侍中高岳、侍中孙腾、右仆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，甚见信重。高祖镇晋阳，子如时往谒见，待之甚厚，并坐同食，从旦达暮，及其当还，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赉遗，率以为常。

子如性既豪爽，兼恃旧恩，簿领之务，与夺任情，公然受

纳，无所顾惮。兴和中，以为北道行台，巡检诸州，守令已下，委其黜陟。子如至定州，斩深泽县令；至冀州，斩东光县令。皆稽留时漏，致之极刑。若言有进退，少不合意，便令武士顿曳，白刃临项。士庶惶惧，不知所为。转尚书令。子如义旗之始，身不参预，直以高祖故旧，遂当委重，意气甚高，聚敛不息。时世宗入辅朝政，内稍嫌之，寻以赃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，禁止于尚书省。诏免其大罪，削官爵。未几，起行冀州事。子如能自厉改，甚有声誉，发摘奸伪，僚吏畏伏之。转行并州事。诏复官爵，别封野王县男，邑二百户。

齐受禅，以有翼赞之功，别封须昌县公，寻除司空。子如性滑稽，不治检裁，言戏秽褻，识者非之。而事姊有礼，抚诸兄子慈笃，当时名士并加钦爱，世以此称之。然素无鲠正，不能平心处物。世宗时，中尉崔暹、黄门郎崔季舒俱被任用。世宗崩，暹等赴晋阳。子如乃启显祖，言其罪恶，仍劝诛之。其后子如以马度关，为有司所奏。显祖引子如数让之曰：“崔暹、季舒事朕先世，有何大罪，卿令我杀之？”因此免官。久之，犹以先帝之旧，拜太尉。寻以疾薨，时年六十四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瀛沧怀五州诸军事、太师、太尉、怀州刺史，赠物一千段，谥曰文明。

子消难嗣。尚高祖女，以主婿、贵公子，频历中书、黄门郎、光禄少卿。出为北豫州刺史，镇武牢。消难博涉史传，有风神，然不能廉洁，在州为御史所劾。又于公主情好不睦，公主谮诉之，惧罪，遂招延邻敌，走关西。

子如兄纂，先卒，子如贵，赠岳州刺史。纂长子世云，轻险无行，累迁卫将军、颍州刺史。世云本无勋业，直以子如故，频历州郡。恃叔之势，所在聚敛，仍肆奸秽。将见推治，内怀惊惧，侯景反，遂举州从之。时世云母弟在邺，便倾心附景，

无复顾望。诸将围景于颍川，世云临城遥对诸将，言甚不逊。世宗犹以子如恩旧，免其诸弟死罪，徙于北边。侯景于涡阳败后，世云复有异志，为景所杀。

世云弟膺之，字仲庆。少好学，美风仪。天平中，子如贵盛，膺之自尚书郎历中书、黄门郎。子如别封须昌县公，回授膺之。膺之家富于财，厚自封殖。王元景、邢子才之流以夙素重之。以其疏简傲物，竟天保世，沦滞不齿。乾明中，王晞白肃宗，除卫尉少卿。河清末，光禄大夫。患泄利，积年不起，至武平中，犹不堪朝谒，就家拜仪同三司。好读《太玄经》，注扬雄《蜀都赋》。每云：“我欲与扬子云周旋。”齐亡岁，以利疾终，时年七十一。

膺之弟子瑞，天保中为定州长史，迁吏部郎中。举清勤平约。迁司徒左长史，兼廷尉卿，以平直称。乾明初，领御史中丞，正色举察，为朝廷所许。以疾去职，就拜祠部尚书。卒，赠瀛州刺史，谥曰文节。

子瑞弟幼之，清贞有素行，少历显位。隋开皇中，卒于眉州刺史。子瑞妻，令萱之妹，及令萱得宠于后主，重赠子瑞怀州刺史，诸子亦并居显职。同游，武平末给事黄门侍郎。同回，太府卿。同宪，通直常侍。然同游终为嘉吏，隋开皇中尚书民部侍郎，卒于遂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，霸图攸属，治兵训旅，遥制朝权，京台机务，委寄深远。孙腾等俱不能清贞守道，以治乱为怀，厚敛货财，填彼溪壑。昔萧何之镇关中，荀彧之居许下，不亦异于是乎！赖世宗入辅，责以骄纵，厚遇崔暹，奋其霜简，不然则君子属厌，岂易间焉。孙腾牵裾之诚，有足称美。隆之劳其志力，经始邺京，又并是潜德僚寀，早申任遇，崇其名器，未失朝序。子如徒以少相亲重，情深昵狎，义非草昧，

恩结宠私，勋德莫闻，坐致台辅。犹子之爱，训以义方，膺之风素可重，幼之清简自立，有足称也。

赞曰：闾、散胥附，萧、曹扶翼。齐运勃兴，孙、高陈力。黷货无厌，多惭袞职。司马滑稽，巧言令色。

列传第十一

贺拔允 蔡俊 韩贤 尉长命 王怀 刘贵 任延敬
莫多娄贷文 高市贵 庠狄回洛 庠狄盛 薛孤延
张保洛 侯莫陈相

贺拔允，字可泥，神武尖山人也。祖尔头，父度拔，俱见魏史。允便弓马，颇有胆略，与弟岳杀贼帅卫可肱，仍奔魏。广阳王元深上允为积射将军，持节防滏口。深败，归尔朱荣。允父子兄弟并以武艺知名，荣素闻之。见允，待之甚厚。建义初，除征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封寿阳县侯，邑七百户。永安中，除征北将军、蔚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魏长广王立，改封燕郡公，兼侍中。使茹茹，还至晋阳，值高祖将出山东，允素知高祖非常人，早自结托。高祖以其北士之望，尤亲礼之。遂与允出信都，参定大策。魏中兴初，转司徒，领尚书令。高祖入洛，进爵为王，转太尉，加侍中。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，以允弟岳深相委托，潜使来往。当时咸虑允为变。及岳死，武帝又委岳弟胜心腹之寄。高祖重其旧，久全护之。天平元年乃赐死，时年四十八，高祖亲临哭。赠定州刺史、五州军事。

允有三子，长子世文，次世乐，次难陀。兴和末，高祖并召与诸子同学。武定中，敕居定州，赐其田宅。

蔡俊，字景彦，广宁石门人也。父普，北方扰乱，奔走五原，守战有功。拜宁朔将军，封安上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寻卒，赠辅国将军、燕州刺史。

俊豪爽有胆气，高祖微时，深相亲附。与辽西段长、太原

庞苍鹰俱有先知之鉴。长为魏怀朔镇将，尝见高祖，甚异之，谓高祖云：“君有康世之才，终不徒然也，请以子孙为托。”兴和中，启赠司空公。子宁，相府从事中郎，天保初，兼南中郎将。苍鹰交游豪侠，厚待宾旅，居于州城。高祖客其舍，初居处于蜗牛庐中，苍鹰母数见庐上赤气属天。苍鹰亦知高祖有霸王之量，每私加敬，割其宅半以奉高祖，由此遂蒙亲识。高祖之牧晋州，引为兼治中从事史，行义宁郡事。及义旗建，苍鹰乃弃家间行归高祖，高祖以为兼行台仓部郎中。卒于安州刺史。

俊初为杜洛周所虏，时高祖亦在洛周军中，高祖谋诛洛周，俊预其计。事泄，走奔葛荣，仍背葛归尔朱荣。荣入洛，为平远将军、帐内别将。从破葛荣，除谏议大夫。又从平元颢，封乌洛县男。随高祖举义，为都督。高祖平邺，及破四胡于韩陵，俊并有战功。太昌中，出为济州刺史，为治严暴，又多受纳，然亦明解有部分，吏民畏服之。性好宾客，颇称施与。后胡迁等据兖州作逆，俊与齐州刺史尉景讨平之。

魏武帝贰于高祖，以济州要重，欲令腹心据之。阴诏御史构俊罪状，欲以汝阳王代俊，由是转行兖州事。高祖以俊非罪，启复其任。武帝不许，除贾显智为刺史，率众赴州。俊以防守严备，显智惮之，至东郡，不敢前。

天平中，为都督，随领军娄昭攻樊子鹄于兖州，又与行台元子思讨元庆和，俱平之。侯深反，复以俊为大都督，率众讨之，深败走。又转扬州刺史。天平三年秋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二。赠持节、侍中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、尚书令、司空公，谥曰威武。齐受禅，诏祭告其墓。皇建初，配享高祖庙庭。

韩贤，字普贤，广宁石门人也。壮健有武用。初随葛荣作逆，荣破，随例至并州，尔朱荣擢充左右。荣妻子北走，世隆

等立魏长广王晔为主，除贤镇远将军、屯骑校尉。先是，世隆等攻建州及石城，贤并有战功。尔朱度律用为帐内都督，封汾阳县伯，邑四百户。普泰初，除前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属高祖起义，度律以贤素为高祖所知，恐其有变，遣使征之。贤不愿应召，乃密遣群蛮，多举烽火，有如寇难将至。使者遂为启，得停。贤仍潜遣使人通诚于高祖。高祖入洛，尔朱官爵例皆削除，以贤远送诚款，令其复旧。太昌初，累迁中军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出为建州刺史。武帝西入，转行荆州事。

天平初，为洛州刺史。民韩木兰等率土民作逆，贤击破之，亲自按检，欲收甲仗。有一贼窘迫，藏于死尸之间，见贤将至，忽起斫之，断其胫而卒。贤虽武将，性和直，不甚贪暴，所历虽无善政，不为吏民所苦。昔汉明帝时，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，因立白马寺，其经函传在此寺，形制淳朴，世以为古物，历代藏宝。贤无故斫破之，未几而死，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。赠侍中、持节、定营安平四州军事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空公、定州刺史。子裔嗣。

尉长命，太安狄那人也。父显，魏镇远将军、代郡太守。长命性和厚，有器识。扶阳之乱，寄居太原。及高祖将建大义，长命参计策，从高祖破四胡于韩陵，拜安南将军。樊子鹄据兖州反，除东南道大都督，与诸军讨平之。转镇范阳城，就拜幽州刺史，督安、平二州事。州居北垂，土荒民散，长命虽多聚敛，然以恩抚民，少得安集。寻以疾去职。未几，复征拜车骑大将军、都督西燕幽沧瀛四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。卒于州。赠以本官，加司空，谥曰武壮。

子兴敬，便弓马，有武艺，高祖引为帐内都督。出为常山公府参军事，赐爵集中县伯。晋州民李小兴群聚为贼，兴敬随司空韩轨讨平之，进爵为侯。高祖攻周文帝于邙山，兴敬因战

为流矢所中，卒。赠泾、岐、豳三州军事，爵为公，谥曰闵庄。高祖哀惜之，亲临吊，赐其妻子禄如兴敬存焉。子士林嗣。

王怀，字怀周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少好弓马，颇有气尚，值北边丧乱，早从戎旅。韩楼反于幽州，怀知其无成，阴结所亲，以中兴初叛楼归魏，拜征虏将军、第一领民酋长、武周县侯。高祖东出，怀率其部人三千余家，随高祖于冀州。义旗建，高祖以为大都督，从讨尔朱兆于广阿，破之，除安北将军、蔚州刺史。又随高祖攻邺，克之，从破四胡于韩陵，进爵为侯。仍从入洛，拜车骑将军，改封卢乡县侯。天平中，除使持节、广州军事。梁遣将湛僧珍、杨暕来寇，怀与行台元晏击项城，拔之，擒暕。又从高祖袭克西夏州。还，为大都督，镇下馆，除仪同三司。元象初，为大都督，与诸将西讨，遇疾卒于建州。赠定幽恒肆四州诸军事、刺史、司徒公、尚书仆射。怀以武艺勋诚为高祖所知，志力未申，论者惜其不遂。皇建初，配飨高祖庙庭。

刘贵，秀容阳曲人也。父乾，魏世赠前将军、肆州刺史。贵刚格有气断，历尔朱荣府骑兵参军。建义初，以预定策勋，封敷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除左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寻进为公。荣性猛急，贵尤严峻，每见任使，多愜荣心，遂被信遇，位望日重，加抚军将军。永安三年，除凉州刺史。建明初，尔朱世隆专擅，以贵为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、兼左仆射、西道行台，使抗孝庄行台元显恭于正平。贵破显恭，擒之，并大都督裴俊等，复除晋州刺史。普泰初，转行汾州事。高祖起义，贵弃城归高祖于邺。太昌初，以本官除肆州刺史，转行建州事。天平初，除陕州刺史。四年，除御史中尉、肆州大中正。其年，加行台仆射，与侯景、高昂等讨独孤如愿于洛阳。

贵凡所经历，莫不肆其威酷。修营城郭，督责切峻，非理

杀害，视下如草芥。然以严断济务，有益机速。性峭直，攻讦无所回避，故见赏于时。虽非佐命元功，然与高祖布衣之旧，特见亲重。兴和元年十一月卒。赠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、太保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忠武。齐受禅，诏祭告其墓。皇建中，配享高祖庙庭。长子元孙，员外郎、肆州中正，早卒。赠肆州刺史。次子洪徽嗣。武平末，假仪同三司，奏门下事。

任延敬，广宁人也。伯父桃，太和初为云中军将，延敬随之，因家焉。延敬少和厚，有器度。初从葛荣为贼，荣署为王，甚见委任。荣败，延敬拥所部先降，拜镇远将军、广宁太守，赐爵西河县公。后随高祖建义，中兴初，累迁光禄大夫。太昌初，累转尚书左仆射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。延敬位望既重，能以宽和接物，人士称之。及斛斯椿衅发，延敬弃家北走，至河北郡，因率土民据之，以待高祖。

魏武帝入关，荆蛮不顺，以延敬为持节南道大都督，讨平之。天平初，复拜侍中。时范阳人卢仲延率河北流人反于阳夏，西兖州民田龙聚众应之，以延敬为大都督、东道军司，率都督元整、叱列陀等讨之。寻为行台仆射，除徐州刺史。时梁遣元庆和及其诸将寇边，延敬破梁仁州刺史黄道始于北济阴，又破梁俊于单父，俘斩万人。又拜侍中。在州大有受纳。然为政不残，礼敬人士，不为民所疾苦。

颍州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据城降西魏，复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尧雄等讨之。西魏遣其将怡锋率众来援，延敬等与战失利，收还北豫，仍与行台侯景、司徒高昂等相会，共攻颍川，拔之。元象元年秋，卒于邺，时年四十五。赠使持节、太保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都督冀定瀛幽安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。子胄嗣。

胄轻侠，颇敏惠。少在高祖左右，天平中，擢为东郡太守。

家本丰财，又多聚敛，动极豪华，宾客往来，将迎至厚。寻以脏污为有司所劾，高祖舍之。及解郡，高祖以为都督。兴和末，高祖攻玉壁还，以晋州西南重要，留清河公岳为行台镇守，以胄隶之。胄饮酒游纵，不勤防守，高祖责之。胄惧，遂潜遣使送款于周。为人纠列，穷治未得其实，高祖特免之，谓胄曰：“我推诚于物，谓卿必无此理。且黑獭降人，首尾相继，卿之虚实，于后何患不知。”胄内不自安。是时，仪同尔朱文畅及参军房子远、郑仲礼等并险薄无赖，胄厚与交结，乃阴谋杀逆。武定三年正月十五日，因高祖夜戏，谋将窃发。有人告之，令捕穷治，事皆得实。胄及子弟并诛。

莫多娄贷文，太安狄那人也。骁果有胆气。从高祖举义。中兴初，除伏波将军、武贲中郎将、虞候大都督。从击尔朱兆于广阿，有功，加前将军，封石城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又从破四胡于韩陵，进爵为侯。从平尔朱兆于赤畿岭。兆穷迫自经，贷文获其尸。迁左厢大都督。斛斯椿等衅起，魏武帝遣贾显智据守石济。高祖令贷文率精锐三万，与奚泰等于定州相会，同趣石济，击走显智。天平中，除晋州刺史。汾州胡贼为寇窃，高祖亲讨焉，以贷文为先锋，每有战功。还，赉奴婢三十人、牛马各五十匹、布一千匹，仍为汾、陕、东雍、晋、泰五州大都督。后与太保尉景攻东雍、南汾二州，克之。元象初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、南道大都督，与行台侯景攻独孤如愿于金墉城。周文帝军出函谷，景与高昂议整旅厉卒，以待其至。贷文请率所部，击其前锋，景等固不许。贷文性勇而专，不肯受命，以轻骑一千军前斥候，西过瀍涧，遇周军，战没。赠并肆恒云朔五州军事、并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、司徒公。

子敬显，强直勤干，少以武力见知。恒从斛律光征讨，数有战功。光每命敬显前驱，安置营垒，夜中巡察，或达旦不睡。

临敌置陈，亦令敬显部分将士，造次之间，行伍整肃。深为光所重。位至领军将军，恒检校虞候事。武平中，车驾幸晋阳，每令敬显督留台兵马，纠察盗贼，京师肃然。七年，从后主平阳，败归并州，与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称尊号。安德败，文武群官皆投周军，唯敬显走还邺。授司徒。周武帝平邺城之明日，执敬显，斩于阊阖门外，责其不留晋阳也。

高市贵，善无人也。少有武用。孝昌初，恒州内部敕勒刘仑等聚众反，市贵为都督，率众讨仑，一战破之。累迁抚军将军、谏议大夫。及尔朱荣立魏庄帝，高贵预翼戴之勋，迁卫将军、光禄大夫、秀容大都督、第一领民酋长，赐爵上洛县伯。尔朱荣击葛荣于滏口，以市贵为前锋都督。荣平，除使持节、汾州刺史，寻为晋州刺史。纥豆陵步藩之侵乱并州也，高祖破之，市贵亦从行有功，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常山郡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高祖起义，市贵预其谋。及樊子鹄据州反，随大都督娄昭讨之。子鹄平，除西兖州刺史，不之州。天平初，复除晋州刺史。高祖寻以洪峒要险，遣市贵镇之。高祖沙苑失利，晋州行事封祖业弃城而还，州民柴览聚众作逆。高祖命市贵讨览，览奔柴壁，市贵破斩之。是时，东雍、南汾二州境多群贼，聚为盗，因市贵平览，皆散归复业。后秀容人五千户叛应山胡，复以市贵为行台，统诸军讨平之。元象中，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。重除晋州刺史、西道军司，率众击怀州逆贼潘集。未至，遇疾道卒。赠并汾怀建东雍五州军事、太尉公、并州刺史。子可那肱贵宠，封成皋王。敕令其第二子孔雀承袭。

匡狄回洛，代人也。少有武力，仪貌魁伟。初事尔朱荣为统军，预立庄帝，转为别将，赐爵毋极伯。从破葛荣，转都督。荣死，隶尔朱兆。高祖举兵信都，回洛拥众归义。从破四胡于韩陵，以军功补都督，加后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顺阳县子，邑

四百户。迁右厢都督。从征山胡，先锋斩级，除朔州刺史。破周文于河阳，转授夏州刺史。邙山之役，力战有功，增邑通前七百户。世宗嗣事，从平颍川。天保初，除建州刺史。肃宗即位，封顺阳郡王。大宁初，转朔州刺史，食博陵郡干。转太子太师，遇疾卒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定瀛恒朔云五州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尉公、定州刺史，赠物一千段。

匡狄盛，怀朔人也。性和柔，少有武用。初为高祖亲信都督，除伏波将军，每从征讨。以功封行唐县伯，复累加安北将军，幽州刺史，加中军将军，为豫州镇城都督。以勋旧进爵为公，世宗减封二百户，以增其邑。除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朔州刺史。齐受禅，改封华阳县公。又除北朔州刺史，以华阳封邑在远，随例割并州之石艾县、肆州之平寇县、原平之马邑县各数十户，合二百户为其食邑。未几，例罢，拜特进，卒。赠使持节、都督朔瀛赵幽安五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朔州刺史。

薛孤延，代人也。少骁果，有武力。韩楼之反，延随众属焉。后与王怀等密计讨楼，为楼尉帅乙弗丑所觉，力战破丑，遂相率归。行台刘贵表为都督，加征虏将军，赐爵永固县侯。后隶高祖为都督，仍从起义。破尔朱兆于广阿，因从平邺，以功进爵为公，转大都督。从破四胡于韩陵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从追尔朱兆于赤畿岭，除第一领民酋长。孝静立，拜显州刺史，累加车骑将军。天平四年，从高祖西伐。至蒲津，窦泰于河南失利，高祖班师，延殿后，且战且行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。还，转梁州刺史。从征玉壁，又转恒州刺史。从破周文帝于邙山，进爵为县公，邑一千户。

高祖尝阅马于北牧，道逢暴雨，大雷震地。前有浮图一所，高祖令延视之。延乃驰马按槊直前，未至三十步，雷火烧面，

延喝杀，绕浮图走，火遂灭。延还，眉鬓及马鬃尾俱焦。高祖叹曰：“薛孤延乃能与霹雳斗！”其勇决如此。

又频从高祖讨破山胡，西攻玉壁。入为左卫将军，改封平秦郡公。为左厢大都督，与诸军将讨颍州。延专监造土山，以酒醉为敌所袭据。颍州平，诸将还京师，宴于华林园。世宗启魏帝，坐延于阶下以辱之。后兼领军将军，出为沧州刺史，别封温县男，邑三百户。齐受禅，别赐爵都昌县公。性好酒，率多昏醉。而以勇决善战，每大军征讨，常为前锋，故与彭、刘、韩、潘同列。天保二年，为太子太保，转太子太傅。八年，除肆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食洛阳郡干，寻改食河间郡干。

张保洛，代人也，白云本出南阳西鄂。家世好宾客，尚气侠，频为北土所知。保洛少率健，善弓马。魏孝昌中，北镇扰乱，保洛亦随众南下。葛荣僭逆，以保洛为领左右。荣败，仍为尔朱荣统军，累迁扬烈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后隶高祖为都督，从讨步蕃。及高祖起义，保洛为帐内，从破尔朱兆于广阿。寻迁右将军、中散大夫，仍以帐内从高祖围邺城，既拔，除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从破尔朱兆等于韩陵，因随高祖入洛，加安东将军。后高祖启减国邑，分授将士，保洛随例封昌平县薄家城乡男一百户。

魏出帝不协于高祖，令仪同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寿东趣济州。高祖遣大都督窦泰济自滑台拒显智，保洛隶泰前驱。事定，转都督。从高祖袭夏州，克之。万俟受洛干之降也，高祖遣保洛与诸将于路接援。元象初，除西夏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，又以前后功，封安武县伯，邑四百户。转行蔚州刺史。从高祖攻周文帝于邙山，围玉壁，攻龙门。还，留镇晋州。

世宗即位，以保洛为左厢大都督。后出晋州，加征西将军。王思政之援颍州，攻围未克。世宗仍令保洛镇杨志坞，使与阳

州为犄角之势。颍川平，寻除梁州刺史。显祖受禅，仍为刺史，所在聚敛为务，民吏怨之。济南初，出为沧州刺史，封敷城郡王。为在州聚敛，免官，削夺王爵。及卒，赠以前官，追复本封。子默言嗣。武平末，卫将军。

以帐内从高祖出山东，又有曲珍、段琛、牒舍乐、尉獠、乞伏贵和及弟令和、王康德，并以军功至大官。

曲珍字舍洛，西平酒泉人也。壮勇善骑射。以帐内从高祖晋州，仍起义，所在征讨。武定末，封富平县伯。天保初，食黎阳郡干，除晋州刺史。武平初，迁豫州道行台、尚书令、豫州刺史，卒，赠太尉。

段琛字怀宝，代人也。少有武用。从高祖起义信都。天保中，兖州刺史。

牒舍乐，武成开府仪同三司、营州刺史，封汉中郡公。战歿关中。

尉獠，代人也。大宁初，封海昌王。子相贵嗣。相贵，武平末晋州道行台尚书仆射、晋州刺史。为行台左丞侯子钦等密启周武请帅，钦等为内应。周武自率众至城下，钦等夜开城门引军入，锁相贵送长安。寻卒。弟相愿，强干有胆略。武平末，领军大将军。自平阳至并州，及到邺，每立计将杀高阿那肱，废后主，立广宁王，事竟不果。及广宁被出，相愿拔佩刀斫柱而叹曰：“大事去矣，知复何言！”

贵和及令和兄弟，武平末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令和，领军将军。并州未败前，与领军大将军韩建业、武卫大将军封辅相相继投周军。令和授柱国，封西河郡公。隋大业初，卒于秦州总管。建业、辅相，俱不知所从来。建业授上柱国，封郇国公，隋开皇中卒。辅相，上柱国，封郡公。周武平并州，即以为朔州总管。

康德，代人也。历数州刺史、并省尚书，封新蔡郡王。

侯莫陈相，代人也。祖伏颓，魏第一领民酋长。父斛古提，朔州刺史、白水郡公。

寻除蔚州刺史，仍为大行台，节度西道诸军事。又迁车骑将军，显州刺史。入除太仆卿。顷之，出为汾州刺史。别封安次县男，又别封始平县公。天保初，除太师，转司空公，进爵为白水王，邑一千一百户。累授太傅，进食建州干，别封义宁郡公。武平二年四月，薨于州，年八十三。赠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督冀定瀛沧济赵幽并朔恒十州军事、右丞相、太宰、太尉公、朔州刺史。有二子。长子贵乐，尚公主，驸马都尉。次子晋贵，武卫将军、梁州刺史。隆化时，并州失守，晋贵遣使降周，授上大将军，封信安县公。

史臣曰：高祖世居云代，以英雄见知。后过尔朱，武功渐振，乡邑故人，弥相推重。贺拔允以昆季乖离，处猜嫌之地，初以旧望矜护，而竟不获令终，比于吴、蜀之安瑾、亮，方知器识之浅深也。刘贵、蔡俊有先见之明，霸业始基，义深匡赞，配飨清庙，岂徒然哉。韩贤等及闻义举，竞趣戎行，凭附未光，申其志力，化为公侯，固其宜矣。

赞曰：帝乡之亲，世有其人。降灵云朔，载挺良臣。功名之地，望古为邻。

列传第十二

张琼 斛律羌举 尧雄 宋显 王则 慕容绍宗 薛
循义 叱列平 步大汗萨 慕容俨

张琼，字连德，代人也。少壮健，有武用。魏世自荡寇将军为朔州征虏府外兵参军，随葛荣为乱。荣败，尔朱荣以为都督。讨元颢有功，除汲郡太守。建明初，为东道尉劳大使，封行唐县子，邑三百户。转太尉长史。出为河内太守，除济州刺史。尔朱兆败，归高祖，迁汾州刺史。天平中，高祖袭克夏州，以为尉劳大使，仍留镇之。寻为周文帝所陷，卒。赠使持节、燕恒云朔四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司徒公、恒州刺史。有二子。长忻，次遵业。

忻，普泰中为都督，随尔朱世隆。以功尚魏平阳公主，除驸马都尉、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建州刺史、南郑县伯。琼常忧其太盛，每语亲识曰：“凡人官爵，莫若处中，忻位秩太高，深为忧虑。”而忻豪险放纵，遂与公主情好不协，寻为武帝所害，时称琼之先见。

遵业，讨元颢有功，封固安县开国子，除宁远将军、云州大中正。天平中，除清河太守，寻加安西将军、建州刺史。武定中，随仪同刘丰讨侯景，为景所擒。景败，杀遵业于涡阳。丧还，世宗亲自临吊，赠并肆幽安四州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刺史。

斛律羌举，太安人也。世为部落酋长。父谨，魏龙骧将军、武川镇将。羌举少骁果，有胆力。永安中，从尔朱兆入洛，有

战功，深为兆所爱遇，恒从征伐。高祖破兆，方始归诚。高祖以其忠于所事，亦加嗟赏。天平中，除大都督，令率步骑三千导众军西袭夏州，克之。后从高祖西讨，大军济河，集诸将议进趣之计。羌举曰：“黑獭聚凶党，强弱可知，若欲固守，无粮援可恃。今揣其情，已同困兽，若不与其战，而迳趣咸阳，咸阳空虚，可不战而克。拔其根本，彼无所归，则黑獭之首悬于军门矣。”诸将议有异同，遂战于渭曲，大军败绩。

天平末，颍川人张俭聚众反叛，西通关右，羌举随都督侯景、高昂等讨破之。元象中，除清州刺史，封密县侯。兴和初，高祖以为中军大都督，寻转东夏州刺史。时高祖欲招怀远夷，令羌举使于阿至罗，宣扬威德，前后称旨，甚被知赏。卒于州，时年三十六。高祖深悼惜之。赠并恒二州军事、恒州刺史。

子孝卿，少聪敏几悟，有风检，频历显职。武平末，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义宁王，知内省事，典外兵、骑兵机密。是时，朝纲日乱，政由群竖。自赵彦深死，朝贵典机密者，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，不至贪秽。后主至齐州，以孝卿为尚书令。又以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，封北海王。二人劝后主作承光主诏，禅位任城王，令孝卿赍诏策及传国玺往瀛州。孝卿便诣邺城，归于周武帝，仍从入长安，授纳言上士。隋开皇中，位太府卿，卒于民部尚书。

代人刘世清，祖拔，魏燕州刺史；父巍，金紫光禄大夫。世清武平末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任遇与孝卿相亚。情性甚整，周谨慎密，在孝卿之右。能通四夷语，为当时第一。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《涅槃经》，以遗突厥可汗，敕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。世清隋开皇中卒于开府、亲卫骠骑将军。

尧雄，字休武，上党长子人也。祖暄，魏司农卿。父荣，员外侍郎，雄少骁果，善骑射，轻财重气，为时辈所重。永安

中，拜宣威将军、给事中、持节慰劳恒燕朔三州大使。仍为都督，从叱列延讨刘灵助，平之，拜镇东将军、燕州刺史，封城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义旗初建，雄随尔朱兆败于广阿，遂率所部据定州以归高祖。时雄从兄杰，尔朱兆用为沧州刺史，至瀛州，知兆败，亦遣使归降。高祖以其兄弟俱有诚款，便留杰行瀛州事，寻以雄为车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以代杰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于时禁网疏阔，官司相与聚敛，唯雄义然后取，复能接下以宽恩，甚为吏民所怀附。

魏武帝入关，雄为大都督，随高昂破贺拔胜于穰城。周旋征讨三荆，仍除二豫、扬、郢四州都督、豫州刺史。元洪威据颍州叛，民赵继宗杀颍川太守邵招，据乐口，自称豫州刺史，北应洪威。雄率众讨之，继宗败走。民因雄之出，遂推城人王长为刺史，据州引西魏。雄复与行台侯景讨平之。梁将李洪芝、王当伯袭破平乡城，侵扰州境。雄设伏要击，生擒洪芝、当伯等，俘获甚众。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，雄出与战，所向披靡，身被二创，壮气益厉，庆之败，弃辎重走。后庆之复围南荆州，雄曰：“白苟堆，梁之北面重镇，因其空虚，攻之必克，彼若闻难，荆围自解，此所谓机不可失也。”遂率众攻之，庆之果弃荆州来。未至，雄陷其城，擒梁镇将苟元广，兵二千人。梁以元庆和为魏王，侵扰南城。雄率众讨之，大破庆和于南顿。寻与行台侯景破梁楚城。豫州民上书，更乞雄为刺史，复行豫州事。

颍州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，据州降西魏，诏雄与广州刺史赵育、扬州刺史是云宝等各总当州士马，随行台任延敬并势攻之。西魏遣其将怡锋率众援之，延敬等与战失利。育、宝各还本州，据城降敌。雄收集散卒，保大梁。周文帝因延敬之败，

遣其右丞韦孝宽等攻豫州。雄都督郭丞伯、程多宝等举豫州降敌，执刺史冯邕并家属及部下妻子数千口，欲送之长安。至乐口，雄外兵参军王恒伽、都督赫连俊等数十骑从大梁邀之，斩多宝，拔雄等家口还大梁。西魏以丞伯为颍川太守，雄仍与行台侯景讨之。雄别攻破乐口，擒丞伯。进讨悬瓠，逐西魏刺史赵继宗、韦孝宽等。复以雄行豫州事。西魏以是云宝为扬州刺史，据项城；义州刺史韩显据南顿。雄复率众攻之，一日拔其二城，擒显及长史丘岳，宝遁走，获其妻妾将吏二千人，皆傳送京师。加骠骑大将军。仍随侯景平鲁阳，除豫州刺史。

雄虽武将，而性质宽厚，治民颇有诚信，为政去烦碎，举大纲而已。抚养兵民，得其力用。在边十年，屡有功绩，豫人于今怀之。又爱人物，多所施与，宾客往来，礼遗甚厚，亦以此见称。兴和三年，征还京师，寻领司、冀、瀛、定、齐、青、胶、兖、殷、沧十州士卒十万人，巡行西南，分守险要。四年，卒于邺，时年四十四。赠使持节、都督青徐胶三州军事、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徐州刺史，谥武恭。子师嗣。

雄弟奋，字彦举。解褐宣威将军、给事中，转中坚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爵安夷县子。从高祖平邺，破尔朱兆等，进爵为伯。出为南汾州刺史，胡夷畏惮之。西魏行台薛崇礼举众攻奋，与战，大破之，崇礼兄弟乞降，送于相府。转奋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颍州刺史，卒。赠兖豫梁三州诸军事、司空、兖州刺史。

雄从父兄杰，字寿。性轻率，嗜酒，颇有武用。历给事中、羽林监。从高祖破纥豆陵步藩有功，除镇东将军。封乐城县伯，邑百户。出为沧州刺史。属义兵起，归高祖。从平邺及破尔朱兆，进爵为侯。后为都督，率众随樊子鹄讨元树于谯城，平之。仍除南兖州，多所取受，然性果决，吏民畏之。寻加行兖州事。

元象初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出为磨城镇大都督，转安州刺史，卒于州。赠使持节、沧瀛二州诸军事、尚书右仆射，沧州刺史，谥曰(阙)。

宋显，字仲华，敦煌效谷人也。性果敢，有干用。初事尔朱荣为军主，擢为长流参军。永安中，除前军、襄垣太守，转荣府记室参军。从平元颢，加平东将军。荣死，世隆等向洛，复以显为襄垣太守。普泰初，迁使持节、征北将军、晋州刺史。后归高祖，以为行台右丞。樊子鹄据兖州反，前西兖州刺史乙瑗、谯郡太守辛景威屯据五梁，以应子鹄。高祖以显行西兖州事，率众讨破之，斩瑗，景威遁走。拜西兖州刺史。时梁州刺史鹿永吉据州外叛，西魏遣博陵王元约、赵郡王元景神率众迎接。显勒当州士马邀破之，斩约等，仍与左卫将军斛律平共会大梁。拜仪同三司。在州多所容纳，然勇决有气干，检御左右，咸能得其心力。及河阴之战，深入赴敌，遂没于行阵。赠司空公。

显从祖弟绘，少勤学，多所博览，好撰述，魏时，张缙《晋书》未入国，绘依准裴松之注《国志》体，注王隐及《中兴书》。又撰《中朝多士传》十卷，《姓系谱录》五十篇。以诸家年历不同，多有纰缪，乃刊正异同，撰《年谱录》，未成，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。绘虽博闻强记，而天性恍惚，晚又遇风疾，言论迟缓。及失所撰之书，乃抚膺恸哭曰：“可谓天丧予也！”天统中卒。

王则，字元轨，自云太原人也。少骁果，有武艺。初随叔父魏广平内史老生征讨，每有战功。老生为朝廷所知，则颇有力。初以军功除给事中，赐爵白水子。后从元天穆讨邢杲，轻骑深入，为杲所擒。元颢入洛，则与老生俱降颢，颢疑老生，遂杀之。则奔广州刺史郑先护，与同拒颢，颢败，迁征虏将军，

出为东徐州防城都督。

尔朱荣之死也，东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党，内怀忧怖，时梁立魏汝南王悦为魏主，资其士马，送境上，椿遂翻城降悦，则与兰陵太守李义击其偏师，破之。魏因以则行北徐州事，后隶尔朱仲远仲远败，始归高祖。仍加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初随荆州刺史贺拔胜，后从行台侯景，周旋征讨，屡有功绩。天平初，行荆州事，都督三荆、二襄、南雍六州军事，荆州刺史。则有威武，边人畏服之。渭曲之役，则为西师围逼，遂弃城奔梁。梁寻放还，高祖怒而不责。元象初，除洛州刺史。则性贪婪，在州取受非法，旧京诸像，毁以铸钱，于时世号河阳钱，皆出其家。武定中，复随侯景西讨。景于颍川作逆，时则镇柏崖戍，世宗以则有武用，征为徐州刺史。景既南附，梁遣贞阳侯萧明率大众向徐州，以为影响，堰泗水灌州城。则固守历时，而取受狼籍，锁送晋阳，世宗恕其罪。武定七年春，卒，时年四十八。赠青齐二州军事、司空、青州刺史，谥曰烈懿。

则弟敬宝，少历显位。后为东广州刺史，与萧轨等攻建业，不克，没焉。

慕容绍宗，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后也，曾祖腾，归魏，遂居于代。祖都，岐州刺史。父远，恒州刺史。绍宗容貌恢毅，少言语，深沉有胆略。尔朱荣即其从舅子也。值北边挠乱，绍宗携家属诣晋阳以归荣，荣深待之。及荣称兵入洛，私告绍宗曰：“洛中人士繁盛，骄侈成俗，若不加除剪，恐难制驭。吾欲因百官出迎，仍悉诛之，尔谓可不？”绍宗对曰：“太后临朝，淫虐无道，天下愤惋，共所弃之。公既身控神兵，心执忠义，忽欲歼夷多士，谓非长策，深愿三思。”荣不从。后以军功封索卢县子。寻进爵为侯。从高祖破羊侃，又与元天穆平邢杲，累迁并州刺史。

纥豆陵步藩逼晋阳，尔朱兆击之，累为步藩所破，欲以晋州征高祖共图步藩。绍宗谏曰：“今天下扰扰，人怀覬觐。正是智士用策之秋。高晋州才雄气猛，英略盖世，譬诸蛟龙，安可借以云雨！”兆怒曰：“我与晋州推诚相待，何忽辄相猜阻，横生此言！”便禁止绍宗，数日方释。遂割鲜卑隶高祖。高祖共讨步藩，灭之。及高祖举义信都，兆以绍宗为长史，又命为行台，率军壶关，以抗高祖。及广阿、韩陵之败，兆乃抚膺自咎，谓绍宗曰：“比用卿言，今岂至此！”

兆之败于韩陵也，士卒多奔，兆惧，将欲潜遁。绍宗建旗鸣角，招集义徒，军容既振，与兆徐而上马。后高祖从邺讨兆于晋阳，兆窘急，走赤泺岭，自缢而死。绍宗行到乌突城，见高祖追至，遂携荣妻子及兆余众自归。高祖仍加恩礼，所有官爵并如故，军谋兵略，时参预焉。

天平初，迁都邺，庶事未周，乃令绍宗与高隆之共知府库图籍诸事。二年，宜阳民李延孙聚众反，乃以绍宗为西南道军司，率都督库狄安盛等讨破之。军还，行扬州刺史，寻行青州刺史。丞相府记室孙搴属绍宗以兄为州主簿，绍宗不用。搴譖之于高祖，云：“慕容绍宗尝登广固城长叹，谓其所亲云‘大丈夫有复先业理不’。”由是征还。元象初，西魏将独孤如愿据洛州，梁、颍之间，寇盗锋起。高祖命绍宗率兵赴武牢，与行台刘贵等平之。进爵为公，除度支尚书。后为晋州刺史、西道大行台，还朝，迁御史中尉。属梁人刘乌黑入寇徐方，令绍宗率兵讨击之，大破，因除徐州刺史。乌黑收其散众，复为侵窃，绍宗密诱其徒党，数月间，遂执乌黑杀之。

侯景反叛，命绍宗为东南道行台，加开府，转封燕郡公，与韩轨等诣瑕丘，以图进趣。梁武帝遣其兄子贞阳侯渊明等率众十万，顿军寒山，与侯景犄角，拥泗水灌彭城。仍诏绍宗为

行台，节度三徐、二兖州军事，与大都督高岳等出讨，大破之，擒渊明及其将帅等，俘虏其众。乃回军讨侯景于涡阳。于时景军甚众，前后诸将往者莫不为其所轻。及闻绍宗与岳将至，深有惧色，谓其属曰：“岳所部兵精，绍宗旧将，宜共慎之。”于是与景接战，诸将持疑，无肯先者，绍宗麾兵径进，诸将从之，因而大捷，景遂奔遁。军还，别封永乐县子。初，高祖末，命世宗云：“侯景若反，以慕容绍宗当之。”至是，竟立功效。

西魏遣其大将王思政入据颍州，又以绍宗为南道行台，与太尉高岳、仪同刘丰等率军围击，堰洧水以灌之。时绍宗频有凶梦，意每恶之。乃私谓左右曰：“吾自年二十已还，恒有蒜发，昨来蒜发忽然自尽。以理推之，蒜者算也，吾算将尽乎？”未几，与丰临堰，见北有尘气，乃入舰同坐。暴风从东北来，远近晦冥，舟缆断，飘舰径向敌城。绍宗自度不免，遂投水而死，时年四十九。三军将士莫不悲惋，朝廷嗟伤。赠使持节、二青二兖齐济光七州军事、尚书令、太尉、青州刺史，谥曰景惠。除其长子士肃为散骑常侍。寻以谋反伏诛。朝廷以绍宗功，罪止士肃身。皇建初，配飨世宗庙庭。士肃弟建中，袭绍宗爵。武平末，仪同三司。隋开皇中，大将军、叠州总管。

薛循义，字公让，河东汾阴人也。曾祖绍，魏七兵尚书、太子太保。祖寿仁，河东河北二郡守、秦州刺史、汾阴公。父宝集，定阳太守。

循义少而奸侠，轻财重气，招召膏猾，时有急难相奔投者，多能容匿之。魏咸阳王为司州牧，用为法曹从事。魏北海王颢镇徐州，引为墨曹参军。正光末，天下兵起，颢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华、鹵、东秦诸军事，兼左仆射、西道行台，以循义为统军。时有诏，能募得三千人别将。于是循义还河东，仍历平阳、弘农诸郡，合得七千余人，即假安北将军、西道别将。俄而东

西二夏、南北两华及豳州等反叛，颢进讨之。循义率所部，颇有功。绛蜀贼陈双炽等聚汾曲，诏循义为大都督，与行台长孙稚共讨之。循义以双炽是其乡人，遂轻诣垒下，晓以利害，炽等遂降。拜循义龙门镇将。

后循义宗人凤贤等作乱，围镇城。循义亦以天下纷扰，规自纵擅，遂与凤贤聚众为逆，自号黄钺大将军。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。军未至，循义惭悔，乃遣其帐下孙怀彦奉表自陈，乞一大将招慰。魏孝明遣西北大行台胡元吉奉诏晓喻，循义降。凤贤等犹据险屯结，长孙稚军于弘农，珍孙军灵桥，未能进。循义与其从叔善乐、从弟嘉族等各率义勇为攻取之势，与凤贤书示其祸福。凤贤降，拜凤贤龙骧将军、假节、稷山镇将，夏阳县子、邑三百户。封循义汾阴县侯，邑八百户。

尔朱荣以循义豪猾反覆，录送晋阳，与高昂等并见拘防。荣赴洛，以循义等自随，置于驼牛署。荣死，魏孝庄以循义为弘农、河北、河东、正平四郡大都督。时高祖为晋州刺史，见循义，待之甚厚。及尔朱兆立魏长广王为主，除循义右将军、陕州刺史，假安南将军。魏前废帝初，以循义为持节、后将军、南汾州刺史。

高祖起义信都，破四胡于韩陵，遣征循义，从至晋阳，以循义行并州事。又从高祖平尔朱兆。武帝之入关也，高祖奉迎临潼关，以循义为关右行台，自龙门济河。西魏北华州刺史薛崇礼屯杨氏壁，循义以书招之，崇礼率万余人降。樊子鹄之据兖州，循义从大司马娄昭破平之。天平中，除卫将军、南中郎将，带汲郡太守、顿丘、淮阳、东郡、黎阳五郡都督。迁东徐州。元象初，拜仪同。沙苑之役，从诸军退。还，行晋州事。封祖业弃城走，循义追至洪洞，说祖业还守，而祖业不从。循义还据晋州，安集固守。西魏仪同长孙子彦逼城下，循义开门

伏甲以待之，子彦不测虚实，于是遁去。高祖甚嘉之，就拜晋州刺史、南汾、东雍、陕四州行台，赏帛千匹。循义在州，擒西魏所署正平太守段荣显。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数千口，表置五城郡以安处之。高仲密之叛，以循义为西南道行台，为犄角声势，不行。寻除齐州刺史，以黔货除名。追其前守晋州功，复其官爵，仍拜卫尉卿。时山胡侵乱晋州，遣循义追讨，破之。进爵正平郡公，加开府。世宗以高祖遗旨，减封二百户，别封循义为平乡男。天保初，除护军，别封蓝田县公，又拜太子太保。五年七月卒，时年七十七。赠晋太华三州诸军事、司空、晋州刺史，赠物三百段。子文殊嗣。

循义从弟嘉族，性亦豪爽。释褐员外散骑侍郎，稍迁正平太守。属高祖在信都，嘉族闻而赴义。从平四胡于韩陵，除华州刺史。及贺拔岳拒命，令嘉族置骑河上，以御大军。嘉族遂弃其乘马，浮河而度，归于高祖。由是拜扬州刺史，卒于官。子震，字文雄。天平初，受旨镇守龙门，陷于西魏。元象中，方得逃还。高祖嘉其至诚，除广州刺史。后从慕容绍宗讨侯景，以功别封肤施县男。天保四年，从讨山胡，破茹茹，并有功绩，累迁谯州刺史。

循义从子元颖，父光炽，东雍州刺史、太常卿。元颖廉谨有信义，起家永安王参军。行秀容县事，有清名。累转定州别驾，举清平勤干，除渔阳太守。

叱列平，字杀鬼，代郡西部人也，世为酋帅。平有容貌，美须髯，善骑射。袭第一领民酋长，临江伯。孝昌末，拔陵反叛，茹茹余众入寇马邑，平以统军属，有战功，补别将。后牧子作乱，刘胡仑、斛律可那律俱时构逆，以平为都督，讨定胡仑等。魏孝庄初，除武卫将军。随尔朱荣破葛荣，平元颢，迁中军都督、右卫将军，封瘿陶县伯，邑七百户。荣死，平与荣

妻及尔朱世隆等北走。长广王晔立，授右卫将军，加京畿大都督。

时尔朱氏凌僭，平常虑危祸，会高祖起义，平遂归诚。从平邺，破四胡于韩陵。仲远既走，以平为东郡大行台。军还，从高祖平尔朱兆。复从领军娄昭讨樊子鹄平之。授使持节、华州刺史。高仲密之叛，平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。武定初，除廓州刺史。五年，加仪同三司，镇河阳。八年，进爵为侯。天保初，授兖州刺史，寻加开府，别封临洮县子。三年，与诸将南讨江淮，克阳平郡。陈人攻围广陵，诏平统河南诸军赴援，陈人退，乃还。五年夏，卒于州，时年五十一。赠瀛沧幽三州军事、瀛州刺史、中书监，谥曰庄惠。子孝中嗣。

弟长义。武平末，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新宁王。隋开皇中，上柱国，卒于泾州长史。虽无他伎，前在官以清干著称。

步大汗萨，太安狄那人也。曾祖荣，仕魏历金门、化正二郡太守。父居，龙骧将军、领民别将。正光末，六镇反乱，萨乃将家避难南下，奔尔朱荣于秀容。后从荣入洛，以军功除扬武军帐内统军，赐爵江夏子。从平葛荣，累前后功，加镇南将军。荣死后，从尔朱兆入洛，补帐内大都督，从兆拒战于韩陵。兆败，萨以所部降。高祖以为第三领民酋长，累迁秦州镇城都督、北雍州刺史。天平中，转东寿阳三泉都督。元象中，行燕州，累迁临川领民大都督，赐爵长广伯。时茹茹寇钞，屡为边害，高祖抚纳之，遣萨将命。还，拜仪同三司。出为五城大都督，镇河阳。又加车骑大将军、开府，进封行唐县公，减勃海三百户以增其封。仍授晋州刺史，别封安陵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加骠骑大将军。齐受禅，改封义阳郡公。

慕容俨，字恃德，清都成安人，慕容廆之后也。父叱头，魏南顿太守，身长一丈，腰带九尺。武平初，追赠开府仪同三

司、尚书左仆射、持节、都督沧恒二州军事、恒州刺史。

俨容貌出群，衣冠甚伟，不好读书，颇学兵法，工骑射。正光中，魏河间王元琛率众救寿春，辟俨左厢军主，以战功赏帛五十匹。军次西硖石，因解涡阳之围，平仓陵城、荆山戍。梁遣将郑僧等要战，俨击之，斩其将萧乔，梁人奔遁。又袭破王神念等军，擒二百余人，神念仅以身免。三年，梁遣将攻东豫州，大都督元宝掌讨之。俨为别将。郑海珍与战，斩其军主朱僧珍、军副秦太。又击贼王苟于阳夏，平之。

孝昌中，尔朱荣入洛，授俨京畿南面都督。永安中，西荆州为梁将曹义宗所围，俨应募赴之。时北育太守宋带剑谋叛，俨乃轻骑出其不意，直至城下，语云：“大军已到，太守何不迎？”带剑造次惶恐不知所为，便出迎，俨即执之，一郡遂定。又破梁将马元达、蔡天起、柳白嘉等，累有功。除强弩将军。与梁将王玄真、董当门等战，并破之，解穰城围，克复南阳、新乡。转积射将军，持节、豫州防城大都督。

尔朱败，与豫州刺史李恩归高祖。以勋累迁安东将军、高梁太守，转五城太守、东雍州刺史。沙苑之败，西魏荆州刺史郭鸾率众攻俨，拒守二百余日，昼夜力战，大破鸾军，追斩三百余级，又擒西魏刺史郭他。时诸州多有翻陷，唯俨获全。进号镇南将军。武定三年，率师解襄州围。频使茹茹。又从攻玉壁，赐帛七百匹并衣帽等。五年，镇河桥五城。侯景叛，俨击陈郡贼，获景麾下库狄曷赖及伪署太守郑道合、兖州刺史王彦夏、行台狄畅等，擒斩百余级。旋军项城，又擒景伪署刺史辛光及蔡遵，并其部下二千人。六年，除谯州刺史，屡有战功，多所降附。七年，又除胶州刺史。

天保初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年，梁司徒陆法和、仪同宋蒨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。时清河王岳帅师江上，乃集诸军

议曰：“城在江外，人情尚梗，必须才略兼济，忠勇过人，可受此寄耳。”众咸共推俨。岳以为然，遂遣镇郢城。始入，便为梁大都督侯瑱、任约率水陆军奄至城下。俨随方御备，瑱等不能克。又于上流鹦鹉洲上造荻洪竟数里，以塞船路。人信阻绝，城守孤悬，众情危惧，俨导以忠义，又悦以安之。城中先有神祠一所，俗号城隍神，公私每有祈祷。于是顺士卒之心，乃相率祈请，冀获冥祐。须臾，冲风歛起，惊涛涌激，漂断荻洪。约复以铁锁连治，防御弥切。俨还共祈请，风浪夜惊，复以断绝，如此者再三。城人大喜，以为神功。瑱移军于城北，造栅置营，焚烧坊郭，产业皆尽。约将战士万余人，各持攻具，于城南置营垒，南北合势。俨乃率步骑出城奋击，大破之，擒五百余人。先是郢城卑下，兼土疏颓坏，俨更修缮城雉，多作大楼。又造船舰，水陆备具，工无暂阙。萧循又率众五万，与瑱、约合军，夜来攻击。俨与将士力战终夕，至明，约等乃退。追斩瑱骁将张白石首，瑱以千金赎之，不与。夏五月，瑱、约等又相与并力，悉众攻围。城中食少，粮运阻绝，无以为计，唯煮槐楮、桑叶并纒根、水萍、葛、艾等草及靴、皮带、觔角等物而食之。人有死者，即取其肉，火别分啖，唯留骸骨。俨犹申令将士，信赏必罚，分甘同苦，死生以之。自正月至于六月，人无异志。后萧方智立，遣使请和。显祖以城在江表，据守非便，有诏还之。俨望帝，悲不自胜。帝呼令至前，执其手，持俨须鬣，脱帽看发，叹息久之。谓俨曰：“观卿容貌，朕不复相识，自古忠烈，岂能过此！”俨对曰：“臣恃陛下威灵，得申愚节，不屈竖子，重奉圣颜。今虽夕死，没而无恨。”帝嗟称不已。除赵州刺史，进伯为公，赐帛一千匹、钱十万。

九年，又讨贼有功，赐帛一百匹、钱十万。十年，诏除扬州行台，与王贵显、侯子监将兵卫送萧庄。筑郭默、若邪二城。

与陈新蔡太守鲁悉达战大蛇洞，破走之。又监萧庄、王琳军，与陈将侯瑱、侯安都战于芜湖，败归。皇建初，别封成阳郡公。天统二年，除特进。四年十月，又别封猗氏县公，并赐金银酒钟各一枚、胡马一匹。五年四月，进爵为义安王。武平元年，出为光州刺史。俨少任侠，交通轻薄，遨游京洛间。及从征讨，每立功效，经略虽非所长，而有将帅之节。所历诸州，虽不能清白守道，亦不贪残。卒，赠司徒、尚书令。子子颢，给事黄门侍郎。

尔朱将帅，义旗建后归顺立功者，武威牒舍乐、代郡范舍乐亦致通显。

牒舍乐，少从尔朱荣为军主、统军，后西河领民都督。尔朱兆败，率众归高祖，拜镇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以都督隶侯景，破贺拔胜于穰城。又与诸将讨平青、兖、荆三州，拜镇西将军、营州刺史。天保初，封汉中郡公。后因战没于关中。

范舍乐，有武艺，筋力绝人。魏末，从崔暹、李崇等征讨有功，授统军。后入尔朱荣军中，频有战功，授都督。后随尔朱兆破步藩于梁都。高祖义旗举，弃兆归信都。从高祖破兆于广阿、韩陵，并有功，赐爵平舒男。每从征役，多有克捷。除相府左厢大都督。寻出为东雍州刺史。世宗嗣事，封平舒县侯，拜仪同。天保中，进位开府。

又有代人库狄伏连，字仲山，少以武干事尔朱荣，至直阁将军。后从高祖建义，赐爵蛇丘男。世宗辅政，迁武卫将军。天保初，仪同三司。四年，除郑州刺史，寻加开府。伏连质朴，勤于公事。直卫官阙，晓夕不离帝所，以此见知。鄙吝愚狠，无治民政术。及居州任，专事聚敛。性又严酷，不识士流。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，伏连加以捶挞，逼遣筑墙。武平中，封宜都郡王，除领军大将军。寻与 郎瑯王俨杀和士开，伏诛。

伏连家口有百数，盛夏之日，料以仓料二升，不给盐菜，常有饥色。冬至之日，亲表称贺，妻为设豆饼。伏连问此豆因何而得，妻对向于食马豆中分减充用，伏连大怒，典马、掌食之人并加杖罚，积年赐物，藏在别库，遣侍婢一人专掌管籥。每入库检阅，必语妻子云：“此是官物，不得辄用。”至是薄录，并归天府。

史臣曰：高祖霸业始基，招集英勇。张琼等虽识非先觉，而运属时来，驱驰戎旅，日不暇给，义宣御侮，契协宠图，临敌制胜，有足称也。慕容绍宗兵机武略，在世见推。昔事尔朱，固执忠义，不用范增之言，终见乌江之祸。侯景狼戾，固非后主之臣，未命诸言，实表知人之鉴。寒山、涡水，往若摧枯，算尽数奇，逢斯厄运，悲夫！赞曰：霸图立肇，王业是因。伟哉诸将，实曰功臣。永怀耿、贾，无累清尘。

列传第十三

高乾 弟慎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子子绘 从子孝琬 孝琰

高乾，字乾邕，渤海蓆人也。父翼，字次同，豪侠有风神，为州里所宗敬。孝昌末，葛荣作乱于燕、赵，朝廷以翼山东豪右，即家拜渤海太守。至郡未几，贼徒愈盛，翼部率合境，徙居河、济之间。魏因置东冀州，以翼为刺史，加镇东将军、乐城县侯。及尔朱兆弑庄帝，翼保境自守。谓诸子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今社稷阽危，人神愤怒，破家报国，在此时也。尔朱兄弟，性甚猜忌，忌则多害，汝等宜早图之。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时不可失也。”事未辑而卒。中兴初，赠使持节、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事、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宣。

乾性明悟，俊伟有知略，美音容，进止都雅。少时轻侠，数犯公法，长而修改，轻财重义，多所交结。魏领军元叉，权重当世，以意气相得，接乾甚厚。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，领直后，转太尉士曹、司徒中兵，迁员外。魏孝庄之居藩也，乾潜相托附。及尔朱荣入洛，乾东奔于翼。庄帝立，遥除龙骧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乾兄弟本有从横志，见荣杀害人士，谓天下遂乱，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、济之间，受葛荣官爵，屡败齐州士马。庄帝寻遣右仆射元罗巡抚三齐，乾兄弟相率出降。朝廷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尔朱荣以乾前罪，不应复居近要，庄帝听乾解官归乡里。于是招纳骁勇，以射猎自娱。荣死，乾驰赴洛阳，庄帝见之，大喜。时尔朱徒党拥兵在外，庄帝以乾为金紫

光禄大夫、河北大使，令招集乡间为表里形援。乾垂涕奉诏，弟昂拔剑起舞，请以死自效。

俄而尔朱兆入洛，寻遣其监军孙白鹞百余骑至冀州，托言普征民马，欲待乾兄弟送马，因收之。乾既宿有报复之心，而白鹞忽至，知将见图，乃先机定策，潜勒壮士，袭据州城，传檄州郡，杀白鹞，执刺史元仲宗。推封隆之权行州事，为庄帝举哀，三军缟素。乾升坛誓众，辞气激扬，涕泪交下，将士莫不哀愤。北受幽州刺史刘灵助节度，共为影响。俄而灵助被杀。属高祖出山东，扬声来讨，众情莫不惶惧。乾谓其徒曰：“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，其志不居人下。且尔朱无道，杀主虐民，正是英雄效义之会也。今日之来，必有深计，吾当轻马奉迎，密参意旨，诸君但勿忧惧，听我一行。”乾乃将十数骑于关口迎谒。乾既晓达时机，闲习世事，言辞慷慨，雅合深旨，高祖大加赏重，仍同帐寝宿。时高祖虽内有远图，而外迹未见，尔朱羽生为殷州刺史，高祖密遣李元忠举兵逼其城，令乾率众伪往救之。乾遂轻骑入见羽生，与指画军计。羽生与乾俱出，因擒之，遂平殷州。又共定策推立中兴主，拜乾侍中、司空。先是信都草创，军国权舆，乾遭丧不得终制。及武帝立，天下初定，乾乃表请解职，行三年之礼。诏听解侍中，司空如故，封长乐郡公，邑一千户。乾虽求退，不谓便见从许。既去内侍，朝廷罕所关知，居常快快。

武帝将贰于高祖，望乾为己用，会于华林园，宴罢，独留乾，谓之曰：“司空奕世忠良，今日复建殊效，相与虽则君臣，实亦义同兄弟，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。”殷勤逼之。乾对曰：“臣世奉朝廷，遇荷殊宠，以身许国，何敢有贰。”乾虽有此对，然非其本心。事出仓卒，又不谓武帝便有异图，遂不固辞，而不启高祖。及武帝置部曲，乾乃私谓所亲曰：“主上不亲勅

贤，而招集群竖。数遣元士弼、王思政往来关西，与贺拔岳计议。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外示疏忌，实欲树党，令其兄弟相近，冀据有西方。祸难将作，必及于我。”乃密启高祖。高祖召乾诣并州，面论时事，乾因劝高祖以受魏禅。高祖以袖掩其口曰：“勿妄言。今启司空复为侍中，门下之事，一以相委。”高祖屡启，诏书竟不施行。

乾以频请不遂，知变难将起，密启高祖，求为徐州，乃除使持节、都督三徐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指期将发，而帝知乾泄漏前事，乃诏高祖云：“曾与乾岂私有盟约，今复反覆两端。”高祖便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，遣使封送武帝。帝召乾邕示之，禁于门下省，对高祖使人责乾前后之失。乾曰：“臣以身奉国，义尽忠贞，陛下既立异图，而乃云臣反覆。以匹夫加诸罪，尚或难免，况人主推恶，复何逃命。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？功大身危，自古然也。若死而有知，庶无负庄帝。”遂赐死，时年三十七。乾临死，神色不变，见者莫不叹惜焉。时武卫将军元整监刑，谓乾曰：“颇有书及家人乎？”乾曰：“吾兄弟分张，各在异处，今日之事，想无全者，儿子既小，未有所识，亦恐巢倾卵破，夫欲何言。”后高祖讨斛斯椿等，次盟津，谓乾弟昂曰：“若早用司空之策，岂有今日之举也！”天平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沧瀛幽齐徐青光充十州军事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昭。长子继叔袭祖乐城县侯，令第二子吕儿袭乾爵。

乾弟慎，字仲密，颇涉文史，与兄弟志尚不同，偏为父所爱。魏中兴初，除沧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尚书。太昌初，迁光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天下初定，听慎以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。慎为政严酷，又纵左右，吏民苦之。兄乾死，密弃州将归高祖，武帝敕青州断其归路。慎间行至晋阳，高祖

以为大行台左丞，转尚书，当官无所回避，时咸畏惮之。自义旗之后，安州民恃其边险，不宾王化，寻以慎为行台仆射，率众讨平之。天平末，拜侍中，加开府。元象初，出为兖州刺史。寻征为御史中尉，选用御史，多其亲戚乡间，不称朝望，世宗奏令改选焉。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，为慎所弃。暹时为世宗委任，慎谓其构己，性既狷急，积怀愤恨，因是罕有纠劾，多所纵舍。高祖嫌责之，弥不自安。出为北豫州刺史，遂据武牢降西魏。慎先入关。周文帝率众东出，高祖破之于邙山。慎妻子将西度，于路尽禽之。高祖以其勋家，启慎一房配没而已。

昂，字敖曹，乾第三弟。幼稚时，便有壮气。长而倜傥，胆力过人，龙眉豹颈，姿体雄异。其父为求严师，令加捶挞。昂不遵师训，专事驰骋，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，自取富贵，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。与兄乾数为劫掠，州县莫能穷治。招聚剑客，家资倾尽，乡间畏之，无敢违迁。父翼常谓人曰：“此儿不灭我族，当大吾门，不直为州豪也。”

建义初，兄弟共举兵，既而奉旨散众，仍除通直散骑侍郎，封武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乾解官归，与昂俱在乡里，阴养壮士。尔朱荣闻而恶之，密令刺史元仲宗诱执昂，送于晋阳。永安末，荣入洛，以昂自随，禁于驼牛署。既而荣死，魏庄帝既引见劳勉之。时尔朱既隆还逼宫阙，帝亲临大夏门指麾处分。昂既免縲绁，被甲横戈，志凌劲敌。乃与其从子长命等推锋径进，所向披靡。帝及观者莫不壮之。既除直阁将军，赐帛千匹。昂以寇难尚繁，非一夫所济，乃请还本乡，招集部曲。仍除通直常侍，加平北将军。所在义勇，竞来投赴。寻值京师不守，遂与父兄据信都起义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潜军来袭，奄至城下，昂不暇擐甲，将十余骑驰之，羽生退走，人情遂定。后废帝立，除使持节、冀州刺史以终其身。仍为大都督，率众从高祖破尔

朱兆于广阿。及平邺，别率所部领黎阳。又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，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、东方老、呼延族等三千人。高祖曰：“高都督纯将汉儿，恐不济事，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，于意如何？”昂对曰：“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，前后战斗，不减鲜卑，今若杂之，情不相合，胜则争功，退则推罪，愿自领汉军，不烦更配。”高祖然之。及战，高祖不利，军小却，兆等方乘之。高岳、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，斛律敦收散卒蹙其后，昂与蔡俊以千骑自栗园出，横击兆军。兆众由是大败。是日微昂等，高祖几殆。

太昌初，始之冀州。寻加侍中、开府，进爵为侯，邑七万户。兄乾被杀，乃将十余骑奔晋阳，归于高祖。及斛斯椿衅起，高祖南讨，令昂为前驱。武帝西遁，昂率五百骑倍道兼行，至于崤陕，不及而还。寻行豫州刺史，仍讨三荆诸州不附者，并平之。天平初，除侍中、司空公。昂以兄乾薨于此位，固辞不拜，转司徒公。时高祖方有事关陇，以昂为西南道大都督，径趣商洛。山道峻隘，已为寇所守险，昂转斗而进，莫有当其锋者。遂攻克上洛，获西魏洛州刺史泉企，并将帅数十人。会窦泰失利，召昂班师。时昂为流矢所中，创甚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吾以身许国，死无恨矣，所可叹息者，不见季式作刺史耳。”高祖闻之，既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。昂还，复为军司大都督，统七十六都督，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。御史中尉刘贵时亦率众在北豫州，与昂小有忿争，昂怒，鸣鼓会兵而攻之。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。其侠气凌物如此。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，唯惮服于昂。高祖每申令三军，常鲜卑语，昂若在列，则为华言。昂尝诣相府，掌门者不纳，昂怒，引弓射之。高祖知而不责。

元象元年，进封京兆郡公，邑一千户。与侯景等同攻独孤

如愿于金墉城，周文帝率众救之。战于邙阴，昂所部失利，左右分散，单马东出，欲趣河阳南城，门闭不得入，遂为西军所害，时年四十八。赠使持节侍中、都督冀定沧瀛殷五州诸军事、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忠武。子突骑嗣，早卒。世宗复召昂诸子，亲简其第三子道豁嗣。皇建初，追封昂永昌王。道豁袭，武平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入周，授仪同大将军。开皇中，卒于黄州刺史。

季式，字子通，乾第四弟也。亦有胆气。中兴初，拜镇远将军、正员郎，迁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寻加散骑常侍，领主衣都统。太昌初，除尚食典御。天平中，出为济州刺史。山东旧贼刘盘陀、史明曜等攻劫道路，剽掠村邑，齐、兖、青、徐四州患之，历政不能讨。季式至，皆破灭之。寻有濮阳民杜灵椿等攻城剽野，聚众将万人，季式遣骑三百，一战擒之。又阳平路叔文徒党绪显等立营栅为乱，季式讨平之。又有群贼破南河郡，季式遣兵临之，应时斩戮。自兹以后，远近清晏。季式兄弟贵盛，并有功于时，自领部曲千余人，马八百匹，戈甲器仗皆备，故凡追督贼盗，多致克捷。有客尝谓季式曰：“濮阳、阳平乃是畿内，既不奉命，又不侵境，而有何急，遣私军远战？万一失脱，岂不招罪？”季式曰：“君言何不忠之甚也！我与国义同安危，岂有见贼不讨之理？且贼知台军卒不能来，又不疑外州有救，未备之间，破之必矣。兵尚神速，何得后机，若以获罪，吾亦无限。”

元象中，西寇大至。高祖亲率三军以御之，阵于邙北，师徒大败，河中流尸相继，败兵首尾不绝。人情骚动，谓世事艰难。所亲部曲请季式曰：“今日形势，大事去矣，可将腹心二百骑奔梁，既得避祸，不失富贵。何为坐受死也？”季式曰：“吾兄弟受国厚恩，与高王共定天下，一旦倾危，亡去不义。

若社稷颠覆，当背城死战，安能区区偷生苟活！”是役也，司徒歿焉。

入为散骑常侍。兴和中，行晋州事。解州，仍镇永安戍。高慎以武牢叛，遣信报季式。季式得书惊惧，既狼狈奔告高祖。高祖嘉其至诚，待之如旧。武定中，除侍中，寻加冀州大中正，时世宗先为此任，启以回授。为都督，从清河公岳破萧明于寒山，败侯景于涡阳。还，除卫尉卿。复为都督，从清河公攻王思政于颍川，拔之。以前后功加仪同三司。天保初，封乘氏县子。仍为都督，随司徒潘乐征讨江、淮之间。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，还京，坐被禁止，寻而赦之。四年夏，发疽卒，年三十八。赠侍中、使持节、都督沧冀州诸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恭穆。

季式豪率好酒，又恃举家勋功，不拘检节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，在济州夜饮，忆元忠，开城门，令左右乘驿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。朝廷知而容之。兄慎叛后，少时解职。黄门郎司马消难，左仆射子如之子，又是高祖之婿，势盛当时。因退食暇，寻季式与之酣饮。留宿旦日，重门并闭，关籥不通。消难固请云：“我是黄门郎，天子侍臣，岂有不参朝之理？且已一宿不归，家君必当大怪。今若又留我狂饮，我得罪无辞，恐君亦不免谴责。”季式曰：“君自称黄门郎，又言畏家君怪，欲以地势胁我邪？高季式死自有处，实不畏此。”消难拜谢请出，终不见许。酒至，不肯饮。季式云：“我留君尽兴，君是何人，不为我痛饮。”命左右索车轮括消难颈，又索一轮自括颈，仍命酒引满相劝。消难不得已，欣笑而从之，方乃俱脱车轮，更留一宿。是时失消难两宿，莫知所在，内外惊异。及消难出，方具言之。世宗在京辅政，白魏帝赐消难美酒数石，珍羞十舆，并令朝士与季式亲狎者，就季式宅宴集。其被优遇如

此。

翼长兄子永乐、次兄子延伯，并和厚有长者称，俱从翼举义。永乐官至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冀州大中正，出为博陵太守，以民事不济，自杀。赠使持节、督沧冀二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子长命，本自贱出，年二十余始被收举。猛暴好杀，然亦果于战斗。初于大夏门拒尔朱世隆，以功累迁左光禄大夫。高祖遥授长命雍州刺史，封沮阳乡男，一百户。寻进封鄱陵县伯，增二百户，武定中，随仪同刘丰讨侯景，为景所杀。赠冀州刺史。延伯历中散大夫、安州刺史，封万年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天保初，加征西将军，进爵为子。卒，赠太府少卿。

自昂初以豪侠立名，为之羽翼者，呼延族、刘贵珍、刘长狄、东方老、刘士荣、成五彪、韩愿生、刘桃棒；随其建义者，李希光、刘叔宗、刘孟和。并仕宦显达。

孟和名协，浮阳饶安人也。孟和少好弓马，率性豪侠。幽州刺史刘灵助之起兵也，孟和亦聚众附昂兄弟，昂遥应之。及灵助败，昂乃据冀州，孟和为其致力。会高祖起义冀州，以孟和为都督。中兴初，拜通直常侍。二年，除安东将军。寻加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。以建义勋，赐爵长广县伯。天平中，卫将军、上党内史，罢郡，除大丞相司马。武定元年，坐事死。

叔宗字元纂，乐陵平昌人。和谨，颇有学业，举秀才。稍迁沧州治中。永安中，加镇远将军、谏议大夫。兄海宝，少轻侠，然为州里所爱。昂之起义也，海宝率乡闾袭沧州以应昂，昂以海宝权行沧州事。前范阳太守刁整心附尔朱，遣弟子安寿袭杀海宝。叔宗仍归于昂。中兴初，高祖除前将军、廷尉少卿。太昌初，加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天平初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二年卒。赠使持节、仪同、定州刺史。

老字安德，鬲人。家世寒微。身長七尺，膂力过人。少粗

犷无赖，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，乡里患之。魏末兵起，遂与昂为部曲。义旗建，仍从征讨，以军功除殿中将军。累迁平远将军。除鲁阳太守。后除南益州刺史，领宜阳太守，赐爵长乐子。老频为二郡，出入数年，境接群蛮，又邻西敌，至于攻城野战，率先士卒，屡以少制众，西人惮之。显祖受禅，别封阳平县伯，迁南兖州刺史。后与萧轨等渡江，战没。

希光，渤海蓀人也。父绍，魏长广太守，希光随高乾起义信都。中兴初，除安南将军、安德郡守。后为世祖开府长史。武定末，从高岳平颍川，封义宁县开国侯，历颍、梁、南兖三州刺史。天保中，扬州刺史，与萧轨等渡江，战没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西兖州刺史。子子令，尚书外兵郎中。武平末，通直常侍。隋开皇中，卒于易州刺史。希光族弟子贡，以与义旗之功，官至吏部郎，后为兖州刺史。坐贪暴为世宗所杀。

显祖责陈武废萧明，命仪同萧轨率希光、东方老、裴英起、王敬宝步骑数万伐之。以七年三月渡江，袭克石头城。五将名位相侔，英起以侍中为军司，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，军中抗礼，不相服御，竟说谋略，动必乖张。顿军丹阳城下，值霖雨五十余日，及战，兵器并不堪施用，故致败亡。将帅俱死，士卒得还者十二三，所没器械军资不可胜纪。萧轨、王宝事行，史阙其传。

裴英起，河东人。其先晋末渡淮，寓居淮南之寿阳县。祖彦先，随薛安都入魏，官至赵郡守。父约，渤海相。英起聪慧滑稽，好剧谈，不拘仪检，仁魏至定州长史。世宗引为行台左丞。天保中，都官尚书，兼侍中，及战没，赠开府、尚书左仆射。

封隆之，字祖裔，小名皮，渤海之蓀人也。父回，魏司空。隆之性宽和，有度量。弱冠州郡主簿，起家奉朝请，领直后。

汝南王悦开府，为中兵参军。

初，延昌中，道人法庆作乱冀方，自号“大乘”，众五万余。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获法庆，赐爵武城子。俄兼司徒主簿、河南尹丞。时青、齐二州士民反叛，隆之奉使慰谕，咸即降款。永安中，抚军府长史。尔朱兆等屯据晋阳，魏朝以河内要冲，除隆之龙骧将军、河内太守，寻加持节、后将军、假平北将军、当郡都督。未及到郡，属尔朱兆入洛，庄帝幽崩。隆之以父遇害，常怀报雪，因此遂持节东归，图为义举。时高乾告隆之曰：“尔朱暴逆，祸加至尊，弟与兄并荷先帝殊常之眷，岂可不出身为主，以报仇耻乎？”隆之对曰：“国耻家怨，痛入骨髓，乘机而动，今实其时。”遂与乾等定计，夜袭州城，克之。乾等以隆之素为乡里所信，乃推为刺史。隆之尽心慰抚，人情感悦。

寻高祖自晋阳东出，隆之遣子子绘奉迎于滏口，高祖甚嘉之。既至信都，集诸州郡督将僚吏等议曰：“逆胡尔朱兆穷凶极虐，天地之所不容，人神之所捐弃，今所在蜂起，此天亡之时也。欲与诸君剪除凶羯，其计安在？”隆之对曰：“尔朱暴虐，天亡斯至，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，虽握重兵，其强易弱。而大王乃心王室，首唱义旗，天下之人，孰不归仰？愿大王勿疑。”中兴初，拜左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。尔朱兆等军于广阿，十月，高祖与战，大破之。乃遣隆之持节为北道大使。高祖将击尔朱兆等军于韩陵，留隆之镇邺城。尔朱兆等走，以隆之行冀州事，仍领降俘三万余人，分置诸州。

寻征为侍中。时高祖自洛还师于邺。隆之将赴都，因过谒见，启高祖曰：“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等往事尔朱，中复乖阻，及讨仲远，又与之同，猜忍之人，志欲无限。又叱烈延侯念贤皆在京师，王授以名位，此等必构祸隙。”高祖经宿

乃谓隆之曰：“侍中昨言，实是深虑。”寻封安德郡公，邑二千户，进位仪同三司。于时朝议以尔朱荣佐命前朝，宜配食明帝庙庭。隆之议曰：“荣为人臣，亲行杀逆，安有害人之母，与子对飧？考古询今，未见其义。”从之。诏隆之参议麟趾阁，以定新制。又赠其妻祖氏范阳郡君。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转授弟子孝琬等，朝廷嘉而从之。后为斛斯椿等构之于魏帝，逃归乡里。高祖知其被诬，召赴晋阳。魏帝寻以本官征之，隆之固辞不赴。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。魏清河王亶为大司马。长史。

天平初，复入为侍中，预迁都之议。魏静帝诏为侍讲，除吏部尚书，加侍中，以本官行冀州事。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，自号行台，破定州博陵郡，虜太守高永乐，南侵冀州。隆之令所部长乐太守高景等击破之，生擒绍遵，送于晋阳。元象初，除冀州刺史。寻加开府。时初召募勇果，都督李八、高法雄、封子元等不愿远戍，聚众为乱。隆之率州军破平之。兴和元年，复征为侍中。隆之素得乡里人情，频为本州，留心抚字，吏民追思，立碑颂德。转行梁州事，又行济州事，征拜尚书右仆射。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将叛，遣使阴通消息于冀州豪望，使为内应。轻薄之徒，颇相扇动，诏隆之驰驿慰抚，遂得安静。世宗密书与隆之云：“仲密枝党同恶向西者，宜悉收其家累，以惩将来。”隆之以为恩旨既行，理无追改，今若收治，示民不信，脱或惊扰，所亏处大。乃启高祖，事遂得停。

隆之自义旗始建，首参经略，奇谋妙算，密以启闻，手书削稿，罕知于外。高祖嘉其忠谨，每多从之。复以本官行济州事，转齐州刺史，武定三年卒官，年六十一。诏遣主书监神贵就吊，贖物五百段，赠使持节、都督沧瀛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、司徒公。高祖以隆之勋旧，追荣未尽，复启

赠使持节、都督冀瀛沧齐济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、太保，余如故，谥曰宣懿。高祖后至冀州境，次于交津。追忆隆之，顾谓冀州行事司马子如曰：“封公积德履仁，体通性达，自出纳军国，垂二十年，契阔艰虞，始终如一。以其忠信可凭，方以后事托之。何期报善无徵，奄从物化，言念忠贤，良可痛惜。”为之流涕。令参军仲羨以太牢就祭焉。长子早亡。第二子子绘嗣。

子绘，字仲藻，小名搔，性和理，有器局。释褐秘书郎中。尔朱兆之害魏庄帝也，与父隆之举义信都，奉使诣高祖。至信都，召署开府主簿，仍典书记。中兴元年，转大丞相主簿，加伏波将军。从高祖征尔朱兆。及平中山，军还，除通直常侍、左将军，领中书舍人。母忧解职，寻复本任。太昌中，从高祖定并、汾、肆数州，平尔朱兆及山胡等，加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魏武帝末，斛斯椿等佞幸用事，父隆之以猜忌，惧难潜归乡里，子绘亦弃官俱还。孝静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太常卿李元忠等并持节出使，观省风俗，问人疾苦。还，赴晋阳，从高祖征夏州。二年，除卫将军、平阳太守，寻加散骑常侍。晋州北界霍太山，旧号千里径者，山坂高峻，每大军往来，士马劳苦，子绘启高祖，请于旧径东谷别开一路。高祖从之，仍令子绘领汾、晋二州夫修治，旬日而就。高祖亲总六军，路经新道，嘉其省便，赐谷二百斛。后大军讨复东雍，平柴壁及乔山、紫谷、绛蜀等，子绘恒以太守前驱慰劳，征兵运粮，军士无乏。兴和初，自郡征补大行台吏部郎中。

武定元年，高仲密以武牢西叛，周文帝拥众东侵，高祖于邙山破之，乘胜长驱，遂至潼关。或谏不可穷兵极武者，高祖总命群僚议其进止。子绘言曰：“贼帅才非人雄，偷窃名号，遂敢驱率亡叛，遂死伊瀍，天道祸淫，一朝瓦解。虽仅以身免，

而魂胆俱丧。混一车书，正在今日，天与不取，反得其咎。时难遇而易失。昔魏祖之平汉中，不乘胜而取巴蜀，失在迟疑，悔无及已。伏愿大王不以为疑。”高祖深然之。但以时既盛暑，方为后图，遂命班师。

三年，父丧去职。四年，高祖西讨，起为大都督，领冀州兵赴邺，从高祖自滏口西趣晋州，会大军于玉壁。复以子绘为大行台吏部郎中。及高祖病笃，师还晋阳，引入内室，面受密旨，衔命山东，安抚州郡。高祖崩，秘未发丧，世宗以子绘为渤海太守，令驰驿赴任。世宗亲执其手曰：“诚知此郡未允勋望，但时事未安，须卿镇抚。且衣锦昼游，古人所贵，善加经略，绥静海隅，不劳学习常太守向州参也。”仍听收集部曲一千人。后进秩一等，加骠骑将军。天保二年，除太尉长史。三年，频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。四年，坐事免。六年，行南兖州事，寻除持节、海州刺史，不行。

七年，改授合州刺史。到州未几，值萧轨、裴英起等江东败没，行台司马恭发历阳，径还寿春，疆场大骇。兼在州器械，随军略尽，城隍楼雉，亏坏者多，子绘乃造城隍楼雉，缮治军器，守御所须毕备，人情渐安。寻敕于州营造船舰，子绘为大使，总监之。陈武帝曾遣其护军将军徐度等率轻舟从栅口历东关入巢湖，径袭合肥，规烧船舫。以夜一更潜寇城下，子绘率将士格战，陈人奔退。

九年，转郑州刺史。子绘晓达政事，长于绥抚，历宰州郡，所在安之。征为司徒左长史，行魏尹事。乾明初，转大司农，寻正除魏尹。皇建中，加骠骑大将军。大宁二年，迁都官尚书。高归彦作逆，召子绘入见昭阳殿。帝亲诏子绘曰：“冀州密迩京甸，归彦敢肆凶悖。已敕大司马、平原王段孝先总勒重兵，乘机电发；司空、东安王娄睿督率诸军，络绎继进。卿世载名

德，恩洽彼州，故遣参赞军事，随便慰抚，宜善加谋略，以称所寄。”即以其日驰传赴军。子绘祖父世为本州，百姓素所归附。既至，巡城谕以祸福，民吏降款，日夜相继，贼中动静，小大必知。贼平，仍敕子绘权行州事。

寻征还，敕与群官议定律令，加仪同三司。后突厥入逼晋阳，诏子绘行怀州事，乘驿之任。还为七兵尚书，转祠部尚书。河清三年，暴疾卒，年五十。世祖深叹惜之。赠使持节、瀛冀二州军事、冀州刺史、开府仪同、尚书右仆射，谥曰简。子宝盖嗣。武平末，通直常侍。

子绘弟子绣，武平中，渤海太守、霍州刺史。陈将吴明彻侵略淮南，子绣城陷，被送扬州。齐亡后，逃归。隋开皇初，终于通州刺史。子绣外貌儒雅，而侠气难忤。司空娄定远，子绣兄之婿也，为瀛州刺史。子绣在渤海，定远过之，对妻及诸女宴集，言戏微有褻慢，子绣大怒，鸣鼓集众将攻之。俄顷，兵至数千，马将千匹。定远免冠拜谢，久乃释之。

隆之弟延之，字祖业。少明辩，有世用。起家员外郎。中兴初，除中坚将军。高祖以为大行台左光禄大夫，封郟城县子。行渤海郡事。以都督从娄昭讨樊子鹄，事平，除青州刺史。延之好财利，在州多所受纳。后行晋州事，高祖沙苑失利还，延之弃州北走。高祖大怒，同罪人皆死，以隆之故，独得免。兴和二年卒，年五十四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殷瀛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司徒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恭。子孝纂嗣。

隆之弟子孝琬，字子蘧，父祖曹，魏冀州平北府长史。以隆之佐命之功，赠雍州刺史、殿中尚书。孝琬七岁而孤，独为隆之所鞠养，慈爱甚笃。年十六，本州辟主簿。魏永熙二年，隆之启以父爵富城子授焉。三年，释褐开府参军事。天平中，

轻车将军、司徒主簿。武定中，为显祖开府主簿，迁从事中郎将，领东宫洗马。天保二年卒，时年三十六，帝闻而叹惜焉。赠左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孝琬性恬静，颇好文咏。太子少师邢邵、七兵尚书王昕并先达高才，与孝琬年位悬隔，晚相逢遇，分好遂深。孝琬灵柩言归，二人送于郊外，悲哭凄恻，有感路人。

孝琬弟孝琰，字士光。少修饰学尚，有风仪。年十六，辟州主簿，释褐秘书郎。天保元年，为太子舍人，出入东宫，甚有令望。丁母忧，解任，除晋州法曹参军。寻征还，复除太子舍人。乾明初，为中书舍人。皇建初，司空掾、秘书丞、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，已发道途，遥授中书侍郎。还，坐事除名。天统三年，除并省吏部郎中、南阳王友，赴晋阳典机密。

和士开母丧，托附咸往奔哭。邺中富商丁邹、严兴等并为义孝，有一士人，亦哭在限，孝琰入吊，出谓人曰：“严兴之南，丁邹之北，有一朝士，号叫甚哀。”闻者传之。士开知而大怒。其后会黄门郎李怀奏南阳王绰专恣，士开因譖之曰：“孝琰从绰出外，乘其副马，舍离部伍，别行戏话。”时孝琰女为范阳王妃，为礼事因假入辞，帝遂决马鞭百余。放出，又遣高阿那肱重决五十，几致于死。还京，在集书省上下，从是沉废。士开死后，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后与周朝通好，赵彦深奏之，诏以为聘周使副。祖珽辅政，又奏令入文林馆，撰《御览》。孝琰文笔不高，但以风流自立，善于谈谑，威仪闲雅，容止进退，人皆慕之。尝谓祖珽云：“公是衣冠宰相，异于余人。”近习闻之，大以为恨。

寻以本官为尚书左丞，其所弹射，多承意旨。时有道人昙献者，为皇太后所幸，赏赐隆厚，车服过度。又乞为沙门统，后主意不许，但太后欲之，遂得居任，然后主常憾焉。因有僧尼以他事诉竟者，辞引昙献。上令有司推劾。孝琰案其受纳货

贿，致于极法，因搜索其家，大获珍异，悉以没官。由是正授左丞，仍令奏门下事。性颇简傲，不谐时俗，恩遇渐高，弥自矜诞，举动舒迟，无所降屈，识者鄙之。与崔季舒等以正谏同死，时年五十一。子开府行参军君确、君静等二人徙北边，少子君严、君赞下蚕室。南安之败，君确二人皆坐死。

史臣曰：高、封二公，无一人尺土之资，奋臂而起河朔，将致勤王之举，以雪庄帝仇，不亦壮哉！既克本藩，成其让德，异夫韩馥慑袁绍之威。然力谢时雄，才非命世，是以奉迎麾揆，用叶本图。高祖因之，遂成霸业。重以昂之胆力，气冠万物，韩陵之下，风飞电击。然则齐氏元功，一门而已。但以非颍川元从，异丰沛故人，腹心之寄，有所未允。露其启疏，假手天诛，枉滥之极，莫过于此。子绘才干可称，克荷堂构，弈世载德，斯为美焉。

赞曰：烈烈文昭，雄图斯契。灼灼忠武，英姿冠世。门下之酷，进退惟谷。黄河之滨，蹈义亡身。封公矫矫，共济时屯。比承明德，晖光日新。

列传第十四

李元忠 卢文伟 李义深

李元忠，赵郡柏人人也。曾祖灵，魏定州刺史、巨鹿公。祖恢，镇西将军。父显甫，安州刺史。元忠少厉志操，居丧以孝闻。袭爵平棘子。魏清河王怱为司空，辟为士曹参军。迁太尉，复启为长流参军。怱后为太傅，寻被诏为营构明堂大都督，又引为主簿。元忠粗览史书及阴阳数术，解鼓箏，兼好射弹，有巧思。遭母忧，去任。未几，相州刺史、安乐王鉴请为府司马，元忠以艰忧，固辞不就。

初，元忠以母老多患，乃专心医药，研习积年，遂善于方技。性仁恕，见有疾者，不问贵贱，皆为救疗。家素富实，其家人在乡，多有举贷求利，元忠每焚契免责。乡人甚敬重之。魏孝明时，盗贼蜂起，清河有五百人西戍，还经南赵郡，以路梗共投元忠。奉绢千匹，元忠唯受一匹，杀五羊以食之，遣奴为导，曰：“若逢贼，但道李元忠遣送。”奴如其言，贼皆舍避。

永安初，就拜南赵郡太守，以好酒，无政绩。值洛阳倾覆，庄帝幽崩，元忠弃官还家，潜图义举。会高祖率众东出，便自往奉迎。乘露车，载素箏浊酒以见高祖，因进从横之策，备陈诚款，深见嘉纳。时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据州，元忠先聚众于西山，仍与大军相合，擒斩羽生。即令行殷州事。中兴初，除中军将军、卫尉卿。二年，转太常卿、殷州大中正。后以从兄瑾年长，以中正让之。寻加征南将军。武帝将纳后，即高祖之长

女也，诏元忠与尚书令元罗致娉于晋阳。高祖每于宴席论叙旧事，因抚掌欣笑云：“此人逼我起兵。”赐白马一匹。元忠戏谓高祖曰：“若不与侍中，当更觅建义处。”高祖答曰：“建义处不虑无，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。”元忠曰：“止为此翁难遇，所以不去。”因捋高祖须而大笑。高祖亦悉其雅意，深相嘉重。后高祖奉送皇后，仍田于晋泽，元忠马倒被伤，当时殒绝，久而方苏。高祖亲自抚视。其年，封晋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后以微谴失官。时朝廷离贰，义旗多见猜阻。斛斯椿等以元忠淡于荣利，又不以世事经怀，故不在嫌疑之地。寻兼中书令。

天平初，复为太常。后加骠骑将军。四年，除使持节、光州刺史。时州境灾俭，人皆菜色，元忠表求赈贷，俟秋征收。被报，听用万石。元忠以为万石给人，计一家不过升斗而已，徒有虚名，不救其弊，遂出十五万石以赈之。事讫表陈，朝廷嘉而不责。兴和末，拜侍中。

元忠虽居要任，初不以物务干怀，唯以声酒自娱，大率常醉，家事大小，了不关心。园庭之内，罗种果药，亲朋寻诣，必留连宴赏。每挟弹携壶，敖游里闾，遇会饮酌，萧然自得。常布言于执事云：“年渐迟暮，志力已衰，久忝名官，以妨贤路。若朝廷厚恩，未便放弃者，乞在闲冗，以养余年。”武定元年，除东徐州刺史，固辞不拜。乃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曾贡世宗蒲桃一盘。世宗报以百练缣，遗其书曰：“仪同位亚台铉，识怀贞素，出藩入侍，备经要重。而犹家无担石，室若悬磬，岂轻财重义，奉时爱己故也。久相嘉尚，嗟咏无极，恒思标赏，有意无由。忽辱蒲桃，良深佩带。聊用绢百匹，以酬清德也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孙腾、司马子如尝共诣元忠，见其坐树下，拥被对壶，庭室芜旷。谓二公曰：“不意今日披藜藿也。”

因呼妻出，衣不曳地。二公相顾叹息而去，大饷米绢衣服，元忠受而散之。三年，复以本官领卫尉卿。其年卒于位，年六十。诏赠缣布五百匹，使持节、督定冀殷幽四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司徒、定州刺史，谥曰敬惠。初，元忠将仕，梦手执炬火入其父墓，中夜惊起，甚恶之。旦告其受业师，占云：“大吉，此谓光照先人，终致贵达矣。”子搔嗣。

搔，字德况，少聪敏，有才艺，音律博弈之属，多所通解。曾采诸声，别造一器，号曰八丝玄，时人称其思理。起家司徒行参军。累迁河内太守，百姓安之。入为尚书仪曹郎。天保八年卒。

元忠族弟密，字希邕，平棘人也。祖伯膺，魏东郡太守，赠幽州刺史。父焕，治书侍御史、河内太守，赠青州刺史。密少有节操，属尔朱兆杀逆，乃阴结豪右，与渤海高昂为报复之计。属高祖出山东，密以兵从举义，遥授并州刺史，封容城县侯，邑四百户。尔朱兆至广阿，高祖令密募殷、定二州兵五千人镇黄沙、井陘二道。及兆韩陵败还晋阳，随军平兆。高祖乃以薛循义行并州事，授密建州刺史。又除襄州刺史。在州十余年，甚得安边之术，威信闻于外境。高祖频降手书劳问，并赐口马。侯景外叛，诱密执之，授以官爵。景败归朝，朝廷以密从景非元心，不之罪也。天保初，以旧功授散骑常侍，复本爵县侯，卒。赠殿中尚书、济州刺史。密性方直，有行检。因母患积年，得名医治疗，不愈，乃精习经方，洞晓针药，母疾得除。当世皆服其明解，由是亦以医术知名。魏末行护军司马、武邑太守。天保初，司空长史。大宁、武平中，清河、广平二郡守，银青光禄大夫。齐亡后卒。子道谦，武平中，侍御史。道谦弟道贞，南青州司马，为逆贼邢杲所杀。赠北徐州刺史。

元忠宗人愨，字魔怜，形貌魁杰，见异于时。少有大志，

年四十，犹不仕州郡，唯招致奸侠，以为徒侣。孝昌之末，天下兵起，愨潜居林虑山，观候时变。贼帅鲜于修礼、毛普贤作乱，诏遣大都督长孙稚讨之。稚素闻愨名，召兼帐内统军。军达呼沱，贼来逆战，稚军为贼所败，愨遂归家。安乐王元鉴为北道大行台，至邺，以贼众盛强，未得前。遣使征愨，表授武骑常侍、假节、别将，镇邺城东郭。葛荣之围信都，余党南抄，阳平以北，皆为贼有。鉴命愨为前驱，别讨之，颇有斩获。及鉴谋逆，愨乃诈患暴风，鉴信之，因此得免。未几，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阳，大都裴衍屯邺城，西讨鉴。愨弃家口奔子邕，仍被征赴洛，除奉车都尉，持节镇汁河。汁河在邺之西北，重山之中，并、相二州交境。以葛荣南逼，故用愨镇之。荣遣其叔乐陵王葛苾率精骑一万击愨，愨据险拒战，苾不得前。尔朱荣至东关，愨乃见荣。荣欲分贼势，遣愨别道向襄国，袭贼署广州刺史田怙军。愨未至襄国，已擒葛荣。即表授愨建忠将军。分广平易阳、襄国，南赵郡之中丘三县为易阳郡，以愨为太守。赐爵襄国侯。

永安末，假平北将军、持节、当郡大都督，迁乐平太守。未之郡，洛京倾覆，愨率所部西保石门山。潜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及高昂兄弟、安州刺史卢曹等同契义举。助败，愨遂入石门。高祖建义，以书招愨，愨奉书，拥众数千人以赴高祖，高祖亲迎之。除使持节、征南将军、都督相州诸军事、相州刺史，兼尚书西南道行台、当州都督。令愨率本众西还旧镇，高祖亲送之。愨至乡，据马鞍山，依险为垒，征粮集兵，以为声势。尔朱兆出井陘，高祖破兆于广阿。愨统其本众，屯故城以备尔朱兆。相州既平，命愨还邺，除西南道行台都官尚书，复屯故城。尔朱兆等将至，高祖征愨参守邺城。

太昌初，除太府卿。后出为南荆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。此

州自孝昌以来，旧路断绝，前后刺史皆从间道始得达州。愍勒部曲数千人，径向悬瓠，从北阳复旧道，且战且前三百余里，所经之处，即立邮亭，蛮左大服。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、随郡太守桓和等率马步三万，兼发边蛮，围逼下溇戎。愍躬自讨击，破之。诏加车骑将军。愍于州内开立陂梁，溉稻千余顷，公私赖之。转行东荆州，仍除骠骑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当州大都督，加散骑常侍。天平二年卒。赠使持节、定殷二州军事、仪同、定州刺史。

元忠族叔景遗，少雄武有胆力，好结聚亡命，共为劫盗，乡里每患之。永安末，其兄南巨鹿太守无为以赃罪为御史纠劾，禁于州狱。景遗率左右十余骑，诈称台使，径入州城，劫无为而出之。州军追讨，竟不能制。由是以侠闻。及高祖举义于信都，景遗赴于军门。高祖素闻其名，接之甚厚。命与元忠举兵于西山，仍与大军俱会，擒刺史尔朱羽生。以功除龙骧将军，昌平县公，邑八百户。尔朱兆来伐，又力战有功，除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左将军。太昌初，进爵昌平郡公，增邑三百户，加车骑将军。天平初，出为颍州刺史。未几，为前颍川太守元洪威所袭杀。赠侍中、殷沧二州军事、大将军、开府、殷州刺史。子伽林袭。

卢文伟，字休族，范阳涿人也。为北州冠族。父敞，出后伯假。文伟少孤，有志尚，颇涉经史，笃于交友，少为乡闾所敬。州辟主簿。年三十八，始举秀才。除本州平北府长流参军，说刺史裴俊按旧迹修督亢陂，溉田万余顷，民赖其利，修立之功，多以委文伟。文伟既善于营理，兼展私力，家素贫俭，因此致富。孝昌中，诏兼尚书郎中，时行台常景启留为行台郎中。及北方将乱，文伟积稻谷于范阳城，时经荒俭，多所赈赡，弥为乡里所归。寻为杜洛周所虏。洛周败，复入葛荣，荣败，归

家。时韩楼据蓟城，文伟率乡闾屯守范阳，与楼相抗。乃以文伟行范阳郡事。防守二年，与士卒同劳苦，分散家财，拯救贫乏，莫不人人感说。尔朱荣遣将侯深讨楼，平之，文伟以功封大夏县男，邑二百户，除范阳太守。深乃留镇范阳。及荣诛，文伟知深难信，乃诱之出猎，闭门拒之。深失据，遂赴中山。

庄帝崩，文伟与幽州刺史刘灵助同谋起义。灵助克瀛州，留文伟行事，自率兵赴定州，为尔朱荣将侯深所败，文伟弃州，走还本郡，仍与高乾邕兄弟共相影响。属高祖至信都，文伟遣子怀道奉启陈诚，高祖嘉纳之。中兴初，除安东将军、安州刺史。时安州未宾，仍居帅任，行幽州事，加镇军、正刺史。时安州刺史卢曹亦从灵助举兵，助败，因据幽州降尔朱兆，兆仍以为刺史，据城不下。文伟不得入州，即于郡所为州治。太昌初，迁安州刺史，累加散骑常侍。天平末，高祖以文伟行东雍州事，转行青州事。

文伟性轻财，爱宾客，善于抚接，好行小惠，是以所在颇得人情，虽有受纳，吏民不甚苦之。经纪生资，常若不足，致财积聚，承候宠要，饷遗不绝。兴和三年卒于州，年六十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瀛殷三州军事、司徒、尚书左仆射、定州刺史，谥曰孝威。

子恭道，性温良，颇有文学。州辟主簿。李崇北征，以为开府墨曹参军。自文伟据范阳，屡经寇难，恭道常助父防守。七兵尚书郭秀素与恭道交款，及任事，每称荐之，高祖亦闻其名。天平初，特除龙骧将军、范阳太守。在郡有德惠。先文伟卒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幽平二州军事、幽州刺史、度支尚书，谥曰定。

子询祖，袭祖爵大夏男。有术学，文章华靡，为后生之俊。举秀才入京。李祖勋尝宴文士，显祖使小黄门敕祖勋曰：“茹

茹既破，何故无贺表？”使者伫立待之。诸宾皆为表，询祖俄顷便成。后朝廷大迁除，同日催拜。询祖立于东止车门外，为二十余人作表，文不加点，辞理可观。

询祖初袭爵封大夏男，有宿德朝士谓之曰：“大夏初成。”应声答曰：“且得燕雀相贺。”天保末，以职出为筑长城子使。自负其才，内怀郁快，遂毁容服如贱役者，以见杨愔。愔曰：“故旧皆有所靡，唯大夏未加处分。”询祖厉声曰：“是谁之咎！”既至役所，作《筑长城赋》，其略曰：“板则紫柏，杵则木瓜，何斯材而斯用也？草则离离靡靡，缘岗而殖，但使十步而有一芳，余亦何辞间于荆棘。”邢邵曾戏曰：“卿少年才学富盛，戴角者无上齿，恐卿不寿。”对曰：“询祖初闻此言，实怀恐惧，见丈人苍苍在鬓，差以自安。”邵甚重其敏贍。既有口辩，好臧否人物，尝语人曰：“我昨东方未明，过和氏门外，已见二陆两源，森然与槐柳齐列。”盖谓彦师、仁惠与文宗、那延也，邢邵盛誉卢思道，以询祖为不及。询祖曰：“见未能高飞者借其羽毛，知逸势冲天者剪其翅翮。”谤毁日至，素论皆薄其为人。长广太守邢子广目二卢云：“询祖有规检衿衡，思道无冰棱文举。”后颇折节。历太子舍人、司徒记室，卒官。有文集十卷，皆致遗逸。尝为赵郡王妃郑氏制挽歌词，其一篇云：“君王盛海内，伉俪尽寰中。女仪掩郑国，嫔容映赵宫。春艳桃花水，秋度桂枝风。遂使丛台夜，明月满床空。”

恭道弟怀道，性轻率好酒，颇有慕尚，以守范阳勋，出身员外散骑侍郎。文伟遣奉启诣高祖。中兴初，加平西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元象初，行台薛琬表行平州事，征赴霸府。兴和中，行汾州事。怀道家预义举，高祖亲待之，出为乌苏镇城都督，卒官。

怀道弟宗道，性粗率，重任侠。历尚书郎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后行南营州刺史。尝于晋阳置酒，宾游满坐。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：“手甚纤素。”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，士达固辞，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，士达不得已而受之。将赴营州，于督亢陂大集乡人，杀牛聚会。有一旧门生酒醉，言辞之间，微有疏失，宗道遂令沉之于水。后坐酷滥除名。

文伟族人勇，字季礼，父璧，魏下邳太守。勇初从兄景裕俱在学，其叔同称之曰：“白头必以文通，季礼当以武达，兴吾门在二子也。”幽州反者仆骨那以勇为本郡范阳王，时年十八。后葛荣作乱，又以勇为燕王。

义旗之起也，卢文伟召之，不应。尔朱灭后，乃赴晋阳。高祖署勇丞相主簿。属山西霜俭，运山东乡租输，皆令载实，违者治罪，令勇典其事。琅邪公主虚僦千余车，勇绳劾之。公主诉于高祖，而勇守法不屈。高祖谓郭秀曰：“卢勇懔懔有不可犯之色，真公直人也，方当委之大事，岂直纳租而已。”迁汝北太守，行陕州事，转行洛州事。

元象元年，官军围广州，数旬未拔。行台侯景闻西魏救兵将至，集诸将议之。勇进观形势，于是率百骑，各笼一匹马。至大隗山，知魏将李景和率军将至。勇多置幡旗于树头，分骑为十队，鸣角直前，擒西魏仪同程华，斩仪同王征蛮，驱马三百匹，通夜而还。广州守将骆超以城降，高祖令勇行广州事。

以功授仪同三司、阳州刺史，镇宜阳。叛民韩木兰、陈忻等常为边患，勇大破之。启求入朝，高祖赐勇书曰：“吾委卿阳州，唯安枕高卧，无西南之虑矣。但依朝廷所委，表启宜停。卿之妻子任在州住，当使汉儿之中无在卿前者。”武定二年卒，年三十二。勇有马五百匹，缮造甲仗六车，遗启尽献之朝廷。贖物之外，别赐布绢四千匹。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武贞侯。

李义深，赵郡高邑人也。祖真，魏中书侍郎。父绍宗，殷州别驾。义深学涉经史，有当世才用。解褐济州征东府功曹参军，累加龙骧将军。义旗初，归高祖于信都，以为大行台郎中。中兴初，除平南将军、鸿胪少卿。义深见尔朱兆兵盛，遂叛高祖奔之。兆平，高祖恕其罪，以为大丞相府记室参军。累迁左光禄大夫、相府司马，所经称职。转并州长史。时刺史可朱浑道元不亲细务，民事多委义深，甚济机速。复为大丞相司马。武定中，除齐州刺史，好财利，多所受纳。天保初，行郑州事，转行梁州事，寻除散骑常侍，为阳夏太守。段业告其在州聚敛，被禁止，送梁州穷治，未竟。三年，遇疾，卒于禁所，年五十七。

子騊駼，有才辩，尚书郎、邺县令，武平初，兼通直散骑常侍。聘陈，为陈人所称。后为寿阳道行台左丞，与王琳等同陷。周末逃归。开皇初，永安太守。卒于绛州长史。

子正藻，明敏有才干。武平末，仪同开府行参军、判集书省事。以父騊駼余没陈，正藻便谢病解职，忧思毁瘠，居处饮食若在丧之礼，人士称之。隋开皇中，历尚书工部员外郎、盩厔县令。卒于宜州长史。

騊駼弟文师，中书舍人、齐郡太守。

义深兄弟七人，多有学尚。第二弟同轨，以儒学知名。第六弟，稚廉别有传。

义深族弟神威。曾祖融，魏中书侍郎，神威幼有风裁，传其家业，礼学粗通义训。又好音乐，撰集《乐书》，近于百卷。魏武之末，尚书左丞。天保初卒。赠信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元忠本自素流，有闻教义，人伦之誉，未以纵横许之。属庄帝幽崩，群胡矫擅，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师。及高祖东轅，事与心会，一遇雄姿，遂沥肝胆，以石投水，岂

徒然哉？既享功名，终知止足，进退之道，有可观焉。文伟望重地华，早有志尚，间关夷险之际，终遇英雄之主，虽礼秩未弘，亦为佐命之一。询祖词情艳发，早著声名，负其才地，肆情矜矫，京华人士，莫不畏其舌端。任遇未闻，弱年夭逝，若得终介眉寿，通塞未可量焉。

赞曰：晋阳、大夏，抱质怀文。蹈仁履义，咸会风云。卢婴货殖，李厌嚣氛。始终之操，清浊斯分。义深参赞，有谢忠勤。

列传第十五

魏兰根 崔鹞（子瞻）

魏兰根，巨鹿下曲阳人也。父伯成，魏中山太守。兰根身長八尺，仪貌奇伟，泛览群书，诵《左氏传》、《周易》，机警有识悟。起家北海王国侍郎，历定州长流参军。丁母忧，居丧有孝称。将葬常山郡境，先有董卓祠，祠有柏树。兰根以卓凶逆无道，不应遗祠至今，乃伐柏以为郭材。人或劝之不伐，兰根尽取之，了无疑惧。遭父丧，庐于墓侧，负土成坟，忧毁殆于灭性。后为司空、司徒二府记室参军，转夏州平北府长史，入为司徒掾，出除本郡太守，并有当官之能。

正光末，尚书令李崇为本郡都督，率众讨茹茹，以兰根为长史。因说崇曰：“缘边诸镇，控摄长远。昔时初置，地广人稀，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，或国之肺腑，寄以爪牙。中年以来，有司乖实，号曰府户，役同厮养，官婚班齿，致失清流。而本宗旧类，各各荣显，顾瞻彼此，理当愤怨。更张琴瑟，今也其时，静境宁边，事之大者。宜改镇立州，分置郡县，凡是府户，悉免为民，入仕次叙，一准其旧，文武兼用，威恩并施。此计若行，国家庶无北顾之忧矣。”崇以秦闻，事寝不报。军还，除冠军将军，转司徒右长史，假节，行豫州事。

孝昌初，转岐州刺史。从行台萧宝寅讨破宛川，俘其民人为奴婢，以美女十人赏兰根。兰根辞曰：“此县界于强虏，皇威未接，无所适从，故成背叛。今当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，奈

何将充仆隶乎？”尽以归其父兄。部内麦多五穗，邻州田鼠为灾，犬牙不入岐境。属秦陇反叛，萧宝寅败于泾州，高平虜贼逼岐州，州城民逼囚兰根降贼。宝寅至雍州，收辑散亡，兵威复振，城民复斩贼刺史侯莫陈仲和，推兰根复任。朝廷以兰根得西土人心，加持节、假平西将军、都督泾岐东秦南岐四州军事，兼四州行台尚书。寻入拜光禄大夫。

孝昌末，河北流人南渡，以兰根兼尚书，使齐、济、二兖四州安抚，并置郡县。河间邢杲反于青、兖之间，杲，兰根之甥也，复诏兰根衔命慰劳。杲不下，仍随元天穆讨之。还，除太府卿，辞不拜。转安东将军、中书令。

庄帝之将诛尔朱荣也，兰根闻其计，遂密告尔朱世隆。荣死，兰根恐庄帝知之，忧惧不知所出。时应诏王道习见信于庄帝，兰根乃托附之，求得在外立功。道习为启闻，乃以兰根为河北行台，于定州率募乡曲，欲防并陞。时尔朱荣将侯深自范阳趣中山，兰根与战，大败，走依渤海高乾。属乾兄弟举义，因在其中。高祖至，以兰根宿望，深礼遇之。中兴初，加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。及高祖将入洛阳，遣兰根先至京师。时废立未决，令兰根观察魏前废帝。帝神采高明，兰根恐于后难测，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鹞同心固请于高祖，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，今若仍立，于理不允。高祖不得已，遂立武帝。废帝素有德业，而为兰根等构毁，深为时论所非。

太昌初，除仪同三司，寻加开府，封巨鹿县侯，邑七百户。启授兄子同达。兰根既预义勋，位居端揆，至是始叙复岐州勋，封永兴县侯，邑千户。高乾之死，兰根惧，去宅，避于寺。武帝大加谴责，兰根忧怖，乃移病解仆射。天平初，以病笃上表求还乡里。魏帝遣舍人石长宣就家劳问，犹以开府仪同，门施行马，归于本乡。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冀定殷三州军事、

定州刺史、司徒公、侍中，谥曰文宣。兰根虽以功名自立，然善附会，出处之际，多以计数为先，是以不为清论所许。

长子相如，秘书郎中。以建义勋，寻加将军。袭父爵，迁安东将军、殷州别驾，入为侍御史。武定三年卒。次子敬仲。肃宗时，佐命功臣配享，而不及兰根。敬仲表诉，帝以诏命既行，难于追改，擢敬仲为祠部郎中。卒于章武太守。

兰根族弟明朗，颇涉经史，粗有文性。累迁大司马府法曹参军，兼尚书金部郎中。元颢入洛阳，明朗为南道行台郎中，为颢所擒。后弃颢逃还，除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赐爵巨鹿侯。永安末，兰根为河北行台，引明朗为左丞。及兰根中山之败，俱归高祖。中兴初，拜抚军将军，出为安德太守。后转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定州大中正。武定初，为显祖谏议参军。出为平阳太守，为御史所劾，因被禁止。遇病卒。

明朗从弟愷，少抗直有才辩。魏末，辟开府行参军，稍迁尚书郎、齐州长史。天保中，聘陈使副。迁青州长史，固辞不就。杨愔以闻，显祖大怒，谓愔云：“何物汉子，我与官不肯就！明日将过，我自共语。”是时显祖已失德，朝廷皆为之惧，而愷情貌坦然。显祖切责之，仍云：“死与长史孰优，任卿选一处。”愷答云：“能杀臣者是陛下，不受长史者是愚臣，伏听明诏。”显祖谓愔云：“何虑无人作官职，苦用此汉何为，放其还家，永不收采。”由是积年沉废。后遇杨愔于路，微自披陈。杨答曰：“发诏授官，咸由圣旨，非选曹所悉，公不劳见诉。”愷应声曰：“虽复零雨自天，终待云兴四岳。公岂得言不知？”杨欣然曰：“此言极为简要，更不须多语。”数日，除霍州刺史。在职有治方，为边民悦服。大宁中，卒于胶州刺史。

愷从子彦卿，魏大司农季景之子。武平中，兼通直散骑常

侍，聘陈使副。

彦卿弟淡，学识有词藻。武平初，殿中御史，迁中书舍人，待诏文林馆。隋开皇中，太子舍人、著作郎。撰《后魏书》九十二卷，甚得史体，时称其善云。

崔鹞，字长孺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父休，魏七兵尚书，赠仆射。鹞状貌伟丽，善于容止，少有名望，为当时所知。初为魏世宗挽郎，释褐太学博士。永安中，坐事免归乡里。高祖于信都起义，鹞归焉。高祖见之，甚悦，以为谘议参军。寻除给事黄门侍郎，迁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高祖入洛，议定废立。太仆慕容绍宗盛称普泰王贤明，可以为社稷主。鹞曰：“若其明圣，自可待我高王，徐登九五。既为逆胡所立，何得犹作天子。若从俊言，王师何名义举？”由是中兴、普泰皆废，更立平阳王为帝。以建义功，封武城县公，邑一千四百户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仍领黄门郎。

鹞居门下，恃预义旗，颇自矜纵。寻以贪污为御史纠劾，因逃还乡里，遇赦始出。高祖以鹞本预义旗，复其黄门。天平初，为侍读，监典书。寻除徐州刺史，给广宗部曲三百、清河部曲千人。鹞性豪慢，宠妾冯氏，假其威刑，恣情取受，风政不立。初鹞为常侍，求人修起居注。或曰：“魏收可。”鹞曰：“收轻薄徒耳。”更引祖鸿勋为之。既居枢要，又以卢元明代收为中书郎，由是收衔之。及收聘梁，过徐州，鹞备刺史卤簿而送之，使人相闻魏曰：“勿怪仪卫多，稽古之力也。”收报曰：“白崔徐州，建义之勋，何稽古之有！”鹞自以门阀素高，特不平此言。收乘宿憾，故以挫之。罢州，除七兵尚书、清河邑中正。

赵郡李浑尝宴聚名辈，诗酒正欢哗，鹞后到，一坐无复谈话者。郑伯献叹曰：“身长八尺，面如刻画，警咳为洪钟响，

胸中贮千卷书，使人那得不畏服！”

鹞每以籍地自矜，谓卢元明曰：“天下盛门，唯我与尔，博崔赵李，何事者哉！”崔暹闻而衔之。高祖葬后，鹞又窃言：“黄颌小儿堪当重任不？”暹外兄李慎以鹞言告暹。暹启世宗，绝鹞朝谒。鹞要拜道左，世宗发怒曰：“黄颌小儿，何足拜也！”于是锁鹞赴晋阳而讯之。鹞不伏，暹引邢子才为证，子才执无此言。鹞在禁，谓子才曰：“卿知我意属太丘不？”子才出告鹞子瞻云：“尊公意正应欲结婚于陈元康。”瞻有女，乃许妻元康子，求其父。元康为言之于世宗曰：“崔鹞名望素重，不可以私处言语便以杀之。”世宗曰：“若免其性命，犹当徙之遐裔。”元康曰：“鹞若在边，或将外叛。以英贤资寇敌，非所宜也。”世宗曰：“既有季珪之罪，还令输作可乎？”元康曰：“尝读《崔琰传》，追恨魏武不弘。鹞若在作所而殒，后世岂道公不杀也？”世宗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元康曰：“崔鹞合死，朝野莫不知之，公诚能以宽济猛，特轻其罚，则仁德弥著，天下归心。”乃舍之。鹞进谒奉谢，世宗犹怒曰：“我虽无堪，忝当大任，被卿名作黄颌小儿，金石可销，此言难灭！”

天保初，除侍中，监起居。以禅代之际，参掌仪礼，别封新丰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回授第九弟约。鹞一门婚嫁，皆是衣冠之美，吉凶仪范，为当时所称。娄太后为博陵王纳鹞妹为妃，敕中使曰：“好作法用，勿使崔家笑人。”婚夕，显祖举酒祝曰：“新妇宜男，孝顺富贵。”鹞奏曰：“孝顺出自臣门，富贵恩由陛下。”

五年，出为东兖州刺史，复携冯氏之部。鹞寻遇偏风，而冯氏骄纵，接纳狼籍，为御史所劾，与鹞俱召诣廷尉。寻有别敕，斩冯于都市。鹞以疾卒狱中，年六十一。

鹞历览群书，兼有词藻，自中兴立后，迄于武帝，诏诰表檄，多鹞所为。然率性豪侈，溺于财色，诸弟之间，不能尽雍穆之美，世论以此讥之。鹞素与魏收不协，收既专典国史，鹞恐被恶言，乃悦之曰：“昔有班固，今则魏子。”收笑而憾不释。子瞻嗣。

瞻字彦通，聪明强学，有文情，善容止，神采嶷然，言不妄发。年十五，刺史高昂召署主簿，清河公岳辟开府西阁祭酒。崔暹为中尉，启除御史，以才望见收，非其好也。高祖入朝，还晋阳，被召与北海王晞陪从，俱为诸子宾友。仍为相府中兵参军，转主簿。世宗崩，秘未发丧，显祖命瞻兼相府司马使邺。魏孝静帝以人日登云龙门，其父鹞侍宴，又敕瞻令近御坐，亦有应诏诗，问邢邵等曰：“此诗何如其父？”咸云：“鹞博雅弘丽，瞻气调清新，并诗人之冠。”宴罢，共嗟赏之，咸云：“今日之宴，并为崔瞻父子。”

天保初，兼并省吏部郎中。寻丁忧，起为司徒属。杨愔欲引瞻为中书侍郎。时卢思道直中书省，因问思道曰：“我此日多务，都不见崔瞻文藻，卿与其亲通，理当相悉。”思道答曰：“崔瞻文词之美，实有可称，但举世重其风流，所以才华见没。”愔云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便奏用之。事既施行。愔又曰：“昔裴瓚晋世为中书郎，神情高迈，每于禁门出入，宿卫者肃然动容。崔生堂堂之貌，亦当无愧裴子。”

皇建元年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友。概将东还，瞻遗之书曰：“仗气使酒，我之常弊，诋诃指切，在卿尤甚。足下告归，吾于何闻过也？”瞻患气，兼性迟重，虽居二省，竟不堪敷奏。加征虏将军，除清河邑中正。肃宗践祚，皇太子就傅受业，诏除太子中庶子，征赴晋阳。敕专在东宫，调护讲读，及进退礼度，皆归委焉。太子纳妃斛律氏，敕瞻与

鸿胪崔劼撰定婚礼仪注。仍面受别旨曰：“虽有旧事，恐未尽善，可好定此仪，以为后式。”

大宁元年，除卫尉少卿，寻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。瞻词韵温雅，南人大相钦服，乃言：“常侍前朝通好之日，何意不来？”其见重如此。还除太常少卿，加冠军将军，转尚书吏部郎中。因患急十余日。旧式，百日不上解官，吏部尚书尉瑾性褊急，以瞻举指舒缓，曹务繁剧，遂附驿奏闻，因而被代。瞻遂免归乡里。天统末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就拜银青光禄大夫。武平三年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使持节、都督济州军事、大理卿、刺史，谥曰文。

瞻性简傲，以才地自矜，所与周旋，皆一时名望。在御史台，恒于宅中送食，备尽珍羞，别室独餐，处之自若。有一河东人士姓裴，亦为御史，伺瞻食，便往造焉。瞻不与交言，又不命匕箸。裴坐观瞻食罢而退。明日，裴自携匕箸，恣情饮啖。瞻方谓裴云：“我初不唤君食，亦不共君语，君遂能不拘小节。昔刘毅在京口，冒请鹅炙，岂亦异于是乎？君定名士。”于是每与之同食。

鵬昆季仲文，有学尚，魏高阳太守、清河内史。兴和中，为丞相掾。沙苑之败，仲文持马尾以渡河，波中乍没乍出。高祖望见曰：“崔掾也。”遽遣船赴接。既济，劳之曰：“卿为亲为君，不顾万死，可谓家之孝子，国之忠臣。”加中军将军。天保初，拜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七年卒，年六十。子偃，武平中，历太子洗马、尚书郎。偃弟儻，学识有才思，风调甚高。武平中，琅琊王大司马中兵参军。参定五礼，待诏文林馆。隋仁寿中，卒于通直散骑常侍。叔仁，魏颍州刺史。子彦武，有识用，朝歌令。隋开皇初，魏州刺史。子侃，魏末兼通直常侍，聘梁使。子极，武平初太子仆，卒于武德郡守。子聿，魏东莞

太守。子约，司空祭酒。

鹞族叔景凤，字鸾叔，鹞五世祖暹玄孙也。景凤涉学，以医术知名。魏尚药典御，天保中谯州刺史。景凤兄景哲，魏太中大夫、司徒长史。子国，字法峻，幼好学，泛览经传，多伎艺，尤工相术。天保初尚药典御，乾明拜高阳郡太守、太子家令，武平假仪同三司，卒于鸿胪卿。法峻以武平六年从驾在晋阳，尝语中书侍郎李德林云：“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，俱尽其事，口不忍言。唯弟一人，更应富贵，当在他国，不在本朝，吾亦不及见也。”其精妙如此。

鹞族子肇师，魏尚书仆射亮之孙也。父士太，谏议大夫。肇师少时疏散，长遂变节，更成谨厚。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思。袭父爵乐陵男。释褐开府东阁祭酒，转司空外兵参军，迁大司马府记室参军。天平初，转通直侍郎，为尉劳青州使。至齐州界，为土贼崔迦叶等所虏，欲逼与同事。肇师执节不动，谕以祸福，贼遂舍之。乃巡慰青部而还。元象中，数以中舍人接梁使。武定中，复兼中正员郎，送梁使徐州。还，敕修起居注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梁副使。转中书舍人。天保初，参定禅代礼仪，封襄城县男，仍兼中书侍郎。二年卒，时年四十九。

史臣曰：兰根早有名行，为时论所称；长孺才望之美，见重当世。并功参霸迹，位遇通显，与李元忠、卢文伟盖义旗之人物欤？魏之要幸附会，崔以门地骄很，虽有周公之美，犹以为累德，况未足喻其高下也。瞻词韵温雅，风神秀发，亦一时之领袖焉。

赞曰：崔、魏才望，见重霸初。名教之迹，其犹病诸。彦通尚志，家风有余。

列传第十六

孙搴 陈元康 杜弼

孙搴，字彦举，乐安人也。少厉志勤学，自检校御史再迁国子助教。太保崔光引修国史，频历行台郎，以文才著称。崔祖螭反，搴预焉，逃于王元景家，遇赦乃出。孙腾以宗情荐之，未被知也。会高祖西讨，登风陵，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、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，二人皆辞，请以搴自代。高祖引搴入帐，自为吹火，催促之。搴援笔立成，其文甚美。高祖大悦，即署相府主簿，专典文笔。又能通鲜卑语，兼宣传号令。当烦剧之任，大见赏重。赐妻韦氏，既士人子女，又兼色貌，时人荣之。寻除左光禄大夫，常领主簿。

世宗初欲之邺，总知朝政，高祖以其年少未许。搴为致言，乃果行。恃此自乞特进，世宗但加散骑常侍。时又大括燕、恒、云、朔、显、蔚、二夏州、高平、平凉之民以为军士，逃隐者身及主人、三长、守令罪以大辟，没入其家。于是所获甚众，搴之计也。

搴学浅而行薄，邢邵尝谓之曰：“更须读书。”搴曰：“我精骑三千，足敌君羸卒数万。”尝服棘刺丸，李谐等调之曰：“卿棘刺应自足，何假外求。”坐者皆笑。司马子如与高季式召搴饮酒，醉甚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高祖亲临之。子如叩头请罪，高祖曰：“折我右臂，仰觅好替还我。”子如举魏收、季式举陈元康，以继搴焉。赠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、青州刺史。

陈元康，字长猷，广宗人也。父终德，魏济阴内史，终于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元康贵，赠冀州刺史，谥曰贞。元康颇涉文史，机敏有干用。魏正光五年，从尚书令李崇北伐，以军功赐爵临清县男。普泰中，除主书，加威烈将军。天平元年，修起居注。二年，迁司徒府记室参军，尤为府公高昂所信。后出为瀛州开府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所历皆为称职，高祖闻而征焉。稍被任使，以为相府功曹参军，内掌机密。

高祖经纶大业，军务烦广，元康承受意旨，甚济速用。性又柔谨，通解世事。高祖尝怒世宗于内，亲加毆蹋，极口骂之。出以告元康，元康谏曰：“王教训世子，自有礼法，仪刑式瞻，岂宜至是。”言辞恳恳，至于流涕。高祖从此为之惩忿。时或恚挞，辄曰：“勿使元康知之。”其敬惮如此。高仲密之叛，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，将杀暹。世宗匿而为之谏请。高祖曰：“我为舍其命，须与苦手。”世宗乃出暹而谓元康曰：“卿若使崔得杖，无相见也。”暹在廷，解衣将受罚，元康趋入，历阶而升，且言曰：“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，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？”高祖从而宥焉。世宗入辅京室，崔暹、崔季舒、崔昂等并被任使，张亮、张徽纂并高祖所待遇，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。时人语曰：“三崔二张，不如一康。”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虞女为右卫将军郭琼子妇，琼以死罪没官，高祖启以赐元康为妻，元康乃弃故妇李氏，识者非之。元康便辟善事人，希颜候意，多有进举，而不能平心处物，溺于财利，受纳金帛，不可胜纪，放责交易，遍于州郡，为清论所讥。

从高祖破周文帝于邙山，大会诸将，议进退之策。咸以为野无青草，人马疲瘦，不可远追。元康曰：“两雄交战，岁月已久，今得大捷，便是天授，时不可失，必须乘胜追之。”高祖曰：“若遇伏兵，孤何以济？”元康曰：“王前涉沙苑还军，

彼尚无伏，今奔败若此，何能远谋。若舍而不追，必成后患。”高祖竟不从。以功封安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寻除平南将军、通直常侍，转大行台郎中，徙右丞。及高祖疾笃，谓世宗曰：“邙山之战，不用元康之言，方貽汝患。以此为恨，死不瞑目。”高祖崩，秘不发丧，唯元康知之。

世宗嗣事，又见任待。拜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，别封昌国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侯景反，世宗逼于诸将，欲杀崔暹以谢之，密语元康。元康谏曰：“今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，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神，何以下安黎庶？晁错前事，愿公慎之。”世宗乃止。高岳讨侯景未克，世宗欲遣潘相乐副之。元康曰：“相乐缓于机变，不如慕容绍宗，且先王有命，称其堪敌侯景，公但推赤心于此人，则侯景不足忧也。”是时绍宗在远，世宗欲召见之，恐其惊叛。元康曰：“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，新使人来饷金，以致其诚款。元康欲安其意，故受之而厚答其书。保无异也。”世宗乃任绍宗，遂以破景。赏元康金五十斤。王思政入颍城，诸将攻之不能拔，元康进计于世宗曰：“公匡辅朝政，未有殊功，虽败侯景，本非外贼。今颍城将陷，原公因而乘之，足以取威定业。”世宗令元康驰驿观之。复命曰：“必可拔。”世宗于是亲征，既至而克，赏元康金百铤。

初，魏朝授世宗相国、齐王，世宗频让不受。乃召诸将及元康等密议之，诸将皆劝世宗恭应朝命，元康以为未可。又谓魏收曰：“观诸人语，专欲误王。我向已启王，受朝命，置官僚，元康叨忝或得黄门郎，但时事未可耳。”崔暹因间之，荐陆元规为大行台郎，欲以分元康权也。元康既贪货贿，世宗内渐嫌之，元康颇亦自惧。又欲用为中书令，以闲地处之，事未施行。

属世宗将受魏禅，元康与杨愔、崔季舒并在世宗坐，将大迁除朝士，共品藻之。世宗家苍头奴兰固成先掌厨膳，甚被宠昵。先是，世宗杖之数十，其人性躁，又恃旧恩，遂大忿恚，与其同事阿改谋害世宗。阿改时事显祖，常执刀随从，云若闻东斋叫声，即以加刃于显祖。是日值魏帝初建东宫，群官拜表。事罢，显祖出东止车门，别有所之，未还而难作。固成因进食，置刀于盘下而杀世宗。元康以身扞蔽，被刺伤重，至夜而终，时年四十三。杨愔狼狈走出，季舒逃匿于厕，库直纆奚舍乐扞贼死。是时秘世宗凶问，故殓元康于宫中，托以出使南境，虚除中书令。明年，乃诏曰：“元康识超往哲，才极时英，千仞莫窥，万顷难测。综核戎政，弥纶霸道，草昧邵陵之谋，翼赞河阳之会，运筹定策，尽力尽心，进忠补过，亡家殉国，扫平逋寇，廓清荆楚，申、甫之在隆周，子房之处盛汉，旷世同规，殊年共美。大业未融，山隤奄及，悼伤既切，宜崇茂典。赠使持节、都督冀定瀛殷沧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追封武邑县一千户，旧封并如故，谥曰文穆。赐物一千二百段。大鸿胪监丧事。凶礼所须，随由公给。”元康母李氏，元康卒后，哀感发病而终，赠广宗郡君，谥曰贞昭。

元康子善藏，温雅有鉴裁，武平末，假仪同三司、给事黄门侍郎。隋开皇中，尚书礼部侍郎。大业初，卒于彭城郡赞治。

元康弟谏，官至大鸿胪。次季璩，巨鹿太守，转冀州别驾。平秦王归彦反，季璩守节不从，因而遇害。赠卫尉卿、赵州刺史。

杜弼，字辅玄，中山曲阳人也，小字辅国。自序云，本京兆杜陵人，九世祖骛，晋散骑常侍，因使没赵，遂家焉。祖彦衡，淮南太守。父慈度，繁峙令。弼幼聪敏，家贫无书，年十二，寄郡学受业，讲授之祭，师每奇之。同郡甄琛为定州长史，

简试诸生，见而策问，义解闲明，应答如响，大为琛所叹异。其子宽与弼为友。州牧任城王澄闻而召问，深相嗟赏，许以王佐之才。澄、琛还洛，称之于朝，丞相高阳王等多相招命。

延昌中，以军功起家，除广武将军、恒州征虏府墨曹参军，典管记。弼长于笔札，每为时辈所推。孝昌初，除太学博士，带广阳王骠骑府法曹行参军，行台度支郎中。还，除光州曲城令。为政清静，务尽仁恕，词讼止息，远近称之。时天下多难，盗贼充斥，征召兵役，途多亡叛，朝廷患之。乃令兵人所赍戎具，道别车载；又令县令自送军所。时光州发兵，弼送所部达北海郡，州兵一时散亡，唯弼所送不动。他境叛兵并来攻劫，欲与同去。弼率所领亲兵格斗，终莫肯从，遂得俱达军所。军司崔钟以状上闻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普泰中，吏曹下访守令尤异，弼已代还，东莱太守王昕以弼应访。弼父在乡，为贼所害，弼行丧六年。以常调除御史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领内正字。台中弹奏，皆弼所为。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，委弼覆察，然后施行。

迁中军将军、北豫州、骠骑大将军府司马。未之官，仪同襄泰总戎西伐，诏弼为泰监军。及泰失利自杀，弼与其徒六人走还，陕州刺史刘贵锁送晋阳。高祖诘之曰：“襄中尉此行，吾前具有法用，乃违吾语，自取败亡。尔何由不一言谏争也？”弼对曰：“刀笔小生，唯文墨薄技，便宜之事，议所不及。”高祖益怒。赖房谏而获免。左迁下灌镇司马。

元象初，高祖征弼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，署记室事，转大行台郎中，寻加镇南将军。高祖又引弼典掌机密，甚见信待。或有造次不及书教，直付空纸，即令宣读。弼尝承间密劝高祖受魏禅，高祖举杖击走之。相府法曹辛子炎谄事，云须取署，子炎读“署”为“树”。高祖大怒曰：“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！”

杖之于前。弼进曰：“《礼》，二名不偏讳，孔子言“徵”不言“在”，言“在”不言“徵”。子炎之罪，理或可恕。”高祖骂之曰：“眼看人瞋，乃复牵经引《礼》！”叱令出去。弼行十步许，呼还，子炎亦蒙释宥。世子在京闻之，语杨愔曰：“王左右赖有此人方正，庶天下皆蒙其利，岂独吾家也。”

弼以文武在位，罕有廉洁，言之于高祖。高祖曰：“弼来，我语尔。天下浊乱，习俗已久。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，黑獭常相招诱，人情去留未定。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，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。我若急作法网，不相饶借，恐督将尽投黑獭，士子悉奔萧衍，则人物流散，何以为国？尔宜少待，吾不忘之。”及将有沙苑之役，弼又请先除内贼，却讨外寇。高祖问内贼是谁。弼曰：“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。”高祖不答，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，举刀按槊以夹道，使弼冒出其间，曰：“必无伤也。”弼战栗汗流。高祖然后喻之曰：“箭虽注不射，刀虽举不击，槊虽按不刺，尔犹顿丧魂魄。诸勋人身触锋刃，百死一生，纵其贪鄙，所取处大，不可同之循常例也。”弼于时大恐，因顿颡谢曰：“愚痴无智，不识至理，今蒙开晓，始见圣达之心。”

后从高祖破西魏于邙山，命为露布，弼手即书绢，曾不起草。以功赐爵定阳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。奉使诣阙，魏帝见之于九龙殿，曰：“朕始读《庄子》，便值秦名，定是体道得真，玄同齐物。闻卿精学，聊有所问。经中佛性、法性为一为异？”弼对曰：“佛性法性，止是一理。”诏又问曰：“佛性既非法性，何得为一？”对曰：“性无不在，故不说二。”诏又问曰：“说者皆言法性宽，佛性狭，宽狭既别，非二如何？”弼又对曰：“在宽成宽，在狭成狭，若论性体，非宽非狭。”诏问曰：“既言成宽成狭，何得非宽非狭？”

若定是狭，亦不能成宽。”对曰：“以非宽狭，故能成宽狭，宽狭所成虽异，能成恒一。”上悦称善。乃引入经书库，赐《地持经》一部，帛一百匹。平阳公淹为并州刺史，高祖又命弼带并州骠骑府长史。

弼性好名理，探味玄宗，自在军旅，带经从役。注老子《道德经》二卷，表上之曰：“臣闻乘风理弋，追逸羽于高云；临波命钩，引沉鳞于大壑。苟得其道，为工其事，在物既尔，理亦固然。窃惟《道》、《德》二经，阐明幽极，旨冥动寂，用周凡圣。论行也清净柔弱，语迹也成功致治。实众流之江海，乃群艺之本根。臣少览经书，偏所笃好，虽从役军府，而不舍游息。钻味既久，斐{文}如有所见，比之前注，微谓异于旧说。情发于中而彰诸外，轻以管窥，遂成穿凿。无取于游刃，有惭于运斤。不足破秋毫之论，何以解连环之结。本欲止于门内，贻厥童蒙，兼以近资愚鄙，私备忘阙。不悟姑射凝神，汾阳流照，盖高之听卑，迕言在察。春未奉旨，猥蒙垂诱，今上所注《老子》，谨冒封呈，并序如别。”诏答云：“李君游神冥窟，独观恍惚，玄同造化，宗极群有。从中被外，周应可以裁成；自己及物，运行可以资用。隆家宁国，义属斯文。卿才思优洽，业尚通远，息栖儒门，驰骋玄肆，既启专家之学，且畅释老之言。户列门张，途通径达，理事兼申，能用俱表，彼贤所未悟，遗老所未闻，旨极精微，言穷深妙。朕有味二经，倦于旧说，历览新注，所得已多，嘉尚之来，良非一绪。已敕杀青编，藏之延阁。”又上一本于高祖，一本于世宗。

武定中，迁卫尉卿。会梁遣贞阳侯萧明等入寇彭城，大都督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率诸军讨之，诏弼为军司，摄台左右。临发，世宗赐胡马一匹，语弼曰：“此厩中第二马，孤恒自乘骑，今方远别，聊以为赠。”又令陈政务之要可为鉴戒者，录

一两条。弼请口陈曰：“天下大务，莫过赏罚二端，赏一人使天下人喜，罚一人使天下人服。但能二事得中，自然尽美。”世宗大悦曰：“言虽不多，于理甚要。”握手而别。破萧明于寒山，别与领军潘乐攻拔梁潼州，仍与岳等抚军恤民，合境倾赖。

六年四月八日，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，弼与吏部尚书杨愔、中书令邢邵、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。敕弼升师子座，当众敷演。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缙林之英，问难锋至，往复数十番，莫有能屈。帝曰：“此贤若生孔门，则何如也？”

关中遣仪同王思政据颍州，太尉高岳等攻之。弼行颍州事，摄行台左丞。时大军在境，调输多费，弼均其苦乐，公私兼举，大为州民所称。颍州之平也，世宗曰：“卿试论王思政所以被擒。”弼曰：“思政不察逆顺之理，不识大小之形，不度强弱之势，有此三蔽，宜其俘获。”世宗曰：“古有逆取顺守，大吴困于小越，弱燕能破强齐。卿之三义，何以自立？”弼曰：“王若顺而不大，大而不强，强而不顺，于义或偏，得如圣旨。今既兼备众胜，鄙言可以还立。”世宗曰：“凡欲持论，宜有定指，那得广包众理，欲以多端自固？”弼曰：“大王威德，事兼众美，义博故言博，非义外施言。”世宗曰：“若尔，何故周年不下，孤来即拔？”弼曰：“此盖天意欲显大王之功。”

显祖引为兼长史，加卫将军，转中书令，仍长史。进爵定阳县侯，增邑通前五百户。弼志在匡赞，知无不为。显祖将受魏禅，自晋阳至平城都，命弼与司空司马子如驰驿先入，观察物情。践祚之后，敕命左右箱入柏阁。以预定策之功，迁骠骑将军、卫尉卿，别封长安县伯。

尝与邢邵扈从东山，共论名理。邢以为人死还生，恐为蛇画足。弼答曰：“盖谓人死归无，非有能生之力。然物之未生，本亦无也，无而能有，不以为疑，因前生后，何独致怪？”邢云：“圣人设教，本由劝奖，故惧以将来，理望各遂其性。”弼曰：“圣人合德天地，齐信四时，言则为经，行则为法，而云以虚示物，以诡劝民，将同鱼腹之书，有异凿楹之诘，安能使北辰降光，龙宫韞椟。就如所论，福果可以熔铸性灵，弘奖风教，为益之大，莫极于斯。此既真教，何谓非实？”邢云：“死之言渐，精神尽也。”弼曰：“此所言渐，如射箭尽，手中尽也。《小雅》曰‘无草不死’，《月令》又云‘靡草死’，动植虽殊，亦此之类。无情之卉，尚得还生，含灵之物，何妨再造。若云草死犹有种在，则复人死亦有识。识种不见，以为无者。神之在形，亦非自曷，离朱之明不能睹。虽孟轲观眸，贤愚可察；钟生听曲，山水呈状。乃神之工，岂神之质。犹玉帛之非礼，钟鼓之非乐，以此而推，义斯见矣。”邢云：“季札言无不之，亦言散尽，若复聚而为物，不得言无不之也。”弼曰：“骨肉下归于土，魂气则无不之，此乃形坠魂游，往而非尽。如鸟出巢，如蛇出穴。由其尚有，故无所不之，若令无也，之将焉适？延陵有察微之识，知其不随于形；仲尼发习礼之叹，美其斯与形别。若许以廓然，然则人皆季子。不谓高论，执此为无。”邢云：“神之在人，犹光之在烛，烛尽则光穷，人死则神灭。”弼曰：“旧学前儒，每有斯语，群疑众惑，咸由此起。盖辨之者未精，思之者不笃。窃有未见，可以核诸。烛则因质生光，质大光亦大；人则神不系于形，形小神不小。故仲尼之智，必不短于长狄；孟德之雄，乃远奇于崔琰。神之于形，亦犹君之有国。国实君之所统，君非国之所生。不与同生，孰云俱灭？”邢云：“舍此适彼，生生恒在。周、孔自应

同庄周之鼓缶，和桑扈之循歌？”弼曰：“共阴而息，尚有将别之悲；穷辙以游，亦与中途之叹。况曰联体同气，化为异物，称情之服，何害于圣。”邢云：“鹰化为鸠，鼠变为鸱，黄母为蟹，皆是生之类也。类化而相生，犹光去此烛，复燃彼烛。”弼曰：“鹰未化为鸠，鸠则非有。鼠既二有，何可两立。光去此烛，得燃彼烛，神去此形，亦托彼形，又何惑哉？”邢云：“欲使土化为人，木生眼鼻，造化神明，不应如此。”弼曰：“腐草为萤，老木为蝎，造化不能，谁其然也？”其后别与邢书云：“夫建言明理，宜出典证，而违孔背释，独为君子。若不师圣，物各有心，马首欲东，谁其能御？奚取于适衷，何贵于得一。逸韵虽高，管见未喻。”前后往复再三，邢邵理屈而止，文多不载。

又以本官行郑州事，未发，为家客告弼谋反，收下狱，案治无实，久乃见原。因此绝朝见。复坐第二子廷尉监台卿断狱稽迟，与寺官俱为郎中封静哲所讼。事既上闻，显祖发忿，遂徙弼临海镇。时楚州人东方白额谋反，南北响应，临海镇为贼师张绰、潘天合等所攻，弼率厉城人，终得全固。显祖嘉之，敕行海州事，即所徙之州。在州奏通陵道并韩信故道。又于州东带海而起长堰，外遏咸潮，内引淡水。敕并依行。转徐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又除胶州刺史。

弼儒雅宽恕，尤晓史职。所在清洁，为吏民所怀。耽好玄理，老而愈笃。又注《庄子·惠施篇》、《易上下系》，名《新注义苑》，并行于世。弼性质直，前在霸朝，多所匡正。及显祖作相，致位僚首，初闻揖让之议，犹有谏言。显祖尝问弼云：“治国当用何人？”对曰：“鲜卑车马客，会须用中国人。”显祖以为此言讥我。高德政居要，不能下之，乃于众前面折云：“黄门在帝左右，何得闻善不惊，唯好减削抑挫！”德政

深以为恨，数言其短。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，受人请属，大营婚嫁。显祖内衔之。弼恃旧，仍有公事陈请。十年夏，上因饮酒，积其愆失，遂遣就州斩之，时年六十九。既而悔之，驿追不及。长子蕤、第四子光远徙临海镇。次子台卿，先徙东豫州。乾明初，并得还邺。天统五年，追赠弼使持节、扬郢二州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刺史，谥曰文肃。

蕤、台卿，并有学业。台卿文笔尤工，见称当世。蕤字子美，武平中大理少卿，兼散骑常侍，聘陈使主。末年，吏部郎中。隋开皇中，终于开州刺史。台卿字少山，历中书、黄门侍郎，兼大著作、修国史。武平末，国子祭酒，领尚书左丞。周武帝平齐，命尚书左仆射阳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随驾入关，蕤兄弟并不预此名。台卿后虽被征，为其聋疾放归。隋开皇中，征为著作郎，岁馀以年老致事，诏许之。特优其礼，终身给禄，未几而终。

史臣曰：孙孥便藩左右，处文墨之地，入幕未久，情义已深。及仓卒致殒，高祖折我右臂，虽戎旌未卷，爱惜才子，不然何以成霸王之业。太史公云：“非死者难，处死者难。”“或重于太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斯其义也。元康以智能才干，委质霸朝，绸缪帷幄，任寄为重。及难无苟免，忘生殉义，可谓得其地焉。杨愔自谓异行奇才，冠绝夷等，弑逆之际，趋而避之，是则非处死者难，死者亦难也。显祖弱龄藏器，未有朝臣所知，及北宫之难，以年次推重，故受终之议，时未之许焉。杜弼识学甄明，发言说正，禅代之际，先起异图。王怒未息，卒蒙显戮。直言多矣，能无及是者乎？

赞曰：彦举驱驰，才高行谲。元康忠勇，舍生存义。叩叩辅玄，思极谈天，道亡时晦，身没名全。